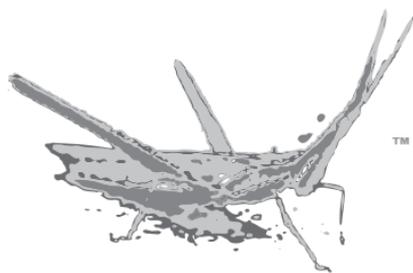




叙述 和 抒情



坏 蛋 继 续 出 版

自 按

我被叙述的魅力吸引，有一些自己喜欢的叙述方式，它们效率高，也美。二、抒情。抒情是我写作的目的，没有这个，我通常不会去写字。也不一定。抒情意味着我有时迷失，进入语言的混沌。我同样习惯并迷恋这种病态：它说不出来（这年头，大家都比较晦气）。

抒情需要通过叙述去完成。反过来，不同的叙述技术能带出不同的情感。我一般都随便它们。它们（叙述和抒情）其实是同一个东西。

我的工作是对正在叙述事件的文字保持冷漠、可有可无的态度，同时尽量确保它们流畅。

www.plus2pounds.com

SAMSUNG

庙有，是一座新造的和尚庙。菩萨也在：一个。张牙舞爪，仿佛罗汉。和尚简单，一般是年轻和尚：额头锃亮，河南人，狮子座。问题也比较普遍，无非是忘了怎么念经。他忘了。突然想不起，忘了个干净。他想，怎么搞成这样，明明念得好好的。他在想。想不起，一句话、一个字都想不起，好像全忘了。他往深里回忆，不在。往回想，更不在。他想算了，可是不能。他往东想想，自然也不在那儿。他回忆了一天。第二天又回忆一天，没忆起。怎么可能呢，越去回忆，越忘记，越想越偏。但又不能不想（回忆）。他是一个和尚，他必须回忆。他这么想，也这么做。停在院子里，菩萨也

不去刷新，庙更懒得修葺，只是停着，傻乎乎的，停在院中央回忆。一晃两晃，四分之一世纪过去。这天天空下着小雪，他望着雪花，感到一阵迷茫，仿佛想起什么。他终于想起。阿弥陀佛，他赶紧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怕忘了，半口气连念了三遍，他失而复得，感到从未有过的愉悦。他念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他念，念念不忘，他怕忘了，不间断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这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着，也不吃饭，也不饿，怕一停下他就忘了，他不能。忘了菩萨，忘了庙，他也不能忘了念经他想。他没那么多时间。他必须不能。他是和尚，失而复得，一个念经的和尚，等了这么多年，他不能。他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越念越愉快，越念雪下的越紧，他念的津津。

爆仓

再四分之一世纪（2018年2月），庙在一个雨夜倒塌，露天的菩萨还在以它薄弱的信仰坚守姿势：慈眉低垂，莲花手垂直指向一部不明飞行器停留的高空。和尚消失，不知道去了哪儿。即通常所说的，不知所终（踪）。

超风

我是怎么知道的。我不知道。我在做梦：兵荒马乱的，一个始终找不见发射按钮的投弹手快要发疯，只好蹲在路边大哭。我被摇醒，一个年轻和尚居高临下问我讨水喝。我没理他，我们又不熟。他说发发慈悲，给点水喝施主，我佛慈悲呀。我给了他十块，让他自己去马路对面买饮料。他走了。我仿佛在哪里见过这个熟悉的背面，想不起来。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重新睡去。追了会儿梦，追到一个：且不说里面场景温吞、混沌，信号还他娘的极差。

移动

你看，我的手掌是张开的。他说。我看着他张开的干净的手掌。出家人不打妄语，他说，你仔细看。我只好仔细看着。我说，忘了对吗。你是怎么知道的，他仔细检查他的手掌，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你知道吗。那天下雪，我老样

子坐在阳台喝水。既然他突然跑过来问，我们就随意聊了，不多，就2句。我没有办法帮他。还有四分之一世纪，他才会想起。

Pro

雌雄同体听说过，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什么意思：是锅里的饭不够吃，还是外星生物准备入侵地行星。和尚递给我一个百事说，施主，这东西好喝。回见。

意指

雪还在下，我写了一封长信，告诉他我正在喝可乐。我怕说的不够准确，随信寄去一个蓝色的百事。虽说是在山上，但这会儿邮政发达，应该能送达。寄出信件后，我到水缸里躺着，从缸底捞起一个塑料玩具拖车，抽出来的烟灰，正好可以卸进小小的车斗里。

柔道龙虎榜

得知这个消息时，我正在万达看电影。他写来邮件说，南无哦弥陀佛，他还是想起来了，实在感慨万千。他还喝了我寄去的可乐，那真是一种好喝的饮料他说，你那里下雪了没，这里正在下：这雪，真好，他感叹说，当然了，雪和雪是不同的，你知道的。最后致敬，我的大师，阿强上。我明白。我回复他一张老鹰队夺超级碗的街头暴乱照给他，但稍微想想，这又是何苦呢，还是算了没回。

地平线

还没等我回信，须臾(少顷)，他又追邮件过来，说羞，不要与自己的语言交流，这太危险且没什么好处。不说了不说了他说，晚上还是吃乌冬面。我能说什么呢，人生又不是一支吸管。

胡志明

飞鸽传书的确有点过时了，放在这个时代，为了排挤孤独感，我们还是有一搭没一搭通着电邮。和尚说他最近在学习写俳句，问我怎么写。我就告诉了他怎么写。这也没啥。问题是他迫不及待，问我近期是不是可以来看望他。这算哪门子事。我又不信菩萨，佛，我也念不懂。我只有委婉拒绝说，最近打算再飞升一次试试看，正准备闭关修行呢。言语之间终归还是透着那种遮掩，生怕他一怒之下又去还了俗。

解锁

喝水，还是寡淡了点，酒又伤胃，20:25分，磨磨蹭蹭走进一个清真馆坐下，坐着，自动点了份小葱拌豆腐。想起来，这也算是和尚的挚爱。想当年，16岁，进深山落发纯粹是为了图个清净。那天师傅对他说，阿强，往后这庙就是你的了，要好好珍惜。星期一，剃度完，师傅就走了。和尚没说话，他没话说。他暂时想不起，对这么一

号人说什么。但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后来，没出意外，下起了雪。

育儿

看着一杯水，在脑子里，它是不同的一杯水：更轻，也更干净。也更独立和远：这是事物在意识中反复抽象的缘故：一杯水，仅仅表示存在像一杯水那样的东西：只是它再存在，也只是在脑子里存在（就这么个意思：物质和精神什么的）。和尚是孤儿，阿强他不止一次（至少，我记得有三次以上）他跟我提起，作为孤儿他是多么幸福：在菩萨心里，有时也站在菩萨旁边，口渴了，还有百事喝。

亚洲

天空快要暗淡下来的时候，阿强来到庙门口的门槛上喝水。他刚醒，想看看这一天所剩不多的余光。天空，空荡荡的，一堆不知何时聚起的

黑云（它有多重？任务是什么）单独停着。阿强强烈感到不理解（无论它们是什么），望着云，他想起世间种种浮华，叹了一口气。多么遗憾他想，裴寡妇（她约好了过完年就来皈依，看起来）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再来。阿强删了短信，返回庙中。

瓢虫

吸烟是一种连贯的动作：从点燃到吸气到一支烟烧成一颗没法再倒着往回烧的烟头，中间不会有任何（可能吗，不可能，在实际中）的停顿。阿强吸烟的习惯，是有时他会在吸的过程中突然停下，想些事（我们不知道）。大致想会儿，又接上动作。从远处看，仿佛一个人在练习顿悟。他也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有些时候，他会有一种类似快要顿悟，非常接近但又漫长的感觉，特别是当烟烧到差不多尽头的时候，他感觉吸烟只是在完成一个可有可无的动作。他特地自拍一张念经时点烟的照片给我，问我怎么看。我没有看法。关于顿悟，我实在是有些厌倦，这还是其次。主要是我（也不反对）不喜欢 Xx 是 Xx 这类语法，换汤不换药。

传统

a 和 b 在一起，a 和 b 分开。如果仅仅只是 a 和 b 在一起，a 和 b 分开，哪怕甚至 a 和 b 相互在 a 和 b 里面，这些看着还是传统。我看见的情况，是一个人朝城铁方向走着，一个人跟在她身后移动。两个人既在一起，又分开。既不分开，也不在一起。腊月廿几，快过年了，我有点担心山里的阿强太倔强，冷暖不知，便往空气里发射了一个短信息给他。也没提醒什么，只是聊了两句诗和这一、两年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也都在情理之中。

WUG

作为一只蓝色的小鸟，WUG，它不是实际的飞鸟。一只画在纸上（不包括纸张）的鸟，它的面积、线条、鸟脚的角度和全身的蓝色，我都喜欢。没有错误，它就是 WUG。这让我想起，在没有鸟以前，也没有天空。不像这会儿，19:31 分，

礼拜五路上，天空（当然，它必然空荡）全黑，风猛的要命，正是喝一杯的好日子。我想起阿强，山高水寒，不知道他醒了没有。我们遥喝一杯吧，即使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又有啥急的事呢。

县衙之光

又到了化缘的季节，阿强带上衣钵，备好庙门，出山来到恍若隔世的大街上。挨家挨户去门口站停，也不说话，也忘了怎么使用职业的表情，就简简单单伸出一只手，托着空钵。他明白，那也就是走个程序，并不指望有什么收成。这正是让我迷茫的地方：阿强摇醒我的时候，我正在梦里游荡。当一个年轻和尚（肩上扛着一支水火无情棍）问我讨水喝，我又能怎么办，只好发善心给他一张十块。他迅速去路对面的烟酒店弄了2个百事来，匀我一个，迫不及待蹲下来跟我唠嗑。一个劲儿问我哪儿人，贵庚，我被迫一一告知。阿强说，我看您这么大一人，又如此冷漠，平时究竟是做什么的。我想了片刻（其中，多少有些隐瞒）告诉他，我其实是一个语言写作者。怎么混成这个样子！阿强摇头感叹，怎么会呢，要是放在以前古代，施主怎么也得上是县里的一名衙役。

下雪一

要是下雪又会怎样？我总对自己说这个句子
一个人上京赶考，阳光大，要是下雪会怎么样
阳光停了，停在他手上一动不动，这时，要是下雪
又会怎样。总有些地方在下雪，一连连下三天
从星期日起下，一下下到星期二的下午，4:46分
眼看天都快黑了，雪还没下完，我走去阳台
听见有人在吹冲锋号，但完全没有看见

鹤

从言谈、举止分析，阿强本质上还是一个虚淡、
撻宁的少年，这和当年的我如出一辙（辙：我一直认为 ch è 是一眼清泉的意思，看来是搞错了），
我感到些许欣慰，索性跟他大聊了一场，每每惊讶于自我竟也能此般开放。眼见天光渐暗，我看出了他心神趋于涣散，也就不好再勉强。阿强随手招来坐骑，起身就地告别，他有意拥抱我。但

我还是有点羞怯，只是挡住风，给他点燃一支烟。阿强没说话，抓起我的手，在手掌心画了一个字还是符什么的，接着又用两根手指直指我的眉间，大概是在点化我，还是传输啥秘诀，我没感觉到。

取消

穷人们都去哪儿了？一眼望去，路上冷清大于寥落，连一头像样的鹅都没见到。星期一，我单独走着，相当彷徨，仿佛失去了集体。也许往市中心去会好一点。我正要上车，阿强短信即至，说你猜怎么着，这里（深山，还是寺庙？）起大火了，好看。

揭锅

傍晚，裴寡妇扛来半麻袋上好的土豆，问阿强这些够不够抵这年的香火钱。阿强没说话，沉默不语。有没有搞错，唉。阿强望着裴，真心实意对裴说，裴，我只是一个年轻和尚，不要每次

都这样。裴眼泪一下就出来了，说，阿强（操，又坐错车，抬眼出6环都到河北境内了），说阿强，这两天我也想通了，大不了。你别说了，阿强打断她。阿强，裴说，你醒醒，不要老是搞出家人形式主义这套，土豆怎么了，不要看不起土豆，土豆曾经救过欧洲人的命，欧洲的历史比我们还要晚6个小时呢。

收工（斑马）

十点醒来，开始收拾东西：扫地、归拢灰尘、把红烛花摆放到窗台上规定的位置、点燃一支，穿好衣服、浇水、洗碗、收集那堆叫不出名堂的玩具到一个杂物箱、去阳台站会儿（水还没烧开）、吃光剩余的薯片、叹气、想会儿菩萨和阿强（没两天就要过年了，他是不是早已积重难返）、放些水到水缸里、利用运筹学在板凳上稍息、调低地热温度显示、对表、在遥控板上切换频道（很快关掉）、泡壶茶、休息、去走廊看一眼电表箱，差不多就这样。准时下到水缸里躺着：点燃一支，恢复一些元气，（只是看着）浴帘上那对母子斑马，不使用额外的动作。

福

下过大雪，旧雪堆在郊区路上，我坐在高铁内路过南京。风水不好是一个问题，过于繁复的历史又常年笼罩当地的写作，难得轻装上阵：南京，我每次去，它都在下雨。与这次路过不同，远处的南京城雾气弥漫、景象萧条，雨，要下不下。我感到气闷，想去站台上吸会儿烟，正好听见关门警铃响起。那就这样吧（眼看那个夺门冲进洗手间的妇女，迟迟忘了落锁）。

字体：2年后，冬天

你还是没有来
想想也是，来了
又能怎样呢
我也没走
应该走，但没走成
没有这样的机会
我是无所谓
既然都已经来了

还能怎样
可你不一样
你如果是一朵花
也是最好的一朵花
没有来的必要
这里天空只刮风
从不下雨，有时下
那也是风大雨小
你要是真来
也是自来
再说，你来
也不是为我来
你不来，是应该的
路那么远，翻过
三座山，还有三座山
走了三十里路
前面还是三十里路
我不建议（自然，也不介意）
你来，但来，最好
也不是这种来法
我可以等
并且也愿意
继续等，不会走
至少你来之前不会
这是命令
也是我的宿命

1986年，已经三十年
就还会有三十年
不是吗，有时我想
你在来的路上
遇见一条河
河水流淌
你忘记了路
有时（就像今天）
阳光很好，大风
我坐在椅子上
喝水、养神和空想
想起你不会来了
感到安慰
又仿佛曲折
便倒过一个杯子
把它扣在桌上

经验

除夕，星期四，淘米时电脑失手落地（我知道这画面不好想，但实际就是这样。我担心），硬盘上多年来写的的数据恐怕是丢了，只好一个人来溪滩烧野火。烧得也不好，没心情。借着风向就

近望去，一个明显不是自然物的东西停在对岸，停着没动。我喊它，它没反应，只有山对面传来回声。我用石头，溪流宽敞，构不成威胁。退而求其次，我被迫与它对峙：也是长久站立并静止。它走了。

黄灯

我在剥芦柑吃。阿强短信催我，问寺庙门口的对联怎么个贴法：人寿年丰喜盈门、山欢水笑春满地，谁左，谁右。这有啥难。看横批，我告诉他。阿强说没有横批。那个写联子的师傅硬是要落款署名，他又不愿意。没办法，师傅留了一手。那就没招了，我暗示阿强，规矩是人定的，随便糊弄着贴便是。

打扑克

奋什么斗，为了什么奋斗，要是一件事（比如写作）需要奋斗，那它不适合我。在这方面，

我和阿强的认识比较雷同。又新年，他天还没亮发来短信：一副3到A的顺子，说，该你出。我什么牌？我问。你什么牌？你需要什么牌。你一家，菩萨一家，要什么牌，反正我手上还有2个大小王、4个2和一对A。你过吗，阿强说。发更，你看着办，我说，等会儿我还的起床，冒雨练习七十二路小擒拿手。那我就空炸啦，真可惜，阿强叹气（能感觉到）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请神

阴雨，母亲在二楼的走廊摆置一张方桌，倒上三盏自酿米酒，三碗熟米饭同样一字排开。一只三足小香炉，顶天、立地。炉中，三根斜插的细香（危险、随意、烟气袅袅、少不了还有定量的神秘）仿佛联通着隐秘的世界。情感依托寄生于仪式，作为一个 Oldschool，我因为对这种世界观熟悉而感到踏实。统一请来的神（泛指），一眼望去也仍是那些旧神：干燥、虚幻，参透起来又似乎缺少理论基础。

南方

南方有山，不知道什么山。山里有一座寺庙，常年无人，只有阿强一个年轻和尚和一尊泥菩萨相依为命。山里的日子清苦，又没作为。这也没啥，习惯就好。阿强热爱烟花（也算是他唯一的嗜好，除了乱发垃圾短信）。初一，细雨，阿强披上透明雨披，来院中央升烟火，正要点爆，一头从竹林窜出的小青鸟，急速射来，稳稳落在导火索上。也不说话，抬起鸟头，指望着阿强。什么是南方？西方的南方又是哪番景象。阿强随了它的愿，把它一同与烟火点燃。

县城

我对着她大喊一声：裴！她转过头，望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我走5米过去，用余光（主要看着她抱在怀里的黄毛婴儿）辨认她，应该不会有错。

你谁？她客气问道。

我坦然对，同学，不记得了么：三排三座的。我们认识吗，她看着婴儿，问。

曾经认识，我只好这么说。

她哦了一声。这样，她说，最近感冒比较发达，你要注意多穿点衣裳。还有，她提醒我，这么冷，少喝可乐，我有事先走啦，88。她转身离去。

再次望着这个感觉熟悉的背面，我有点怀疑：难道她和阿强又分了？

测字

04:35，大酒过后，醒来。点燃一支，吸一口，歇着。稍息，下床，去拉开窗帘，返回床上。听会儿雨水通过落水管的声音，黑乎乎的，看着窗外面的前门山（看不见，但知道它就在哪儿）。下楼取水喝，听见父母在卧室里窸窸窣窣的，已经醒了。

店规

初五风和，阿强来水库边，找了块风水宝地等鱼也练气功，问我来不来。四万五千里，翻个筋斗云的工夫，就当是修行。说实话，这会儿我

正当万念俱灭酒后，正躺在水缸里叹气，哪怕陨星坠落，当地发生什么暴动（听见几声清脆的鸟鸣），我都没啥兴致；更别提时刻不忘阶级斗争这些醪糟事。自从产生自我意识，我告诉阿强，人对活着的体会都不多，差不多就行，微型恐惧无时不在。可一释放出这种习惯性放松信息，我显然又后悔，便紧急补发一根中指过去。表示一切都在计划之中。

大宗师

接连下了四天三夜的细雨。春季又是江南的雨，我原本相当熟悉，但此时身处其中，反倒没了厌烦以外的情感。借雨稍稍停顿的工夫，我走去山里徒步，方便远离那些世俗烟火。山安静，仔细感觉也有活跃。被自然物包围，一个人大概容易忘掉自我。我尽量去对比参照物：听声音，那是一种综合的声音，分辨不出高低，只是安静。也试着寻鸟，根本找不见。后来往山深处游荡，山路却越发没落，正好前方有一面向阳的岩石，便折了一段松枝，3:26分，下午，在上面提了2行字。

庖丁

又是下午阴雨，一个人（我显然不认识）看着阳台上的一根葱。因为没有打扰，她长久看着。也不叹气。她在想什么，又或者她究竟为了什么，傻乎乎的凝视一根像葱那样的东西。不清楚。我的任务是站在对面的阳台喝水，稍带看一眼（熟悉、空荡的）天空。她始终没走开（至少在我疲惫返回卧室之前）：后面的情况我不了解。半躺在床头，研究一会儿《金刚经》、国产禅宗原理和逻辑的局限什么的。总的来说，没那么复杂。但也没啥好的（要它作什么）启发。看来还是得移民。

卖到菲律宾去

我认识一个女人（多年前，她还是少女）。认识她之后，我变得经常做梦。有一回在梦里（这里存在很多可能），她在一枝倒拖柳树下跟我说（这更没法预测，只能随机），说某一天要是她离开，那一定去了一个远地方。我问多远，她也只说看

情况，远只是相对我而言。我没搞清那个梦醒了没有，10多年后，中午，我坐车途经杭州。我睡着了。等反醒过来，已经到离维也纳酒店很近的地方（至少开车师傅是这么说的（他说很近，维也纳酒店。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跟我提这个，我又不去酒店）），我有一种预感：这个（曾经）认识的少女，如今应该已经生了二胎。可惜忘了她在哪儿，也想不起她曾经的模样。

徒劳

黑乎乎，回到家中。玄关灯亮着：那是离家前打开着的。歇会儿。吃2个鸡蛋。给阿强发平安短信，解释两句为什么路过淮安，没下车探望他（我尤其讨厌平原）。给花浇些水，拌点种子在土里。终于去水缸里躺着，主动忘掉一些事。回到床上睡，喝掉剩余的啤酒。贴着地表自动转圈并围着别的啥转动在宇宙中。睡去。

与阿强语

城市比农村暖和，资源比农村丰富，3、农村曾经包围过城市。2月末，在农村睡了一星期后，一个人(一个人)回到城市，准备对一切进行恢复。从这是一个啥时代，涂什么色的脚趾甲油到末班地铁提前了？到哪天约雍和宫那个年轻喇嘛出来吃个饭，等等之类：如有额外，请补充。而事实上，城市是农村的近义词，想象中，当然也是她最好的避难所。

区块链

12点过，吃一个安眠药丸，睡去。迷迷糊糊又醒来，摸着黑暴吐一顿。晚上没怎么喝呀，阿强，我这是怎么了。最近时不时总想起，是不是欠了谁的钱我还没还。感到不安。也有少许伤感，仿佛一个老人。要想，恐怕也是仲春天的缘故：这气温、光线强度包括风向，统一不合适我。罢了罢了。切尔西，王八蛋，这样也输。

妖怪乌托邦

有多少年头没生过病了，今天是不错的日子，感觉上像是。翻开手掌，掌心上方一小团虚弱的粉色气体在聚拢，算是我专用的病态征兆。我感到体内有大量恶心等着喷薄，便急忙想逃离这不是人待的人间（18:35分，地铁换乘中），可这时耳边却传来一阵标准的天籁（阿强，是你在呼喊吗），鞭策我说成熟点，grow up! 是这样的：我跑回家，回到床上。

暗渡陈仓

苏联是不真实的，阿强说。他发来短信，问我下班了没，饿不饿，我正在喝水也参禅，他说。我已经下班，18:51分，正从城市往东地铁到大望路。怎么说呢。这里有只少三个问题：什么是真实、苏联又是个啥东西？以及是，它是什么意思。我懒得告诉，只有简便回复阿强：苏联如果不真实，那是因为这两天雪下的还不够大。反之2，（不知道）也可能是苏联来的尼姑她正好说了谎。

批评与自我批评（给阿强的模版）

天蒙蒙亮，听见客厅有人在喝饭汤。听了一会，实在没忍住，下床走去看个究竟。不是谁，也没有谁在，客厅空空的，灯亮着。我返回床头休息。没有意外，（被动）听着熟悉悠扬的饭汤声（在童年回忆中）复又睡去。以上。

例 2

比如：男的说：你是不是觉得这很奇怪。女的说：没有，我只是觉得你矛盾。阿强，这样写也行。不需要考虑什么鸟毛语境。

三月

随便一个人（我不认识）在路上走。她的方向是反的，走法也不怎么对。这也没啥。她走到

一个坑前，才缓缓停下。见四周没人，偷摸摸把坑埋上。这时天空基本上黑了，她应该往回走。可是转身想，应不应该的，只是一个伦理学范畴的问题，我就随她的愿，让她继续停在（曾经的）坑边。我想，她是这样想的：既然来到三月，就要有三月的样子，不论扯淡的什么主义，还是一朵花，最好想想干净。而我的想法，跟她接近，只是画面比较传统：我的三月，走来绕去都还是在庙里。

顶层设计

一罐打开的青岛啤酒摆在桌上。我坐在它边上。我的任务，是就这么让它摆在桌上。等到它出现可见的变化，我再做记录。我不渴。我有时间。我还有耐心。4、我等待的技术向来不错。5、我是看着的。我甚至已经想起一些地震和浪花。

珊瑚

一个五岁的孩子
就应该是五岁
那么点大的
孩子。他趴在窗台上
像是在等一个装着
玩具车的快递
他的快递员（头上戴着一顶
黄色的头盔）还没来
这个时候，你想从他身后
走过去，告诉他
等会儿就会有
一群迁徙的候鸟
从这里经过
但你想，那一定是在
傍晚，光线微弱的时候
你刚刚醒来

投票

我们说，一条河没有水，它还是一条正常的河吗。下午，我们（我和阿强）停在河边，没有

说话。懒得聊。风有的没的，雨，反正是肯定没有，阳光一般。阳光一般吗？由于是虚构，阿强等不及先离开了。走出十来步，又跑回来跟我说（他仿佛终于想起点什么），说还是弃权好了，善哉善哉。说完他点燃，消失。

这是一条曲折的河，它不需要水。

电鸟

我的对面对面，是我的反面。这很好理解。一头鸟的对面对面是天空，同理，虎的对面对面是雾气，而雾的对面对面，我们不去讨论它。因为不可讨论。你说，来。你停在我不远的对面对面，一头轻巧的鸟正好飞来，落在你肩上。你伸出一根手指（也不是不可以）。有时（我刚醒，走去窗前喝水），望着空气里的一个洞。它空，几乎不在。有时不是。但也并不是说，一定能认识到自己在做什么。

身世

三月，接连阴雨。庙里饭菜素淡，每天给菩

萨的进贡只剩下两碗可怜的天落水。记得师傅曾告诫过阿强，他说阿强，要是实在那个（哪个？），不要勉强，过于执着什么的。为什么，这说明你和我佛缘分不够。阿强听着，他当然明白师傅在说啥。他只是不愿师傅过于失落，没这必要。他送师傅到庙门口，不够，又陪着走了十里山路，在一枝古松下两人告别。本质上来说，师傅不是一个自由的和尚，他的身世夹杂过多的爱恨情愁，往往他恨菩萨，胜过对苦海的热爱。回忆、温习往事是寺庙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知道什么缘故，早起的阿强最近总在想起遥远的师傅：他在院中扫除尘埃的身影，闲暇时光坐在门槛上抽烟时表现出的乡愁等等不一而足。不像平时，阿强没有跟菩萨单聊这些，它们恐怕已经超出了一尊偶像能通晓的界限。

转账

深吸一口烟气。把烟头夹在两根手指间。用夹烟的手跨过烟缸端起一杯茶水，吹掉杯面上的热气，喝一口茶水（一种苦味的红茶）。杯子放回原处。缩手回来迎面复吸一口，顺手把新生成的烟灰卸进烟缸。09:36分，虚脱但恰如其分望着窗

外。从床到窗台到窗外（一根树枝在摇晃），以及更远处空荡的天空，一个人，她在想什么。她是怎么想的，对于一根树枝在风里，在空气中虚晃这样一类事实。她刚从水缸里爬出来，冒着热气，还没等自然风干，便来到床头躺下。

殖民地

广义的殖民地上种满了花，仿佛再多添一株就会溢出。那些鲜红的花朵，无论阳光下，还是黑暗中，艳的让人难以忍受。去过的人，回来后都疯了：一个个沉默着，不说话。新去的，他们还没归来。

石油

它可能是老规矩，一头轻鸟飞离窗台，直接飞去不知道什么地方。不是，也可以一个雨滴掉落一半，停在半空不动，等三月过去，四月才接着往下落。还是说一个人在路上走着，朝任何方

向，天黑时，她都注定来到寺庙门口。这些，我都愿意接受。我是开放的。三者必须选其一的话，我选大的。

边框

14:32分，随意撞两下钟，阿强勉强下山挑水。可他不是真去挑水。他去河边等人。他（年轻的阿强）像一个错误那样等在河边。等的人也像预料那般没来。事情就是这个样子。他看着眼前这条曲折、无水的河，很好的想起朱德和他的扁担。想起一些更实际、不再记得的事情。他曾一度想起要等的人她站在河对岸向他挥手，他看见了。他看着。这人全身湿透，光头、花格子衬衫、人字拖，像一只招财猫那样挥舞者手臂。也不说话。也不知道是从哪个朝代冒出来。但怎么看，她也不像意外。阿强关上双眼，等她消失干净。也就是说，整个下午，阿强依偎在木桶边上，他睡着了。

裴

她用代入法洗衣服，等苦难的感受逐渐散去，才想起给阿强发去约会短信：晚上八点，影院门口，见不到你，我立即变成兔。

海边的犬儒

辞官回乡已有大半个月，雨一场没下，风（三月的风）还没运动，便被提早消灭。他感到异常气闷，让书童挑些酒菜，两人穿过附近的县城，一路游荡去了海边。海是巨大的。不但巨大，海还无尽。他被海的形式吸引并且震撼。世道是多么的不易。他掩面长叹，眼泪和口水不由自己一道流淌下来。所有去海边的人（衣衫褴褛），望着海，静静望着，就好像海里（自己的心里）有什么东西。

所有的人柔软。

惊蛰

被 1、2、3 总共 9 个上班女包裹，在 09:10 分的地铁车厢里。三个戴口罩，一个糊着围巾，看不清她们的胡须。我勉强举着手机，读（看）诗人横的超世领悟。5 公里外，有人在大会堂开大会（正式、寂静、统一，具体情况不详）。

图片

我已经老了，阿强说，每天我敲木鱼，只是傻乎乎敲木鱼，完全没照顾菩萨的感受。怎么办，阿强跟我说。这不是挺酷的吗。我羡慕阿强的状态，我说，阿强，作为一个和尚，你离后脑勺冒出光圈不远啦，祝贺你。贺屁，阿强叹了口气，说对了，认识什么黑妞没有，介绍一下。我就没再说话，离开寺庙，下了山，又往西行走 200 米，在一间烟酒店要了 2 罐百事。之后，才来到一枝柳树下停着，等电话。

涡轮增压

阳光很好，3个女人坐在寺庙门口聊天。她们聊的空，但还不至于耽误社会。一个女人从不远处的树林走出来，提着裤子，来到她们身边。三个女人中的一个（像是约好的）站起来，沿着明亮的阳光，走去那片树林。新的3个女人继续她们的聊天。

殿前

阿强的猫最近在发春。这不是猫的错。猫这种东西傻乎乎的，不会说人话。而猫语又不够成熟。每次，当猫无聊凝视阿强，阿强只有反凝视它，纯粹为了完成这个游戏。这就像前天（2018.3.7）下午，天空晴朗，一个类似明代打高尔夫球的劳动妇女（不是裴，也不说话），特地跑来寺庙望着阿强，还流着泪水。怎么搞成这样。阿强最多安慰她两句，也就自觉避开了。

超凡牌打火机

这是一支粉红外壳的打火机。昨天它还是另外一支打火机，夜酒后回家，吸一天中最末一支烟时，它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一支握在手里掂量没特殊感觉、普通的打火机，而摊开看又轻易被它的粉色吸引。只有女人才愿意使用这样的颜色。对一支日常的打火机，它这样使用颜色多少有些冒险。但它是超凡牌打火机，它超凡。它快没气了。我用它点燃香烟和周围别的什么。它是超凡牌的。它点燃的火焰目前还算符合我需要的火焰。

拖拉机和豹子

这年头，农村基本已实现温饱，离小康还有一段路。而城市是另外的样子（它当然也是农村），只不过更容易迷失。我有些担心，下午，特意驱车去寺庙探望阿强。他不在。坐在庙门口的好心女人（不认识）告诉我说，阿强，他上星期已经走了，去了淮安。说回不回来的，还得看情况。我连忙打电话过去，没通。再打，想了想，还是算了。凡事讲究一个缘分。我要走，女人跑上来，抓住我一根手指，神经兮兮的递给我一张纸条。说，

强哥还说了,说有一个朋友会来看他,也就这几天,你跟他讲,我修苦行去了,还有,让我把这个字条给你,让你半年后找个吉日再打开不迟。大致就是这些内容,女人说。明白明白,我问,您是?女人微笑着点燃自己,消失。

中药

有人在道路中央行走。这个人是我,不是别人。道路两侧(无论它们是什么),必须依次倒退。

源代码

一个草莓, A。一串能打开房间门的钥匙, B。一个刨开的半块咸鸭蛋(有个词叫什么来着, 转场升维), C。C、B、A, 这3样东西都附带无形的道。它统一、和谐、治标不治本, 咸并且不可说。1986年, 我看见一头轻巧的鸟停在半空不动。当时我不理解。后来, 这种事见多了, 而且无一例外。

招弟

老话讲，人生蹉跎十之八九，偶有的闪亮，也仿佛单独的星火转瞬即逝。好在阿强天然不用关注这些，他是年轻和尚。不是正常人。与菩萨为伍的日子，阿强大量学习睡眠、喝水、散步，余下的身心则分裂成一头空壳的蝉，长久停歇在院子中央的古松树上。光阴平和，岁月混沌，如一池死水，唯一的波澜来自裴寡妇有限的骚扰。星期六，天光浅薄，阿强一大清早来到庙门口的门槛上坐着，也不喝水，也不叹气，手头紧紧握着一个电线插头。

批发

羞说，朋友是用来投反对票的。这得看什么情况。情况好，反对也就反对了。不好，有问题，你（阿强）反对它作什么呢。你平白无辜反对一朵花，它的好处在哪里。你反对一朵花，实际就是在反对一个朋友。可朋友只是用来投反对票的，

并不是用来反对。如果连这点都不搞清楚，还混个什么劲。尤其在如今这种大环境下，我们不能再这么（至少在字面上）内耗下去，会出事的。

裴的少女时代

假设一支弧线光滑的大彩虹从水面升起，划入天空。而一个人在阳台上吃饭。她远远望去天空，上面什么也没有。空荡荡的，除了空和天空，剩下全是难以把握的空荡。那时（稍微帮她想想），她是多么需要彩虹（哪怕不是比喻），她没有。口里填着饭菜，她哼起歌，为自己。

乌龙贴地斩

昨天（星期六），陪妻子一道去县图书馆还书，回来路上，在农贸市场买些蔬菜、热食，顺道抱回一箱酒（下星期日，约了附近的几个朋友会餐）。午饭后，躺回床上睡觉。醒来时，天光发昏，索性接着睡去。再醒来，方才想起有一个重要电话

忘了打，夜太深，还是等明天再讲。

是为第二日补记。（又及：与妻子相识在2000年。2012年成的婚，育有一子，一晃十八年有余。这其中，平淡度日，偶有争论。而那些欢乐和短暂分别，好在都会过去。试想，人有几个十八年，还会有几个十八年。我始终信不起佛。佛曰：缘来天注定，缘去人自夺。虽不懂得它在曰什么，相信也是有感而发，一时触景，生了情。）

故事一

秋天，一段木头倒在路上不动。它的四周，阳光不新不旧，就那么回事。阳光和木头不动，形成一种单对单的关系。而秋天是更大的概念。它包含阳光、木头，以及阳光里，一段木头（这是一段常见的木头）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以及木头作为主体它的神秘。这也是秋天核心的部分。一段倒在路上的木头，不论周围阳光新与旧，主导变化的还是这一段（不动的）木头。木头当然不动（因为它在阳光里）。木头也不能动，因为它是秋天的一段木头。一段到在路上不动、秋天的木头，要是随意动，它就不够秋天，不再是一段秋天的木头。一段秋天的木头，首先要做到不动，

倒在路上还是竖立，还是在新或旧的阳光里，都不要紧，但绝不能动。只有倒着不动，它才有了叙述的可能，甚至才有某种超越秋天的可能，比如：一段倒在路上不动的木头，没有人知道，它是怎样倒下的。

供销社之王

1986年，三根并排搁在盘子上的竹签，三根看着意思都不大。它们已经被使用过。盘子不一样，洗干净，还能重复使用。觉得陌生，也可以把它翻过来，倒闷在悠闲的柜台上，不断往那只浅浅的足底抖进去烟灰。

长乐

94年我上高一的时候，住的不是本班的宿舍。那么，我住在大概4班还是1班宿舍。我是2班的。长乐在我们县是西向的一个大镇。那里流氓打架的比较多。我当时的下铺，就是这么一位鸟

人。长乐来的，大块头，咋呼。我还记得他叫麻青什么的怪名字。长乐还有个印象是长乐帮，古龙小说里的江湖帮派。那会儿读书刻苦，很少去浏览这些闲书。这个麻青不知道混什么派的，他的江湖史并不清晰。94年么，我的鸟毛还没开始长，纯粹一个文弱书生。那么我就特别怕他。我向来恐惧暴力。其实他也没对我怎么着。只是有一次他拿着一个吱吱响的电击枪，吓我，问我要5块还是10块的钞票。还好，这时同寝室一个游泳特招进来的（绍兴市第四名）说，麻青，你调戏小朋友干嘛，滚。麻青就这么走了。能想起的大概就这些。包括游泳、麻青，这些人现在怎么着了？还有小朋友，寝室里真有一个比我还小个的外号就叫小朋友。他比麻青狠。他来真的，有尖刀，我见过他赏过麻青一顿耳光，在一次夜自修完了在学校的操场。大概就这些。再往下扯淡，就要进入虚构了。没啥意思。那么，长乐，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当一个词汇(意义串)突然到来，在夜酒后的第二天中午，在阳台上恢复身心，在点燃一支朋友剩下的香烟时，它也叫长乐牌。我第一次抽。它迫使我去回忆跟它相关的记忆，并对它们重新组织。而这个行为本身又形成另外和长乐有关的记忆，如此反复再反复，才突然发觉雪已经停了，阳光好。

敲了一下桌子

这是一个有意味的动作：一个人走到桌子边上，用弯曲的手指敲了一下桌子，他走开了。这里需要解释：这个人为什么敲桌子，为什么只敲了一下。为什么敲完后，他就走开了，就好像他是故意来敲一下桌子。这些我们统统不知道。一个人走到一个桌子边上，敲不敲桌子，是他的自由。敲几下，多敲，也不会比只敲一下更有意义。他只是轻轻敲了一下桌子，然后走开。也许他自己并没意识到这个动作（当然，这绝不可能）。他可能没想敲一下桌子，但他敲了。敲完后，他知道敲了一下桌子。但那又怎么样呢。敲一下桌子而已，没什么了不得。他这样想，他走开了，哪管它洪水滔天。

题目

没想到这只丑桔那么甜，我连吃了5瓣，特地停下来，吸一会烟气。一只桔子，怎么可以那么好吃。它让我觉得，自己也许是一个好人。

修冰箱的人中午来

他瞟了一眼不到，身体严重依靠在门框上，说压缩机坏了，你看着办吧。阿强没说话，他叹着气，坐到门槛上不动。他累（最近他实在太累，整体感觉就像重生的骆驼祥子：不知道为什么）。修冰箱的人来到院子中央，用鞋尖在地上粗略规划出一个太极图，装模作样静下心来，动起推拿来。阿强平常不碰武术，他修的是念佛禅。师傅曾经提醒阿强，说武术这东西好看是好看，但没多大用场，还不如冰箱。现在冰箱坏了（第二天），冷冻的冰激凌都已经开始在融化，葱在丢失水分，鸡蛋基本报废，燕雀回天无力。等等，阿强应该老早想到这些。

暴戾术

一个人路过一个石头，她停下，站在石头旁边。有这种可能：她的手里抓着一个鸡蛋。同样，一

头鸡走路路过相同的石头。鸡跳上石头，左右张望，顺便生下蛋。生完，鸡走了。蛋稳稳立在石头上。第3种情况：当只有石头和蛋。因为两者（只考虑蛋未孵化的情况）都是静物，石头和蛋只有远远的形成对立关系。这时（同时，我们必须考虑到所有现象背后都存在观察者），石头通常被视为某种象征，而蛋更不可能纯粹只是被抽象成一个无聊的符号：它必然被联想并代入观察者的感受。大体就这三类情况。但正宗暴戾术的使用并不是这样的。石头，还是什么鸡鸟蛋，它一律无视。

余额

传统和尚很少有性生活。阿强勉强算是传统和尚，所以，阿强的性生活历来偏少。这是真实的，无论逻辑还是事实上。从18岁那个秋天算起，到现如今38，运气好的话，也就大半年一次。我曾经问过阿强。他说无所谓吧，嫌烦。尤其虚拟革命还远没到来，动物性的交媾最少要两人以上才构成。太原始。阿强羞怯，为人感性，我对他避重就轻的处世方法向来放任，唯一担心的，是有一次他（看上去疑神疑鬼的）问我，河马是哺乳

动物吗。我就知道了，那天，肯定又是裴寡妇来寺庙骚扰了他。

霹雳火

杳无音讯，却冷不丁打来电话，阿强缓缓说，阿金走了，就今天（2018.3.14）。听得出阿强他有些失落。阿强平素推崇阿金，这我知道，天才对天才么。谁能想到呢，阿金发明了奇点这种怪东西，也做过实验，证明人是回不到过去的。也就是说（我提炼中心思想给阿强），只管往彼岸游去，不要回头，你回头，还是遥远的彼岸。是啊，阿强感叹，殊途同归吧。阿强挂了电话。他不是淮安吗。我反拨过去，东拉西扯，聊了会儿股票、气、龙脉走向，得出的结论貌似都差不多。

补票

这三月是怎么了。阿强不了解：鹅在院子中央急速行走。粉刷庙门的油漆短工，约好三天了

还没来。菩萨重复苏醒，在半夜经常听见它独自叹气。燕雀飞去天空，天空便不再空荡（这得多大的仇）。而数到 10，总在数错（也不饿）。也不想喝水。雨也要下不下。

中产阶级的纪律

星期六，走路遇见喜鹊，快接近时，它跳起，从草地飞上围墙。一头就那么回事的喜鹊，两根长尾羽上下摆动，鸟头固定不动。我走开，按原来的走向移动。前方不远，一个明显的中产阶级蹲在路边喝露水，她不停在看手表。她夺目。她像（至少像得罪了）某个暴脾气庙祝什么的。我提前转弯，穿过马路。

协振

吃完晚饭，点燃一支，歇在饭桌上看《恶海捕蟹记》第七季。妻子收拾碗筷，走去厨房捣鼓她的什么糯米酒，而张临在 1000 公里外，在武汉

的外婆家里。他这一天又去哪儿混了。我已经很久（正月初四起）一个半月没见到他。他在快长，而我肯定在衰败，不知道他下楼遛弯的时候，会不会经过多年前我时常游荡的那条铁轨。2003年，我有些记不清，那会儿不是下雨，就是正在下雨。出租屋里潮湿、寒、冷，窗外是城市。一个缺乏家庭概念的少年，仿佛孤儿，他急需修真、成佛，他那会儿还不大需要那种螃蟹正在装满蟹仓的感觉。

白话

我和你是我们。我和他，也是我们。你和他 / 她（不管你们说那也是我们），不关我鸟事。早上 9:45，我们（我和一头喜鹊）在雪中悍行 300 来米，去买一根油条。店家叹气，说没有，卖完了都。雪在下，是斜的。退而求其次，我们（喜鹊在店门口停着）去买榨菜（涪陵牌），也没有。我们的饭团算是落空了。喜鹊没说话，跟随我移动到小区门口，失去耐心，飞去雪中消失。后三月，瑞雪，看来我们（难道不是吗，中华民族）又有希望了。

Common People

三月开什么花。三月桃花打开的时候，阿强来寺庙门口，跟那3个女人一道嗑瓜子。3个女人说着黑话，统一没搭理她。出门遇贵人，你们要喝水吗，阿强套近乎说。3个女人中的一个(C+)白了阿强一眼，送上一根中指。要不这样，我请各位免费算一卦，阿强说，好歹买卖不在人情在。还是3个女人中的C+说，醒醒阿强，这才三月。剩下的2个女人披头散发，其中一个起身，提着裤子，磨磨蹭蹭走去对面树林。想起水缸空了，阿强返回庙中。少顷，担着水桶，一路下山来河边取水。

双虎

13:19分，雪在下(更紧、更什么)。我帮妻子点上烟，脱身来到阳台喝水。虎遥远，我往远处看去，根本没有。但虎已经存在(我心里：那是必然。天地间，这多少要看运气)，不把它们落实到纸上，以我的性格，它们又怎么可能自动消灭。

毕竟它们是双虎，我也是第一次见。大好晴朗的天空下，两头虎，一母一幼，并排走到河边饮水。不用说，河是干的。河对岸，雪正在下。

拥抱

给我一个铲子？给我干嘛，用它来掘地三尺吗，时代在变新。也可以给我一把气。可是给我干什么呢，给我，我也没东西接。不要给我。我有绝对的风火轮，不要跟来。

上上签

你冷不丁弹开一把空白游子扇，在我眼跟前晃动，你是谁。20:38分，我穿过十字路，（从你单方面的视觉）消失在（我）熟悉的夜色中，你认为我又是谁。我认为，我不是你。无论从任何方面，你不像我（反之，仍旧不是）。并且，好消息是：即使你认为这人是谁，是狗什么的，它不

太在乎（态度上），也无法被认识（语言内、中，还是外）。

长辛店

早上的太阳照在平地上，或者反过来平地接住了那些光线（就这么个意思）。当早上太阳升起，阳光照射在华北平原上，8点多，我醒来，正好在列车上路过长辛店（不认识，站牌上写着长辛店）。怎么说呢，有人认为，诗一定要有意味（至少要有点诗意什么的）。问他为什么，也说不出个所以。我想他可能没来过长辛店，这地方风景为零，离卢沟桥不远。

直达

把好的西红柿单独分开，组成一堆全是好的西红柿（怎么看，都没有问题）。这时，剩下一堆比原来的要简单些，也更轻松：仔细看，应该还能救出1、2个。但要是连这1、2个都没了，它

恐怕就彻底成了一堆坏西红柿，又有点于心不忍。搞不清为什么，每到三月末，我的心思来得软，用手去估摸，又不知道放在哪里合适。

前妻

她追求画面精确。比如，鸟飞在空中不动。她考虑空间的问题、词语的选择和摆放。她把鸟改为鹅，天空替换成水坑，以为这样，写作就有了交代（对自己）。与语法相比，她其实不信任词语（这明显是她自己的问题）。她傻乎乎认为空间是空的。她有一套理论。并且她常常分不清她是放松，还是偏向焦虑。她的头发烧着了。她随时改变线路。她有时认为还会有别的和更好的果实。她这样搞法，有她的苦衷。

二把手的忧伤

“来到新地方，我特地跑去你说的河边。阿强，它并不是干的。虽然这看着奇怪：一条流水的河。

虽然他们说，人不能分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那是他们搞忘了河流的定义，对不对。我看见河水无情流淌（你懂），远远大于四周的事物（你一定能猜到）。一条干的河，不太会是这个样子。但我还是愿意相信你诚实。也可能是我在上游的原缘故。也可能我们看法不同，导致同一条河的形式不同。总之及时向你汇报，勿回。”

退化论

昨天是新过去的一天。在新过去的一天，我跟谁在一起，又是怎么跟他们分开的。其中有一局，我翻开牌，是三张拖拉机：2、3、A，值得为它付出100块。小平，他刚剃了头发。他摘下帽子。他说澳州妞，漂亮。他丢了牌。欢欢把 iPhone X 丢到桌上，意思是闷着，不动。他几乎静止着不动，不说话。他的旁边，李祯在数钱，他的酒量还在起步阶段。康良不喝。康良说，我今天不喝。我老了，康良说，我喝不动了。成年人要学会照顾自己，不是吗，康良说。看清牌面，他丢了牌。你们谁还欠我一个道歉，康良说。智正在数钱。他抄起一张20块，丢进牌堆。轮到饿发，他低头望着手机。这个时候，他的前妻已经回家了。那么，

昨天是星期五，不是但像是轮回。饭桌上，没有一个人想到或说起曾经的阿尔及利亚。

通底

很少想起阿强是我的错。只是有时偶尔想起，我又会停不下来，一路开始想念。我们之间有一种朴素的情感关系：他一大，我就偏小。他远，我会更远。这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中，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临时表演

看着一条街，不知道在看什么，看见的又是什么：路（道路）、树木（好像开花了）、路灯（路灯）、风（能感觉到）、少女（以及少女的鸡巴）、空气：不说了、一头喜鹊、阶级、一定有结构吗事物、灯笼什么的玩意、缓冲、一个戴帽子的女黑人、没输没赢、还是点燃一支喷、B（D在B的对面）、发射一个尼姑？南泥湾、18:09分、再见，

一代宗师说。他上了一部出租，走了、同和不同、连败、分销、允许夜晚突然降临。飘走。

代驾

星期六，领航鲸的数量在减少。阿强的远房亲戚（他坐在桌子对面，喝着开水，我们在对写）这两天戒了酒。说他什么好呢。从窗户往外看去，不远处，一个95年的年轻人，跳上相声舞台，牢牢霸占住捧哏的位置。

鲁镇疑云

树木还没长出新叶，天气就一下子变得好热，热得我没有一点脾气。午饭后，一个人去阳台坐着，喝一罐百事。她想起，也是在这种三月末的季节、遥远而冷清的古代，一个人搭船顺流去了淮安（扬州也行），而到了近代，因为流行闭关锁国，众人只能耗在屋里吸吸鸦片，根本不像现在，二十一

世纪（新吗，反正它看着轻飘），特别容易忘记密码，甚至连阳台上养的葱的影子也有嫌疑。

猫

寺庙里溜进来一只野猫。不大，看不出公母。阿强也懒得去研究。整个星期，它就停在宝殿的门槛上，仰望菩萨。也不饿。也不喝水。用扫把赶它，它也不动，只是把全身的毛炸开，用它那对蓝眼睛珠子定着你。射出的目光深邃、空洞，近乎迷茫。这可能一只通佛性的猫。阿强一般很少去干扰它。有时吃饭，看着它可怜，顺手拨几颗饭米粒在地上。猫没有反应，看来这还是一只神猫。就在刚才，14:06分，阿强挑着空水桶，从山下回来，他看见门槛上空空的，感觉猫已经走了。

刻意

天气不好的时候，她习惯往内心深处挖，每每挖的很深，越深（随着恐惧量指数级的递增），

里头越没东西。在大约 30 米的地方，她至少看见孤零零的一只袜子。所以。

药师

一切从辩证法开始，也随它消失。它可以用来辩证一切，同时也自我辩证。它的复杂和危害同样巨大。采药是另外一回事。它简单。只要把植物采摘回来，放在阳光里晒干，即可搭配使用。那天天空来的紧密又平滑，一朵黑云单独停在天空正中央。阿强闲着没事，踱步去附近找采药师傅谈心（其实是想借只家禽来打打牙祭）。师傅不在。叩门没人应。往屋里喊两声老宋，竟然开门走出来一个女人：高 6 尺、斜肩，说话没有气力。她的手里就是捏着这么一本大概是讲辩证论的书。简直没法跟她沟通。

宋体

我知道风比鸟重要。我一向诚实。同时我看见鸟在风中的姿势有点歪，但那已经与我无关了。

如果风停着不动，那鸟必然来自过去。

清明贴

下午起，天空低沉，将近傍晚，又正好大雪。胃稍有不妥，坐在台灯下吸烟。我想起什么：在1986年，它比普通的碗小，比拳头来的圆。而因为真实，它下垂，但有时（下雨、刮风）高耸着又相当可怕。它的整体性显而易见，但手感一般。羞顿首。

文件夹

说话是一个人诸多动作中的一个，它从内到外。话音送入空气，在传播中消失，转换为其它形式的能量。一个人为什么要说话（闲着扯淡不算），至少一头鸟不会自己对自己说话。鸟通常没有自己。它听见自己的回音，但那也是鸟话，它不懂，它没有学习的过程。是吧阿强，我记得不

下一回你也说过类似的话。你说。想说，但还是没说。只是在菩萨前面重重的叹了两口长气。

暂无代号

星期四，外头在下雨。我走去窗前站着，喝水也歇息。我在等。无论等来的是什么，我可能也没大的兴趣。回到文字上，情况就完全不同。我还是在等（这跟下不下雨无关），等来的应该是熟悉的事物，最好，它当然是一头不知道从哪里飞来的鸟，停落在窗台上。它小，且轻，嫩黄的喙还没长硬。因为只有这样，才符合我的认识和态度和关键性格和当时的状态。

感悟

如果 3 乘 3 不等于 3 加 3 加 3，那它等于什么才合适。一个门吸，这太无稽。还是 9？但怎么看都牵强。它感觉比 9 少（数量上），但比 9 要大（那纯粹只是感觉上了）。但是还有二、感觉这

种东西不是特别重要（虽然它当时准确），它不长久。它随时变化。当时，我的感觉，它是一张方片 3，但翻开看，它真的不像。

上坟

寺庙里不兴这套，星期四清明，阿强一个人坐在庙门口听耳机。那三个女人不在。在她们平常修行的那块石板上，垒起数堆瓜子壳。最高的那堆，四四方方，体积大约有 1.2 乘 1.2 尺。阿强没去想她们。他不能想。没必要。因为也不对。

如丧

在看得见的近未来，不懂得运筹学的人日子会很难。你比如一个人，她至少的学会用洗完脚的水洗袜子，之后用它冲刷马桶。我是农村来的，1986 年，老早掌握了这套技术。

辽宁

大凡在天气好的中午，又或者不怎么好但还算过的去的中午，阿强会去院子中央平躺着。庙里过度清闲，十天八个月的不见一个人影，阿强有时索性连庙门都懒的开关，而院中央乱草茂密，各类昆虫根据时段不同轮流鸣放。当阿强躺着，他无非垂直于天空看着。看着，但不去看见，他和天空的关系向来松弛。天空大，且空，基本上没什么看头。有时，阿强就这么滑入睡眠。等醒来（我怎么知道在什么时候，不要问我），感觉也没做什么梦，也没觉的有勃起，也不饿。而天空照旧，还是老样子，空荡荡的，无非多停着一根稻草（有时是破了一个洞）。他就知道了，他快要逼近筑基。

理智与情感

一个不明白两点之间直线最近的丧尸，沿着海岸线移动了大半年，内功消耗殆尽。当一个雨水滴落到它脸上瞬间，它产生爆炸，离散成粉末，

被经过的风吹的没有边际。

克制

最近有一些人在楼下的草地上站着，围成一个空圈，站着不动。他们低着头，也不说话。等到下午2、3点光景，一个一个的散去。第二天，又换了新的一批人来。连着3、4、5天都是这样。我出于好奇，经常走去阳台俯视他们。

晚餐

我们在吃饭，四个人。从傍晚吃到半夜1点，从三月喝到残忍的四月，我们还坐在桌上。如果只是光光坐在桌上，那还好。我们还在谈天。谈大的。至少大于民族和国家。四个人里面（有四川的、安徽的、首都的），我是唯一一个没离开过祖国（地理上）的人。我插不上话，只能听着，越听越害怕。可能是我这人太过念旧，还没等他们梳理完新上山下乡的脉络，我就先走，回家了。

心不在焉的陪练

回到庙中，已经是下午的 17:35 分，阿强感到饿，走去厨房，看见厨房也不见了，只剩下一口锅，里头有大半锅烧过头的东西。他用钵舀起一些来，捧在手上。也不急着喝。调低各种感官知觉的水平，把脑子算力降至差不多怠速后，他潦草回忆起自己的一生。几乎可以用 2 句话来概括：它是连续的。2、不可逆。

甘结

星期二，走路路过一枝树木，我没有停下。往前走两、三步，看见一个凉鬼（大概是吧，鬼知道）停在路边冒气。我更没心情同它扯淡，绕过它走开。剩下的路程就轻松多了，我关上眼睛，无所谓方向，走去哪儿是哪儿。

路灯下

出租车在路口停下，蓝色路牌上写着常顺路。它为什么叫常顺路。这不算问题，一条路叫什么都行，总有它的原因。它看着也是一条普通的路：路灯下，两排杨树落下一地的花。我为什么来这里。也不是，我只是暂时路过。等绿灯亮起，我就离开。

2018.3.29，晴，明显三首

我睡着，但已经半醒。听见手表的闹铃，说明这时是 07:02 分。一个睡了 13 个小时的人，他的主要内容（物质和意识）并没发觉有明显的改变。点燃一支，他看着窗台，也没看见梦里的那头空鸟。二、2001 年夏天，大学毕业，我的工作 是搞编程。它严格，代码必须符合逻辑规定。2 个月不到，我离开公司，去到更广阔的社会混名气。我开始写东西。使用的是自然语言。它模糊（词语，还是语法）、神经（混沌）、非线性什么的，我擅长这些，整个青春期都耗在了这上面。当时不知道，现在看来，它显然是一个误会。三、我明显在路上走着（去上班），走得很明显。可是，就连这个我都产生怀疑，总以为那是地球自转的功劳。

象棋

因为爱情，一个人去了北京，过起她的爱情生活。当然还是因为爱情，一个人跑去更远的南京，过的那叫个什么日子。这两个人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在我回忆中，她们是。可当我走进梨园公园，望着大佛，我又有点不想骗自己。

过度虚构

我来门口抽烟，看见阿强一个人站在垃圾桶边上发呆（低着头）。我走过去说，阿强。瞟了他一眼，根本不是。我连忙抬头看天空，也不对，空荡的天空停着那根熟悉的稻草。

双卡双待

在石佛营漫咖啡往北 100 来米的路边，有一条法式长凳，阿强说他在那里等我，让我过去。

我就过去了。乘地铁到四惠，换乘1号线到大望路，再换乘到14号线，再再连续换乘6号线坐一站在青年路下。我走路过去，走到长凳前。他瘦了。挺好，甚至形容中带着了一丝沧桑，也不算错。我们喝了会儿百事，没说话。完全不知道说什么，要怎么说。就比如下午，一个（死猪不怕开水烫，那是肯定的）丢了衣钵的外地和尚在河边枯等一场中雪，这么一种感觉要怎么说呢，没法说。大部分时间，我们望着各自的空气。临了，大概是为了表示客气（毕竟这次他远道而来，就是来告别的），阿强勉强问了一句，说怎么样，羞，想通没有。

属于

一顶指甲盖那么点小的塑料钢盔，应该来自房间里一个不见了的玩具士兵，它的本质是经过提炼的石油副产品。星期五，战争总量在减少，一场战斗发生在遥远、下雨的某地。我走去阳台，远远看去，看见的也只是那些无所谓的东西。

阅读

阿强喂养的鸟是一只来路不明的黄雀。也不存在喂养。阿强只是在窗台上摆了一个开放的鸟笼，鸟是自己来的。它是黄雀吗，看着像是。这鸟雀的羽毛青黄不接，自从上次脱毛后，还没来得及长出新羽。这是它自己的事。午饭后，阿强坐在门槛上翻译佛经。鸟在他眼前晃动两下，感觉没啥效果，又假装飞进笼子饮水。这是阿强坚守的底线，他跟鸟之间，不能像一个通俗故事那样发展。但怎么可能。鸟来都来了。它来，就指定有飞走的时候。

瓷砖

在众多树叶中，我单一看着这片树叶：它，不管它，从 11:03 到 11:45 分，我看着。只是（3）看着它的表面、脉络以及偶尔轻微的移动（那也是因为风的偶尔）。不能怎么样，它是一片树叶，不可能投降。我走开，它重新回归众多树叶中。

与电鳐类似

房间内的 WIFI 信号、一头电鳐，它们即使有关联，基础也极其薄弱，并不利于硬凑一起抒情。想想也是，1937 年，江青投奔延安时，她还叫李云鹤呢。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这种事情一个唐天宝年间的诗人怎么可能想得到，而且还是怀素的叔。

确认

上午的阳光从窗户照射进来，10:21 分，一个人醒来，点燃一支，形式大于内容般坐在阳光里休息。阳光很好，均匀、光洁，无色无味，她愿意被它们包围着。她不饿。但想起喝水。她走去厨房，路过客厅时，发现孩子在沙发上望着电视机。她只有（4）走过去，躺下，抱起孩子的大腿，快速睡去。

换防

我总是说，在水缸里躺着，一个人在水缸里躺着。躺着，在水缸里度过没有雨的一天。或者在水缸里躺着，一个人点燃一支，发现她手头上并没有火柴等等，或者就这么躺着在水缸里，侧头往窗外看去，除了窗外，那里没有东西，连雨都连着三天没下诸如此类，它们到底在说什么。它们说的，必定不是一个人躺在水缸里，窗外没在下雨，而她点燃一支烟，想起的正好是一群蝠鲮这么随意。换句话用一个不着调的比喻来说，人的复杂无疑是自然的利息。

南辕

它的表面是一座破败的菩萨，内部是空心结构。作为寺庙里唯一一尊旱涝保收的偶像，它并不实在。但是没关系。阿强知道，菩萨无非是人们需求的一个象征，它实实在在在她们的心理，这就够了。星期六，一个匆忙的香客跑进庙里，一进大殿，她便伏地大哭起来。这会儿，她是自由的，得到了安慰。

近处

5个扔在桌子上一块的硬币：一个2016年发行，一个2015年，一个2012年，一个2014，一个竟然是2013年。而它们的正面，是同样的一朵秋菊。我起身，走去厨房烧水。返回的路上，驻足，端着水杯稍微想了一会山中的豹子，无果。我回到桌子前坐下，接着写下一个诗。

日常生活

10:36分，她们出去了。我一个人留在家。她们没说去哪儿，做什么，会在什么时候回来。这是一个家庭默认的相处方式。她们（焕然一新）回来，她们是谁。那时我有没有做到满心欢喜。

童年

一个 50 户人家的农村，村前有溪流，四周是小的连绵的丘陵。植物种类多于走兽、家禽和昆虫。大人小孩看着挺老实，有些傻。村堂的卵石路上，偶尔倒着煎过的药渣。坟头冒烟，等等。不能说我没有童年，有过，但多数想不起。一张 1986 年的照片显示，童年的我站在溪流边的石块上，在阳光下歪着脖子，不知道在站什么。2、比这早，最早的记忆，是有一个夏天中午，我被我暴怒的大姐丢进水渠里。大致上就这些。

词语

星期六，阿强托梦问我，说是不是在写关于他的寺庙生活。这东西有鸟毛写头，阿强说（带着责备的口吻）。我的身份是和尚，和尚都是一样的。见过不一样的和尚吗，没有。他们就是撞钟，喝水，打打坐，丢失性生活，修行和叹气，还有什么？阿强说。春天，阿强深坐在寺庙门口，手里点着一支烟。我多少听出了他的怨气。时代不好，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宽慰他。我从梦（他的梦）里

退出，来到街上晃悠。他竟然也最追了出来，远远的站停在我前方，一副过犹不及的样子。

螳螂

在海明威早期的一个短篇里，他写了一个外来铁匠看当地女仆的事情：铁匠喜欢这个年轻女人，女人也喜欢他。他们相互喜欢，但不激烈。直到有一次，铁匠打猎归来，约女仆外出并顺利强上了她。美好朴实的爱情，这篇小说叫《在密歇根北部》。深夜1点多，阿强发来短信，我正在看切尔西对西汉姆联直播。老海怎么能这样搞，阿强说，这么取题目也太托大了吧。怎么，我反发送文字过去，他是这样的，大师么。也没啥，就是感觉他是个自私自利的骗子，你说呢，阿强说，你以为如何。下半场，第73分钟，那个刚换上场的鸟替补，来了一记漂亮的抢点推射，比分被扳为1平。我关掉视频，下床，走去洗手间吸会儿睡前烟。阿强总归是和尚，系统不同，有些事不该，也不归他管。我说阿强啊，我对阿强说，这样，阿强：下个礼拜，最多月底，找个好天气，我过去看你。我困，先睡了。

主场

他们说，三月过后是四月，我们再挺两年，未来是美好的。他们说的时候，就好像他们真看见了那种会来但，还没来的什么东西。他们没搞清，他们（和我们）是谁。二、我一般远远停在他们的旁边（反正在哪儿都是主场），保持那种超清晰度的混沌感，尽量在宏观上做到大废不起。

星期二

无事不登三宝殿，三个月未露面的裴 8 点不到，一大早跑来寺庙。敲门，没人应。用脚连踹，喊阿强。阿强隐约是听见了，他听出裴特殊的敲门方式。他不想起床，躺下还不到半小时。裴在门口连喊带骂，大有发狂的趋势，阿强只好认怂，出来推开一小个门缝。你好，裴，好久不见。阿强看见裴成熟也强悍不少，脸颊故意点缀了大量雀斑。裴微笑说道，阿强，瞧我给你带来了什么。裴神秘兮兮从胸口摸出一个全新的便携型念佛机。

这玩意阿强在山下的菜市场见过，确实是个不错的东西，欢喜。确实好东西，阿强说，可惜啊，最近寺庙香火不好，没钞票。阿强用尽全身气力抵住大门，阻止裴挤进来。我们啥关系，你把我当什么人了阿强，裴伤感道，阿强，这些年来，你在我这里吃亏过吗，你自己说。这太让人伤心，裴真的很伤感的样子说道，不说了，给你。裴把那只全新便携念佛机塞给阿强，转身要走。阿强叹了口气，知道这是裴惯常的套路。阿强实在心软，说道，也是不，裴，实在是我这两天不方便，这一大早上的，你说，确实身心疲惫。不信你问宋药师去，他说我至少要大歇三秋，恐怕是要到这个冬天，才会有起色了。阿强唉声连带叹气说道。是吗，裴望着阿强，眼泪掉了出来，阿强，裴伤心说道，没想到你永远这样骗我，你这个骗子。裴望着阿强，不动，开始大批掉眼泪水。这是艰难的时刻，阿强不是一个能轻易被感染的和尚，他自觉、敏感，前途光明，但他也明白，他人的痛苦，也就是自己的痛苦。去树林那边等我吧，我洗一下手就过去，阿强对裴说道。两步三回头，望着裴发抖的背影消失在树林中，阿强落下门闩，回到床上。

松针

尽管已经风和日丽，公园内，划船售票处依旧无人问津。不远处，一枝残废的古松下，2个明显吃饱中午饭（闲着无事）的武林败类，坐落在一条法式铁条长凳上。他们年纪不大，二十来岁。精神状态一般的那个，低头看鞋，吸着闷烟。另一个（大概是河南人），一只腿脚搁在另一只腿的膝盖上方，侧身望着湖中央那只平静、微晃的鸭子船。

鸟群和A

（一）

空荡的天空飞进一群鸟。它们是相同的鸟。无论大、小，前后（哪怕内与外），在鸟群中，它们一律相同。不同的，是在鸟与鸟之间。那里似乎什么都没有，那么的空，但却那么的不同：它有时涣散，有时特别紧张，有时，稍不小心，甚至飞进别的鸟（但整体的鸟群，总是保持不变）。随着鸟群在空荡（不是空）的天空持续飞行，它的形状可以忽略不计。它没有，也不需要。鸟群

的数量，这更不用去计较，鸟都是相同的，也很少听说有鸟飞失的情况。更何况，鸟是鸟，鸟群则是另外的东西。一般来说，A通常也在鸟群中，但A不是鸟。

(二)

A不是鸟。A是什么，我们不去讨论它。没必要。也没必要非得说，A是A。感觉就好像在说，世界上有2个不同的A。不是的，A只有一个A（你看，多麻烦）。实在不行，在这里，我们只当A可以是任何东西，只要它满足不是鸟。当A抬头去看天空，它首先看见天空，以及天空的空荡，其次看见鸟群和移动。但要仔细看，它才有机会看见鸟、鸟和鸟之间，当然还有A。A单独，孤零零在鸟群中（其实是在鸟鸟之间），没有一处像鸟。

(三)

鸟和A，鸟群和A，鸟群与A呢，哪怕鸟群与a，当时，我都没有写。而是写了《释放一种蓝色》（没写完，还剩一半）。不是这些题目不好，值得怀疑，又或者老派，不够时髦：我年纪大了，到了写什么都可以的年纪。但我还是没写，是这些年来，我确实没见过（哪怕一头）确实的鸟。

平仄

从早上 07:02 分，到时近中午，阿强始终处于失眠状态。他突然丢失了睡眠。这不太会是天气的缘故。天气很好，阳光满寺，树花凋落一地。阿强游动到寺庙门口，坐下，坐在门槛上吃苹果。季节变换，仿佛又来到春末。对一个标准的和尚，这四季的划分是不是粗糙了些。合适他的时间单位，最好以默念一遍般若心经来计算。不知道。他忘了，忘了怎么念，想不起来了，他已经忘了怎么说话，只有轻轻拍起手掌。

底蕴

有风在摇动树枝。风使树枝摇动，我看见，树枝在夜色中摇动，那是风的缘故。意思是一样的。风经过，一根树枝随风摇动。新的风持续经过，它们没能带走这根树叶饱满的树枝，树枝总在努力回到原来的位置。这使得它看上去像是在摇动。一根夜色中摇动的树枝，按佛的逻辑，反而是我

的心在动。不知道。比如，树枝一般被认为是静物，它不会自己动。树枝在动，说明附近很可能有风。这让我怎么知道。

叙旧

我知道肥皂吗。不知道。我一定要知道肥皂吗（即使没有好处，也不会有坏处），我还是不想知道。知道的越多，就越痛苦（孤独）。可如今，我知道了太多：大的、空的、轻的、鸟的，有的还是我不想知道的。谁知道呢。这年头，谁知道，谁说了算。大前天，我听见有人说，已经有部分人开始成为了猪。而且还不是比喻的猪，是真猪。岁月静好，我想，他又是怎么知道的。

自由

我不怎么在意自由，它有点难搞。阿强更加。他对自由的理解和厌倦，比起我大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一回，他聊起说，估计是从莫须有的负世

界来的，一个人，她搬着一个菩萨走进寺庙。搬进大殿后，她让两个菩萨重合，正负叠加，它们一同消失了。就是这样，阿强说。我就问他，那个人呢。那个人，她被我关起来了呀，关在柴房里。她说的话，听不懂的，十足一个疯婆，阿强说。那天星期六休息，我们在短信上又聊了些别的什么。

Teardrop

我当着她的面，迎脸打了一个响指，她的眼泪水一下就掉了出来。阿强说，这已经是她（裴）第 37 次来寺庙找我，可惜了，阿强说，裴她始终不明白一点，我们之间不可能有因果关系。

我听着。

阿强继续说道，不但没有因果，随着时间流逝，我无所谓，和尚一个。她呢，她总有一天年华老去，多余脂肪开始下垂，记忆衰退，掉头发，分不清白天夜晚等等诸如此类。我们是一个硬币两面、一块磁铁的两极、一座寺庙的菩萨和门框、一根电线插头的。

我只有听着。

十倍

随便翻开一本书，放在阳光下。看完第一个字，她就不想看了。起身离开椅子，在房间里来回移动（有时也停下，停着想）。不知道为什么。

叙利亚

离我手指最近的地方，是字母键N。沿着一系列字母键往左上侧观察，来到笔记本边缘，那里是一个亮着绿点的充电接口。它附近 20cm 处，是一支塑料打火机、一团耳机线、一包双喜烟（从没吸过这种烤烟，昨天打牌谁买的：极难吸）。紧贴着旁边（方向东南），一个桌子小书架，上面什么都有：名片盒、眼镜、打车发票、快递袋、一根 USB 数据线、《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傅雷著）、一些别的什么书：有一本《商业冒险》（好像是比尔·盖茨推荐过的华尔街故事，什么的）。书架后面是墙壁，严格说（按从字母 N 到火机到书架上那本 64K《旧约》的直线方向过去），正好是两面

墙交接的一道垂直的墙角线：它是固体，光纤在那里几乎全部反射了回来。

台灯研究

它是松下牌的。一部浅蓝色台灯，在阳光下，它不亮。我拨动开关，打开和关上，灯管都没亮。如果它是一盏坏掉的台灯，坏掉的不会是灯管。通上电后，灯管就亮了。我关上开关，它还亮着。断掉电，它在亮。我把它移动到阳光下，它才慢慢熄灭。我用过其它的台灯，它不是其中最亮的，但它是松下牌的。松下牌台灯，我只用过这部。除了灯管，它通身浅蓝色，这种蓝色，在它自身灯光的照射下，显得更蓝：浅浅的，使得台灯整体看上去非常松下牌。

原谅（03）

我每天要原谅好多次。对自己，也对其它什么。它们是可被原谅的。当一个烟灰被错误的抖

进水杯里，我马上原谅了它。原谅后，我又有些后悔，但很快，我也原谅了自己。我认为原谅是好的，虽然没有用。最近，我每天原谅的次数在明显减少。我感觉，有些事不用原谅，它们也成立。相反，对一些不可原谅的（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情况），我会忘掉，或拒绝它们进入记忆。

怪状

傍晚 17:20 分，太阳还没退去。阿强拿着水桶，下山去提水。18:31 分左右，他提到水，回到寺庙中。这中间，有 15 分钟，他停在一枝古松下观鸟。20 多分钟，在来回的山路上（顺道接了 2、3 个电话：尽是一些楼盘销售广告：他要这东西干嘛，他都已经有 300 来平米的庙了，还不用交物业费啥的。但他还是从头到尾听完了语音）。还有部分时间，他停在河边，等着河水来临。没等上多久。这样，总共加起来，差不多正好在一小时 10 分钟。剩余还有那么一丁点时间，他给这段叙述（行程）命名了一个标题：反怪状。

音乐基础

拥有一双弹琴的手是什么感觉。阿强的手软然，匀称，附带标准天关掌纹，几乎优秀到无可挑剔。除了不懂音乐，它尤其适合砍柴。我们说，当一个人拥有一双漂亮的手，音乐从她指尖缓缓流出，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阿强是知道了，不可能知道。星期天上午，他把十根手指摆在琴键上，叹出一口长气，静静的，约莫 10 分钟后，才正式进入禅定。

音乐基础（二）

前两天，美国轰炸叙利亚，这事经过谁同意了吗。没有，也不需要。因为它是美国。美国很美（在一个汉语使用者看来：上帝，你看得见的），那些绚烂的导弹在夜空中划出的轨迹很贵，很交响。也很遥远。据说也很准。我看了些新闻，情况基本属实。也只能这样。

星期一

等会儿去会阿强（中午，在山西面馆进食，接到他短信，说寺庙围墙塌了，被迫下山化缘。顺道路过，特赐见。阿强说话向来似真非假、云山雾绕，我通常只看一半。但我得去），我有些担心。我的担心跟裴的担心是类似的，就是怕他在庙宇孤单太久，生发出什么同志倾向。想必是不太会的。他毕竟学过守仁心法，深知心外无物。否则，我实在不妨暗示他，是否去接受中下贫农再教育。嗯，见面再说。

双截龙

薮猫：猫科、薮猫属，形同小型猎豹。黄色皮毛（具黑斑），四肢修长。头体长 67~100 厘米。体重 9~18 千克。尾长 40，肩高 53。主要分布区域：撒哈拉以南的非洲。18~24 个月进入性成熟期。接上，星期一当晚。阿强坐在桌子对面，要了第三扎啤酒。问我还喝么。我说不用，喝不动。我点燃一支吸收着，肺部隐约作痛。阿强他摇晃单

臂在连续说话，我听着。大概能听懂他在说什么（儒、释、道加 AI 加商业的高级什么的），以及他想说什么，他（作为一个传统和尚）的焦虑和骄傲。我听着，再也无法帮他分析。但有那么一会儿，抽空我还是想起了一头气数已尽的薮猫，整整三个月零 7 天，雨还没来。

闪烁

它在闪烁。

我走过去看，看见它什么也没有。只有闪烁。我看着闪烁，跟着它恍惚。

投手

中级会计师职称我想去考试，你同意吗，裴问。你愿不愿意，阿强，裴说，你是知道的，那是我最大的愿望，除了当道姑以外。

阿强退下电池板，把空壳手机丢进院子中央。2018 年、4 月 17，傍晚临近的天空，空荡但

稍感陌生。阿强来到寺庙门口（她们不在），望着天和天空。是时候回家了，他默念。可是去哪儿呢，这里就是四海寺。

四海寺简史

就近，从公元 1896 年，甲午战争过后 2 年说起。破虚法师（河南沧州人）流浪至小四明山寒蝉寺，即四海寺前身。当时的方丈玄谈收留了他，后托付衣钵，还俗而去。翌年，寒蝉易名为四海：取四海为家、落地归僧之意。直至 1948 年秋天，香火旺盛，游客络绎。忽一日，天空阴云密布，雷电大作，一支喷火小龙盘踞院中央的古松，隔夜不曾离去。破虚遂解散僧人、杂役、女眷众人，独还俗而去。从此，四海寺成了空庙。一直要等到 1986 年，阿强的师傅，同样一个河南来的木匠，上山伐木，碰巧路过此地，感动于风水之茂密，便自作主张霸占了下来。修葺殿堂，粉刷庙墙，不在话下。而若干年后，少年阿强慌忙中的到来，基本上是一种宿命。师傅依循传统，还了俗，独留阿强固守青山。现如今，2018 年，四海寺的历史还在继续。

删诗

A 说，春天了，你来吗。B 说来。A 在某某公交站等。她看见 B 从天桥走来，摇晃着，看着就像自己的儿子。A 说，我们在街上走一走。AB 在街上走路，走到深夜才回。第二天 A 醒来，B 已经走了。那是换汤不换药的另一天，B 突然打来电话。A 说我已经走了，以后不要再打来。B 说 A，我是来还钱的。不要了，A 说，你留着，就这样。A 关掉手机。AB 从此没在联系。而且由于一直是 A 视角，B 往后的事我们无从得知。我在梦里想起这事，反复想。它过去多少年了。2002 年，没有十年，至少也有十五年，不会有错。其中，A 当然是一个诗人。B，我记得他说过，好像是淮安来的。

空响

他们没动。信号还在路上。还是行动信号早已抵达，但不是准确的信号。他们伏在地上不动。

A 说，怎么回事。B 在 A 侧面，也没看着 A 说是啊，怎么回事呢。他们静止不动时，相互也不动（但有时，B 会伸出手指，在沙地上小范围划着什么）。他们在等信号。准确地说，是在等准确的信号。它还没来。它会不会来，他们都得等。这就是等待信号动物（：既然来了）的意义所在，要不然他们大可去伊朗旅行，至少那里的米饭更好吃。

1986 年，电影

起了大雾。古老的光线穿过广大宇宙降落在雾气上，雾，它让人感到凉意。走出乡村电影院，阿强（少年）走在机耕路上，走进雾里，越走越迟钝。伙伴们这时已经走远，他们的嬉闹声在雾里在暗夜中消失。阿强慢下来，停着，停在路边看雾。路下是看不清的溪流，能清晰听见浅浅的流水声：没有证据显示，是它们制造了雾。这群雾从哪儿来，它们是活动的。因为要是雾不动，阿强怎么可能在雾中看见那头不动的东西，阿强说。它被雾包围，仿佛一头鹅。仿佛不是，只是雾。但雾在活动，它相反，就这么在正前方三、四米处悬空静止着。那么，这个叙述就存在一个问题：阿强是怎么回的家？阿强他是绕过这头雾鹅，跑回家，还是用

刚从影片里学来的降龙什么掌之类的劈砍之，砍散它。都不是。阿强只是站在那儿，等第二天早上，大雾过去（我没问，猜的。也许那个时候，他已经醒悟，要不了几年，他注定会成为和尚。我没有问阿强这个。当我们聊起电影，这几乎成了他的一个情结）。

1986年，鹅

（现在可以说了）四海寺起先只有一头鹅，是师傅留下的礼物。这鹅已经老差不多了，感觉就快升为鹤。但没有。后来阿强在河边抱回一只。它巴掌那么点小，绒毛还没长全，阿强以为是只鸡。反正都差不多。长久了，就长成标准的鹅。2头鹅，阿强从来舍不得吃。也不能，庙里的生物多少受到保护。阿强要开荤，他会去附近宋药师那里借，还时大不了用鹅蛋还。只是这2鹅始终没下过蛋。与鹅为伍的日子是颓废的，鹅，它们那么光洁，在院子中央（有时，也飞进积满雨水的香火池里）斗殴，每每使阿强回忆起弱智的童年时光。也就是在1986年附近，不知道哪根脑筋搭错，阿强走过去拔一头雄鹅的翅羽。那鹅比他还高，脖颈鼓囊囊的，还没等阿强靠近，就警告说，不要啊，

阿强。不要。鹅在摇头。透过那只深邃、空荡的鹅眼，阿强看见自己缩小的倒影。他第一次意识到，鹅，是一种危险的东西，危险但是美。不单鹅，阿强时常叹气说（自己对自己），又有什么东西不是呢。而且只要它（被以为）是美的。佛也说过。

掉头

一个3年没洗头油乎乎的下班女低头望着手机（看不见），头发中间一只虫蛹还是什么昆虫蠕动。那又怎么样。她也是一个女人的终身女儿，甚至她也会是后代们的祖母。车厢空调风吹不动她的黑色长发。她的真气必然还在保质期内。她独特，并且跟谁一样也是百万中的一个。她小于0，依此类推。

走廊风云

18:45，回到家。其实只是回到家的门口。她们都不在。起开一罐，在走廊楼梯上坐着。四月末，

18:45 分是一个黄昏过后黄昏后的时刻，天还没全黑，孩子们还在小公园打闹，牛羊已经停止吃草，风歇着（鸟看不见，导弹也是），穿过正方形窗户，一个穿裙子的女人背身走在小径上，没有突然停下。我在等待。一、这个走廊的部分公摊建筑面积我付过钱。二、其中有一个通下水、修水电的电号是 57155133。三、17:02 分，菠萝。

7 投 0 中

下雨了吗

没有。天空阴着

雨要下没下

早晨 06:20

阿强索性放弃睡眠

来院中央归拢一些地气

草叶静着不动

鹅，两头鹅中的老鹅

停在树杈上睡着（鹅头整个没入翅膀）

菩萨不动：超世、独立，没有失误

kingsize

星期六，有雨。补衣裳的天气。一件衬衫，穿3年，补补再3年，再补又3年。都补出了花。裴说：阿强，换一件吧，我们买得起。简直不可理喻。裴，她哪点都好，唯一就是说话不过脑子。裴坐在寺庙门口补衬衫。阿强背着手，在大殿来回走动，有时停下，穿过院子中央的雨帘，望着裴的背面。这是一个温暖的背面。裴，阿强喊一声。裴迅速转过头说，什么事，怎么啦阿强。阿强摆手表示无碍，走去厨房烧些水喝。

版权

用一道末日审判的目光注视着水杯，让它随时意识到自己并不是桌子上的主体，从而化解它独裁的可能，而只是作为一个久经考验的水杯存在。它的忠诚来自永不变形的储水功能，骄傲来自始终不动。但随时可能被打回原形，变成一堆破碎不再可靠的分子。它无法对近在咫尺的指南针构成方向上的威胁，无力扑灭烟头纯洁的火焰。

它正在被四周的事物逐一抛弃（包括但不限于一个沉默着的无线鼠标、净含量 35 克的芥末杏仁、橡皮、一部乐高组装消防车），无辜但在所难免。现在，让我们把它捧在手上，脱离实际，集结慈悲，像一个迷茫的农民，放生它那点在烈火岁月中生成的灵魂。

反动

假设，一个倒霉的书生和他的一块坏掉的手表。倒霉书生骑在马上，因为倒霉，他不太可能达到指定的地方（假设那里有一个湖，有杰出的湖面，少量的风），而手表永远停在 6 点一刻准，为什么。

晦涩

寺庙外头有人在清唱《国际歌》，隐约是黄梅戏的腔调。阿强斜靠在床头，07:23 分，读了一夜《影响的焦虑》。想必是她们回来了，他想，这才四月末，

还没到五月，这几个人就急着出来拉生意，不应该，莫非社会又突然发生了什么深刻的变化。

沿着扇形木窗往外看，一根饱满的松树枝条在空中、在歌声中轻微摇晃。掩卷，点燃一支，阿强陷入深深的长考。

他想起三个女人中矮些的那个，她明显带有某种外族人的血统，皮肤焦白，眼眶凹陷，仿佛祥林嫂在世。想起这般，阿强不禁唏嘘，几乎要流出眼泪水。待神智稍稍清醒了些，才重新确认起那个事实，自身也是个杂交胚，哪来的民族认同感呢。佛语有云：鹅在原地打转，因为天空即将坠落。

看来还是得去打个招呼。

权臣宠妻日常

星期一，他逆着溪流徒步，岸边的映山红开出了病的花。他想吐血，又怕惊起林中避世的鸟雀。难道又只能是一次无疾而终的暴走，纵使纵情山水、归隐自然，仍旧是我单独的错？她是好女人，并不是好的妻子。缓缓解下佩剑，他仰天几欲长叹，只是僵硬的脖颈再也发不出那种泣鬼神的声响。

平面

与其说它平面，不如说它是一种静态。一头歇在树枝上的喜鹊，它不动。它在摇晃（跟随树枝），但不动。不但摇晃着不动，它还安静。它的鸟眼关着，鸟气和平，两根管风向的尾羽一上一下，来回交叉，仿佛一个正在倒闭的印刷厂。它的这种全面静态感染了我。有那么一瞬间，在晚风中，在难以概括的氛围中，我本来要走去一个地方，我知道，即使运气好走到了，那也是迟到。

黑话

四月末（星期二，春逝），种植土豆的日期恐怕早已错过。阿强暂时摆脱寺庙，单独来河边透气。透了会儿，感觉有些透不动，只好放弃，改为彻底的静坐。眼前，一条大河，它那么大，又宽。又那么陌生：河上没有哪怕一捧水。它存在的价值在哪里。它到底在象征什么。就在河对岸，一个明显的女人（不是裴）跳下河，沿着河床径直

匀速走来。阿强仍石头击退她，她也没改动一丝的方向。在 18:04 分，正式走到阿强面前，唵嘛呢叭咪吽，唵嘛呢叭咪吽的念着。双目关闭，单掌指向天空。

反话

一枝树木在风中摇晃。反过来说，这句话的每个字我都不认识，也说不出。反话相对于正常话。可是一正常人（当然，自言自语者和诗人除外），看见一枝树在风中摇摆，她不太会说，这里有一枝树木在摇晃，在风里。她最多最多叹一口气，然后走开。我在阳台上观察了许久。一个怀孕的女人，抱着肚子停在银杏树下，甚至是面对着树干。像是在等风吹过。

裴庙

想起来，裴是一个反应迟钝的女人。是她故意，抑或是她超脱，还是对她过度忽视（难道这

也是阿强的错？），不得而知。裴曾对他说，说阿强，等我攒多钱，我想盖一座庙，就叫裴庙。就在四海寺正对面，裴说，既然我们都已经这样了，我也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女人挣钱不易，特别对裴这样缺少人类关怀的年轻寡妇。阿强不知该说什么，怎么说，只说自古以来女和尚、女尼姑住的不是庙，应该叫庵。裴若有所思。星期三，很早的清晨，阿强游动到寺庙门口干坐着。他睡不着，也不想睡，整个神志大致处在半意识状态。她会不会是病了？自从上回特地赶来补衣裳，一月有余，裴她没再来过。阿强想起这个。他想起这个，是他似乎梦见了裴庙，在欧冠半决赛，利记2球领先的中场休息时间，03:40分，阿强隐约梦见四海寺对面冒起一座小庙：小巧玲珑，庙门紧闭，零碎几个善男信女面朝墙壁，行为高度类似耶路撒冷人在哭墙：在她们之间的空隙，一头鹅：鹅头鲜红，两条鹅腿盘带椭圆鹅蛋穿行其中。所以，阿强打算赶在天亮前来门口探个究竟。

忘掉世间万千广阔土地

08:55分，星期三，她从屁股口袋掏出那团耳机线，她在解结。立在她前面那个眺望窗外的人、

车厢在行驶中的过多振动、任何一只外生翅类昆虫每一次拍打翅膀、接连 3 个以上苹果从树上掉落、起雾、浪花坠落、马匹停在道路中央安静不动、电量低于 5% 的警告（：一场丢三落四的起义），以及憎恨未来计划大批落空和寺庙缠绕，所有这些都（包括脂肪含量）无一不在对她造成持续伤害。

沉默

仰望天空，我长大嘴巴，作为一种沉默。天空中央，鸟稳稳停着不动，这时它在沉默。这沉默让我们成为我们又取消。沉默的美，恐怖并且徒劳。

佛斋日

每个单月的月末，有那么 1、2 天是阿强自定的佛斋日。多少年来都是这样。这 1、2 天他会尽量在 7 点以前早起，吃饱饭菜后来大殿扫地，也给菩萨掸掉灰尘什么的，做些杂事。等过了中午，

不再进食。关闭庙门，泡些茶水，来院子中央的水缸里躺着歇息，忘掉一些不好的事。有时十二月下不小的雪，雪花没有章法的乱飘，这时候尤其适合反复思想那些终极问题：什么是我。为什么有1。3、裴会如何走上尼姑之路。等等，度过这没事的一天。想归想，就好像这一天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事实上也确实没事。

写作

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可是没有人相信。于是神造出了人，让他们信。2、如果你不是神，最好别去写作，容易出错。

伊利亚特

为了一个妞，打了十年，还把国打没了，值得吗。值得，也不值得。要不然拿什么来写上万行的史诗。合上书，阿强来庙门口坐着。18:25分，他不饿，寺庙里也不怎么需要精神生活。四月末，

18:25 分的天还没全黑，山上安静寥落。更准确的感受又说不上来。怎么说呢。当阿强（他连天空都懒得看）望着暗淡无光的天，他感到有什么东西脱离时空，仿佛一个杞人附着在身上。这种切实的感受让他突然变得狂热，从脚底板到头顶冒出紫色的蒸汽。

招弟（二）

吃完夜饭，来阳台上干坐着。（东想想，西想想）。有没有可能，吃完饭，我不来阳台坐着。

有没有可能碰巧（当然没这可能）我是知道的：当时我来的时候，知道自己来。

高碑店

0 点准结束牌局，1 点 08 分回到梨园镇家中。从石佛营到通州梨园镇中途，路过高碑店村：这是一个漫长的中途，光在高碑店就有 2 个人落车。她们是一对夫妻，也像 2 个好朋友。后来，A 对

B说，以及B对A说的，我都没听清。星期六（应该是星期日），2018年4月29日。

乐评

很少有人（包括他自己）察觉到，阿强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我就更不清楚。作为这部书的写作者，我只是粗略把阿强设定成一个年轻的传统和尚。至于他的文化程度、臂长、审美能力，祖籍等我大多模糊。倒不是不愿去细想，是阿强他本身也不在意这些。色即是空，阿强说，这些都是累赘是不是。那么，我一般比较尊重人物的态度与个性，某些时候也愿意帮他掩饰那些明显不过的动机。是裴，有一次星期六特地跑来问我，说阿强最近也不念佛了，也不静坐，整天在山里植树。问我他有没有可能在朝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走偏。那次是我第一次见到裴，穿一件老式的的确良衬衣，胸口爆满，手掌宽大。我们在群芳南路的漫咖啡讨论了一会阿强的近况，回去时，我托她带一箱百事，送给阿强。

Rush

她是安静的，那我不认识：一个人吸完一支接着点燃一支。要是她坏（又能坏得到哪里去），我去说她，说没说，她吸完一支，照旧点起一支新烟。在回来路上，我停在一个鱼塘边上歇脚（邪教、蟹脚？）。看见一个人不知道是在吸烟还是修行，她看着安静也坏。也不是。当时，我主要是在冥想大数据和区块链，它们那么的全国人民，仿佛得到了道。并且也没经过我的同意。

2018年4月29日

今天东风，2~3级，目测到中午会多云转阴。无组织、无纪律的乌云，一大早7点不到，阿强便披上粗重的蓑衣来院子中央等。没等到。中间也没发生什么事：一头不知道从哪里飞来的陌生鸟雀，从树枝飞落到地上，即刻又反弹跳上树枝，反复来回。中午11:51分，阿强放弃等待。

四月

山洪退去。

一群啄食泥土的燕雀从败坏的稻丛中惊起，在一声唳哨后，飞去空荡的天空停着，四月。沉闷的孩子爬上村口的大香樟树，在那个最高的树杈上，他睡着了。

温热的阳光下，少量松树木和一只翻着白肚的幼猪顺着疲软的河水逐渐远去。

理发匠摇晃着从河边走来，淌着鼻血。他那乌黑的箱子里关着什么，没有人见过。

一部隔夜的拖拉机被遗弃在路上，路面稀松平常，可以随时垮掉。路中央，一只崭新的昆虫从躯壳里弹出潮湿的翅膀，仿佛花朵枯萎，被一支目标坚定向着高地行进的蚁群连续翻过。

风不动，压迫着地面。

就这样，一个和尚突然闯进门，牢牢抱住门框。问他出了什么事，从哪里来，他也不说。

马匹

她折下一根松树枝，丢在地上。然后就不管了。一个人走过去，把它捡起来，削去多余的部分，

削完，也把它丢回地上。

修辞学

山是一座什么山，它一定要是一座什么山吗。同样，庙，何苦区分什么样的庙。庙大庙小，轻和破，庙都是广字头里面一个朝拜菩萨的朝。

想起修辞，阿强就犯困。

无奈最近香火实在惨淡，又懒得下山去化缘，阿强琢磨着在庙门口张贴告示，文案要求受众定位明确、煽动性强，又不能太赤裸，需要一些回味的空间，以招徕那些世故狡黠的善男信女。三天，阿强参透整整三个通宵，终究找不到那种感觉。也许问题就出在修辞上：四海寺，5月份香火打8折，前3名免费。怎么看，都有些心虚、欠体面。

阿强先去咨询门口那三个女人。她们的状况也差不多，门可罗雀。想想算了，陪她们嗑了一下午瓜子。后又勉强打电话问裴。裴说这事简单，你不认识羞吗，他是诗人，准行。

大致情况就是这样，阿强在一条满屏的短信里说，你看着办。但是要快。

隐喻

星期二（作为一种摆设），我在记忆中搜索一头知更鸟。它不在，怎么可能在。我听说过这种鸟，包括它的传奇，在我心中留下了特别的美，但我从没真实捕获。

一头鸟，它在我的世界之外。

只是这又怎么可能呢。当我听说它的时候，它就全部来到我的世界：它不良的性格，胸脯羽毛鲜红的印记。也许我不清楚它在空中停留的样子，但绝不可能超出我对鸟的认识。除非它不是鸟，我听说的一律是谎话。

金刚大业

拖了2天（倒不是我天性散漫（道不同，但毕竟是哥们），又或者以为此事无稽：还不至于，出家人也得想辙混饭吃。还是3、是我实在不情愿，屈身来写这劳什子广而告之？都不是。是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着急的事吗这年月。所以就这么拖欠两天，直到）星期二，月亮很好，吃过夜饭，我勉强回过去阿强的短信（分两批）。如下：

阿强吾兄，信已阅。

我是这样想的。四海寺作为一个拥有 2、3 百年历史的老庙，使用打折手段来吸引香火，实为下策。不说现代人对广告(基本上潜意识洗脑这套)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之不闻，就算你诚心免费帮她们皈依、祈祷，她们又能相信吗。世风日下，恐怕招来的是一顿白眼，还不免破坏我佛名声。两头不讨好。所以我的建议是：(1/2)

作为一个有寺庙资产、一个在理论上有一定实力的有产者，你千万不能忘记世上还有阶级斗争。树欲静而风不止，要保持低调！自力更生，养点鸡、鸭、鹅，种种土豆什么的总是好的。

生如夏花，一切都会过去。

握手。羞，即日。(2/2)

抬头

一个低头看书的少女，她主要是一个洁白的少女。1986 年，当 2 个雨滴(这增加了想象的难度，以及叙述的复杂性)浇灭她夹在手指间的香烟，她忘了抬头，正好错过那根从旗杆上滑落的绳子。

解释

那是一根枫树木旗杆，松开底盘的插销，它会失去支撑点倒下。

实在没什么可解释的。

也就是说，不用去猜测它不是一根普通的木头旗杆，它普通极了。两层楼高，饭碗口那么粗（粗的那头），有一些光滑，它立在空地上。不需要解释。它。有时，一个灵活的孩子试着徒手爬上去，爬两下，他就放弃了。但又不心甘。再爬，还是不行。改天（下着小雨），他又来。试了几下，还是不行。

也不是，阿强回忆说，旗杆本身并没有痛苦。但后来我出家，当了这乌毛和尚，却多少跟它有关系。你明白吗，阿强当时问我。

我不知道。

我听你说，我说。

音乐

在附近建设银行 ATM 上取些钞票。转 2 个弯到农商银行。取号：A2013。预计等 4、5 分钟。用刚取的钞票买 300 块的水。2018 年 5 月 5 日，09:51 分，在椅子上等着，回顾我的核心世界观是什么，偏到哪儿了。

邯郸学步

阿强说，为了忘记怎么走路，燕国少年特地跑去邯郸，模仿赵国人走路。赵人走路姿势漂亮，但不实用，仿佛舞蹈。燕国少年不但没有学到，连自己走路的姿势也没有忘掉。他想去更远的越国试试，他去了。再没回到燕国。阿强说，也不知道为什么，最近（也许是天气的缘故）他很想忘掉一些事，不好的那些。但怎么忘也忘不了。问我怎么回事，有没有方法。人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体，在这单向变化的世界，我能说什么呢。我没有安慰他说，记住也就是忘记，实在是一回事。

轿车

有时，阿强会走去院子中央，单掌托地倒立。有时他只是不想喝新泡的茶水，单一望着杯子的柄。这是一弯全蓝的陶瓷柄，它能承受的力，远大于满杯水的重力。它不动。相对于杯子，它静止。因为它是杯子的一部分。虽然是次要的部分。

有时，阿强把一只手（另一只手空着）放在桌上，举头望着桃木窗外的天空。长久望着。

也不是因为（为了被人记住而），有人要求他这么做。

对雨的思念（045）

在一个可下可不下的中午，雨没有下。就连要下的那个雨滴，它也没下。我走在一个女人：她传统、长臂、未孕，走在她身后。为了比她抒情，我快步超上她，再慢下步，走在她前面。领着她，走过梨园一街和群芳南路。

她人的痛苦

自然也是痛苦。听见连续的敲门声，阿强暂停念佛，走去庙门口。门打开着，她还在敲。三个女人中苏州来的那个，那条破牛仔裙的裤腰低到肚脐眼以下，不堪入目。身体扭曲成一支虫的模样，贴在门板上，空出一只手明显无聊的扣着黄铜门环。对这个披头散发的近视女，裴说过，这妞已经废了，她的心早被魔鬼掏空啦。不要接触她，裴说。也许事情并没这么严重。阿强看着她，没去打扰她。星期六，她的另外两个伙伴，矮个子坐在台阶上打瞌睡，另一个不知道去了那里。她们多少给寺庙带来一些生气、人间的烟火。是好的。

没事？阿强对苏州说。

她没理阿强，喉咙里断断续续发出呃、呃、呃那种噪音，配合着敲门声。仿佛她的嗓子出了什么毛病。

要不要喝点水？阿强问。

可乐？阿强望着她问。谷雨前的龙井也有，喝吗？

阿强啊，阿强，阿——强。苏州突然像唱戏那样，长叹着阿强的名号。脸上似笑非哭。

她这是怎么了？阿强望着她问。

没事，坐在台阶上的女人说。她在发骚，离

她远点。

真的没事？阿强靠近，轻声问。那就是没事了，阿强说。没事就好，阿强说。

少顷，阿强返回寺庙，找来一块毛毯给她披上。苏州说谢谢你，阿强。

蛋

A : A。

B : 随便，跟A不同的什么东西。

3、黑暗中，照明弹升起，在光线消灭前，一个人急忙射出那支箭。

赋、比、兴

看着一枝树木，主要静止不动看着它的树叶，这容易让人走远：比方想到一部冒烟的蒸汽机、地中海沿岸和帆船什么的。（稍息——）。看着并看见一个树叶在摇晃，同时看见风，我不知道，我没法同时说出树叶和风，世上还没有这样一个

词语。

鸟从任何地方飞来，这可能吗。

一头鸟雀不可能在一个地方以外的任何地方。
当时，我把烟头掐灭，粗暴点燃新的一支。

会稽山

星期一、06:27分，醒来。翻看微信，阿强破天荒在朋友圈发了一条：乌云缠绕，粮食减产，末尾添了一个双掌祈祷表情。不清楚什么意思，半夜1点钟发的。以我猜，也许是庙里又出现了恐怖的魔鬼，而伏魔的罗汉他还一个没购置。世道杂乱，他应该担忧这些。但语境不同，我又怎么知道他在扯什么淡。阿强这人一向佛道不分，无论魏晋，谈吐无边。随他表演去吧。会稽山。会（Kuai）稽山又叫茅山。浙江北部一带的山脉。据说是上古英雄大禹封禅（应该在五月）的地方。我算是越人，但确实没到过，我到的是天姥山，道家福地。天姥古道就在我们剡溪隔壁的新昌县，山水俱佳，相传为谢客灵运开辟的游玩路线，是历朝历代文人骚客趋之若鹜的观光圣地。我看了些他们的传世描述，多有夸张。太白的吟留别就不说了，工部在《壮游》里的感伤估计也是韵文

的惯性使然。其实这也算是汉语的通病，语义含糊，不顾句法。当时（大概 06 点左右：梦里是 1986 年），风和日丽，我站在古道上有名的司马悔桥上（一座小溪上的小型石拱桥），遥想古代知识分子们也是从这里走过，心境难免有些错乱。还好当地的村书记在桥下喊我，说小朋友，你还不快走，野兽来了。也就是说，我醒来的时候应该在 06 点 20 以前，醒来后，我还靠在床头，吸了一会早烟。

地雷

而阿强在当天 5 月 7 号的庙记里是这样写的：如是我闻。一个穿白 T 恤、T 恤胸前印着黑色 PLAYBOY 字样、脸上长一对三角眼的妇女进寺庙来讨水喝。我让她稍等，下山去提了些水回来。她说她也是从淮安来的。也是是什么意思。我应该不认识她。她大概 30 几岁，从手相上看，她相当旺夫。她的手洁白，而脖颈一带晒得发红。穿一双脱胶的球鞋：两只不同型号。她的指甲长，但干净。饮水完毕，她还有点不情愿离开，问了几个佛学上的事。我一一作答了。黄昏前她离去后，我在寺庙门口埋下几个地雷，并且做好了标记。

磨砖

星期三，一个丧尸在院子中央游荡。它不是第一天在这里，已经有两天了，绕着古松树一刻不停转圈。起先，阿强试着用传统的念佛仪式驱逐它，没啥效果，大概它接收不到这类特殊信号（能量）。转而又用大量蚊香、艾草来熏，它反而变得兴奋，把鹅追得满院子飞。很明显，这头丧尸没什么危害性，它只是有些迷茫。书上说，唯一的办法是用镜子照，有可能使它的意识恢复清醒。按照这个神秘偏方，阿强从围墙上卸下一块青砖，着手打磨。这要花一些工夫。从昨天起，快2个下午，砖面仍旧没磨出反光。好在这丧尸挺有灵性，知道对方在帮自己的忙，从来不搞破坏。它似乎也不急。偶尔中途停下两分钟，望着阿强，大概在催促加紧些干活。阿强没什么可埋怨的。为了排解枯燥，摆出一副棋盘，两人（算是吧）抽空隔三差五下一颗五子棋，只待砖镜磨成，再见分晓。

备忘

一句简单的话，为什么还要分成数行，其中的停顿，除了把话搞乱，并没增加有效的信息量。为什么要这样。

一句话后面接着另一句话：这时出现了形状。

如果是为了好的形状（对一首诗而言，这还有什么可说的），怎么分行都是它的权力。

我见过一个说话不停的人，走路却很慢。

就像这样：一一一 / 个个个

/ 走走走走 / 路路路 / 很——慢的 // 人人人人。

有时（天空下着细雨），走着走，她慢吞吞停下，停着，在路边。从远处看，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她在数雨，其实（远、近都一样）是她丢失了说话的对象。

小乘

在纸上写一个字，随便什么字，它既是一切的果，也是万事的因缘。阿强这么想，在桌上摊开宣纸，撸袖、挥毫，写下一个碗口大的字母：a。写完后，走去庙门口的告示栏贴起。这时，苏州假惺惺走过来问：阿强师傅，裴寡妇好久没来了，

你不想念她吗。我想念她，苏州说，她是一个好寡妇。

下午没有什么事情，阿强干脆下山提水去了。

泰坦的冬天

你想说什么。阿强发来5个字短信。以我对他的了解，它应该是一个问句，虽然用了句号。他可能发错了话。我们有2、3个礼拜没有通信，上次还是在四月末。我们浅聊了几句沈从文和雪亮工程，没怎么深入。那么，这会儿突然来这么一句。这会儿是22:42分，我正坐在阳台喝水，顺手写今天的诗句。老套路，还是从风吹起一片树叶写起，写了3句，在想接着怎么发展、进入高潮以及漂亮收尾。这首诗有一个漂亮的题目《泰坦的冬天》，但和内容没两毛钱联系。这也是常态。

暂时停下，想阿强的话。

我大致是这样思想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从有了意识（这是什么复杂的东西），他们开始改造自然。可是这种行为模式，从非自然的角度观察（当然这不可能），它的意义在哪儿。所以，我很快把结论回给阿强，告诉他“发错了。”

阿强档案

生日：1986年8月3日
出生地：苏州
身高：五尺七寸（171 cm）
体重：125斤
血型：A型
武器名：大力金刚钵
流派：临济宗分支小四明山流
喜欢：叹气
讨厌：听见连续敲门声、检车
复合情感：性温和
尊敬的人：尼尔·奥尔登·阿姆斯特朗
关于修行：随缘
特技：养鹅、看着树叶和风
当感到平和时：喝下整罐可乐打完嗝后
喜欢的类型：不是裴

百达巧芯酥

这是一种巧克力饼干，百达是它的牌子。我从加油站买了一罐百事、一包中南海、一长盒香

蕉牛奶味的百达牌巧芯酥当中饭（懒得吃）。中午 12:37 分，坐在路边喝水也吸烟。今天是 5 月 12 日，通州天气闷热，我很烦躁。等会儿一点，还要返回验车场办证：但这明显不是我烦躁的原因，那它是因为什么调动起我的烦躁。你说。

五月

山中的五月，也是寺庙里的五月，这五月，前面快、中间稍慢，眼看 13 号就要进入下旬，不出意外的话，将会有几场雨水。

既然在五月，就要有五月的样子。阿强这样想，也这样做。他把院子里的草丛扫除一遍，又选了一个好时辰，给菩萨刷了新漆。

五月，鸟雀飞进寺院，女人们的生意日渐好转，她们的欢乐不是最好的欢乐，也是价廉物美的欢乐，欢乐中夹杂一丝抹不去的忧伤。其中，矮个子对女苏州说，小三呢，她哪儿去了。女苏州没吱声，点燃一支烟说，我们玩牌吧，她回家了。

阿强听见了，没有打搅她们，在院子里仔细喂着鹅。下午切西瓜吃，原本想着送两口过去相互关照，没想她们提前收工了。

女人

在消耗极大的热情中，女人接二连三倒下，
从指间冒出的魂，不久化为看不见的气。

喷射机在降落。

鹅展开庞大、白色的翅膀。

工地

庙里的猫是什么时候走失的。不是三月、四月、五月，就是在小二月。想起来，从二月中旬起，没再见过它。那时它还小，只有成年猫一半大，阿强琢磨着用它来守庙。它神秘兮兮的，夜晚视力又好，怎么也比鹅警惕性高。可惜猫不是普通家畜，在一路下来的演化过程中，野性被消磨殆尽，成了没用的宠物。有一回雨天，阿强在训练它的时候，对它进行无端呵斥，之后它便对阿强爱理不理的。有时见它颓废（还是慵懒？分辨不出）的样子，阿强故意拨几个饭米粒刺激它，它也不为所动，一天天的，相互情感也就淡化了。大概

真如佛说，众生皆有佛性，猫也不例外吧。这里，我还是要替阿强说一句，不管阿强对小猫的丢失有没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但他从来没有因为猫的反叛而去打或埋冤过它。没这必要。

中场

是风在吹动树叶，树叶随着树枝产生另一种摇动。也是风停下，树叶才重新回到不动。而树枝继续摇动。摇动的树枝在附近产生新风，但风力已不足以吹翻任何一个树叶。1:0，老实说，我对树枝（包含树叶）没有什么偏见。对风，也不想有过多的总结。

兰花

每每深夜来临，我总会抽空想想山中的阿强，想这会儿他在做什么，饿不饿，是不是又碰到新的佛学难关。这些空想从四面八方汇集，并没有确实的形象，一般情况下，想过也就算了，不成

为留存起来的记忆。甚至谁是阿强，他那隐约不明的身世，事到如今，我多少有些怀疑。他会驾驶推土机吗。想必是不会的。他的前世是不是鹅。我更无处推断。去年（我记得是12月份，一个中午），当我从万千混沌中把他捞起，清理干净披挂在他身上那些湿漉漉的海带时，他还稍稍有点不愿意，（望着我）说带我来世上做什么。

静脉

阿强是一个整天和世界打交道的和尚（为什么我一直说他传统呢，就是这个意思）。当他看着一个树叶，他想的是世界。吃一个西红柿，揣摩的是世界。念佛，那就太世界了。而且他的世界，与我们受普通教育的人所认识的世界不同，他的世界是空的，没有。

下雨意味着什么，我问他。

这不是我的问题，下了吗，雨在哪儿。他望着雨问。

没有雨水，哪里来的苦海呢。我反问。

你是佛经看多了吧。他一般会这样反反问。

有一回，我实在有些烦了，就通过短信逼问

他说：佛教是共产主义吗，是不是。

他说时候不早，我打水去了。

“不坐恶人坐过的座位”

一个人在雨里行走，在雨里走动。她在走，在雨里（雨和雨之间），一个人。一个淮安地区的中国人。她没带雨伞。时间是中午。一个人在中午的雨里走路我想说的是她在雨里走路并且来自淮安地区。她没有雨伞，走路很慢仿佛在移动。一个在雨里移动的人没有其它描述只是移动着。她移动的方向是去地铁站的方向，她在前进。她的左手边是一块空地。雨落到地上成为水，一个人在雨和雨之间的空隙中移动，她其实看不出是哪里人，但一定是中国人同时在中国的土地上移动，在一个下雨的中午雨落到地上成为雨水。并且她没有带伞从描述来看她是一个人在雨里行走诸如此类。

大彻大悟

傍晚又有雨。裴打来电话，一句话没说，只听见她在叹气。2、3分钟后，她断了通话。阿强坐在大殿前的屋檐下，就着半包薯片接雨水喝。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天的雨水，没有前几年的好喝，尝不出滋味。而且这两天，头发和胡须明显长得快了。现在，阿强（望着院子中央的雨水帘子）想起一条木船顺着河水流淌，想起后，他反复想象。一条空木船，它的桨哪儿去了，为什么河上也在下雨。阿强看着它远去，直到消失隐约不见。才翻开电话盖。

B 的涵义

一个巨大的 B 竖立在空地上，随着黑夜降临，它被淹没，我被迫看见从黑暗中向我游来的龟，没有色彩。

暴烈丹麦

下了点雨，地铁车厢热气腾腾，一大股鹅圈特有的气味并且台湾什么时候解放？我是说，下雨和解放台湾它们是怎么（通过一头鹅？耳机里一首听不懂一个单词的快节奏歌曲：Nevermind the Phonecalls）联系到一块的而且台湾明显在干旱。现在我看着一件衬衫上一个从西往东移动的等边三角形图形。

下台

一朵路边的花是一朵小黄花，它确凿无疑是一朵小的黄色的花，我知道的大致上也就这些，与旁边两朵同样的小的黄花相比，它们是三朵小黄花。它们旁边五十步开外是一头常见的喜鹊。小黄花和喜鹊，喜鹊和小黄花，喜鹊小黄花或小黄花的黄和喜庆的鸟和乌云下我走去地铁站。我是一个人。它们分别是花朵和鸟雀。它们各自是三朵同样的花和附近一头喜鹊那样的鸟，至少在我看来它们是这样。它们不是花朵就是会移动的鸟类而且如果它是花它就是花，是鸟，鸟就在不远处移动是实在的鸟。我对鸟的想法要多一些，

花比较单调，花开放然后凋谢，花通常都是这样。

快进

从厨房走到庙门口大约要走 70 步，实际阿强走了 82 步。阿强端着水杯从厨房绕过院子来门口坐下，今天星期日休息，女人们不在。阿强想起自己三十多快四十了。接着又想起对三十多快四十需要负什么责任吗，不需要。他又不统治自己。他是一个无政府和尚。他把杯子里的水倒掉，他这会儿不想喝水。拎着杯子的柄，他返回厨房。这时出现了一个习惯性的传奇：厨房又不见了。阿强站在原本厨房所在的空地上，感觉杯子以及自身躯壳所在的重力。

从 1000 到 2000

五月天，一个女人离开一枝树木，走两三步，抱住另一枝树木。她抱得好，手和双脚缠绕在树干上，风在吹动她的裙角。这时一个男人（他上

午刚交出他的核武器)走近她,也不说话,也不看她,停着,独自点燃一支,望着马路中央的栏杆。

从马路尽头(另一个尽头,我们不用管它)往这边数,这是第1000枝银杏树。这个数字男人隐约能感觉到,而女人因为实践了她百分百确定是。

父亲,或另外2个

上午10:16分,我往父亲的平板FaceTime,没有接通。重复回拨,程序仍旧提示不可用。我想起另外2个谁,他们是谁,我想不起来。张临在客厅敲鼓,给他一个木鱼吧,或者一个钵。妻子加班去了城里。10:18,再回拨过去,再次没有人接。我坐在事物的中央,叹气也静坐着。一条布垫座椅,我坐过更舒服的椅子但这条椅子跟随我的时间最长。如果问我,我是愿意的,度过余生。

雨天念佛

念着佛的名号，阿强睡着了。他还在念。这种念法来自潜意识，是感性的控制，在高负离子含量的空气中。人们在世界上处理太多的事，送小孩上学，研究区块链和预防金融风暴和建筑在新世纪（都快过去 1/5 了）的走向什么的，或者在适当的时候端起一杯茶水，但念佛是根本。可以不撞钟，但阿强不能一日不念佛。他掌握到和尚生活的脉象，所谓意义正是从念佛中产生。今天（2018.5.20）早上 8 点不到，阿强放弃睡觉，早早来菩萨跟前念佛，不是对菩萨有憎恨，他早就已经放弃。也不是出于爱，没有恨，爱又有什么存在的价值。是念佛，它是老早定下的规矩对一个和尚（这是什么字？张临问。这是一个和尚），是最高表达。所以

起先，因为生疏，阿强念的有些慢：唵、嘛、呢、叭、咪、吽，唵、嘛、呢、叭、咪、吽。有时也念南无阿弥陀佛。两者都顺口。但身体器官的接受度对南无阿弥陀佛要稍稍高一截，稍候阿强干脆就只念南无阿弥陀佛算了，形式高于内容，不会太错。雨在下，除开雨声，寺院内一片死寂，念佛效果显著。阿强关闭眼睛，在心里重复默念。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快乐。在飞升途中，衣袖轻盈，撩起一片云角。

弃庙记

开放的庙门永远不会关闭。

这是师傅留下的教诲。这教诲从师傅的上任留给师傅又传给阿强。有好多次，阿强想关门一走了之。但没走。他回头想，要是走，庙门开着也可以走。这么一回头，他才明白其实是不想走。

况且走，又能去哪儿呢。

我原本就是从远地方来到庙中。我落发，成为和尚。我堕入空门，这足够酷了吧，还想怎么样。

正是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干扰下，上个月，阿强第3次弃庙暴走，没走出三里，又在天黑前伤心返回。而昨天，一个多好阳光灿烂的好天气，阿强放下一切，抱着鹅狂奔下山，但当他看着那条干枯的河流时，他再也忍不住，翻开手机，给裴打了电话。

我永远不会怪你，阿强。裴说。

助攻

上午 10:35 分来了一个挑担的卖货郎，硬是要把一面红旗卖给寺庙，阿强不要，阿强说他对

红色过敏而且院子里也没有旗杆是吧。货郎（大概是东阳来的）神秘兮兮说没事，用的到。省得到时下山买，对不对，货郎说。

阿强短信问我。

我说是的现在都统一了。

阿强勉强留下旗帜说这样吧，我也没多少钞票给师傅你我给你看个手相好了。货郎师傅说算了算了咱不信这套，要不用鹅换好了老板。阿强只好说师傅，你没事吧，它跟随我很多年了，出生入死的你好意思吗。师傅叹了口气说，是这样的。

盆景

光的波粒二象性使它不需要载体而在真空中传播，真空中有什么，这事还没有定论。早早吃完夜饭，阿强来院子里纳凉，抬头便看见正上方朦胧不清的金星。今晚没有月亮，时代变化又过于巨大，过午不食的传统是什么时候丢失的，况且这会儿谁还愿意真的相信有神仙呢。总趋势是在衰败，但走投无路的陶渊明竟然也重新时髦起来。南山，那又是什么山的统称。

沉默教育

两天后（2018年5月24日），雨停了。第三天要不出现明显的阳光要不阴天。都不是。第三天早上雨停了一会又续下，下过上午，下午下得还要大。大了会儿才突然变小变停，突然也就停了。之后到傍晚没再下，应该是不会再下全停了。但也说不好。雨这种东西，下还是不下，停着还是天空中根本没有，都不好说。特别是小四明山一带的雨，地方主义情绪强烈，别看它有时整天下个没完，但其实下得小，有时干脆随意下1、2颗交差了事。而且这1、2颗雨大小还不统一。总是这样。其次，当阿强（一连三天看着雨）沉默（这是一种有必要的暗示，但），沉默也只是沉默着，总归沉默不出个鸟来。

布尔乔亚

光速穿过城市掉进一个洞里，陨石坠落而你的手心在冒汗。你忘了吃药，电话是坏的。一个丧尸下到地铁，脑子里装着圣石（就是从石器时

代就已经失踪的那块)，它不是你的亲戚。晚间新闻晚点，心跳随便加速到2千。你被感染了，独自奔向蛮荒并且和一个养鹅的中国人在飞行中一道隐身，她平时也养点鸡、鸭、兔什么。

语言游戏

星期四，裴特地跑了一趟寺庙。她剃光了头发，穿着一件格子衬衫。她解开衬衫上的3个纽扣，单手托着一只苹果，说阿强，你是要苹果呢，还是要苹果。要是你要苹果，今天我豁出去了给你苹果。要不是，你要的是苹果，那我也给你。反正都是苹果，你选吧，裴说，说得坦荡。非礼勿视，阿强别过头，让裴把衣服扣子赶紧给扣上。

裴在清扫寺院，阿强坐在庙门口吃苹果。苹果甜，又大，是一只好苹果。起风的时候，还没到下午2点。阿强转过身来，想问裴天使一周产几个来着，还没问出口，看见裴站在院子中央，呆呆的正擦着眼泪水。

暗示

诗是一种暗示。它不是(但我承认它是隐喻),一首诗,如果正好(也必然)产生暗示效果,它暗示了什么。任何一首诗(长诗除外)都像是一种暗示,但也只是心理作用。一个人写完一首诗,写完后,她完全忘了在写什么。她写完一首诗,从头看一遍,她不知道她写了什么,但知道诗里有一种暗示。暗示什么,她并不知道。她知道诗里每一句话,对她来说都没有意义。她不去管它们。但她记住了整首诗生产的暗示。只是在暗示什么,她并不想知道。她和这暗示无关,而且不管有多少、大和好的暗示,她对每一个被使用过的字和词(它们必然已经被污染)一律提不起兴趣。她简直反动极了。她认为写诗和寺庙活动在根本上相通。

三反五反

和尚总是要长大的。他要不弃庙去广阔天地苦行要不,超越漫长的顿悟抵达终极平静,及时退化为一个成年和尚而不是每天傻乎乎望着雨水叹气。星期五,阿强这样想。上星期五,阿强想,去社会上修行,这种形式试过但不现实。而老老

实实坐在院子中央练习悟禅，效果似乎一般，反而因过火一度造成神经衰弱。难道和我佛无缘？阿强没这样想。缘指定存在，当然，有缘无份这种情况不能不考虑。再三思量，阿强推论出一种积极、安全的方案，即努力让大殿的泥菩萨开口说话。他采取的方法是长久望着，坚持到最终它被感化的某一刻。

标签

一枝树木如果没有标签它就只是一枝树木。这是一枝标签为第 1001 号的银杏树。在所有银杏树中，它不是最闪亮的，也是离我阳台最近的那枝银杏树。它白天生长，在傍晚垂下厚实的树枝。在四季和朝代交替中，它同所有其它银杏树一样，风来了，它随风摇动，风静止不动，大不了掉几片树叶。所有的银杏树都是一枝一枝的银杏树，这其中，它是第 1001 号标签的那枝银杏。它可能是第一枝银杏树（看什么样的数法，但无论怎么数），一定不是最后一枝。但话又说回来，一枝银杏树，要是没有银杏，它只是一棵树。而对这枝银杏树（我是看着它长的），它确实是一枝银杏树吗，我有些怀疑。并且它是第 1001 号又是什么意思。

道理

道理只要是个黑人都懂。我不是黑人。所以，我不一定懂道理。道理有大小、轻重、前、后之分：放在前面的道理，总要比后来的道理有道理，不然，它怎么叫道理呢。道和理，在中国是同一个东西。道理就是道和理。

梦见一个社会主义的桃子

我（潜在的意识）注视着梦我，经过一片不大的桃林。枝条整齐的一枝枝桃树上没有看见果实。为了寻找那个果实，我让我在桃林里随意游动。桃林不大，四四方方，我身处桃林中。桃林和移动的我构成一副实在的工笔古画。仔细观察，桃树也在缓慢移动。我在桃迷宫中寻找那个社会主义果实。没有找到。一场及时下起的雨，让我沿原路离开桃林。

跳投

她们从没一道出现。星期六，她们出现的时候，阿强正在院子里喂鹅。苏州和裴携手走进寺庙。阿强，干嘛呢，苏州明知故问。阿强，苏州说，你看谁来了。苏州再明知故问道。

一星期没见，裴脑壳上长出了半寸平头。

阿强，我走了，你们聊。苏州说完，转身走开。走去庙门口的门槛上坐着。苏州扭头喊，裴姑娘，你要瓜子吗。

裴没有说话。裴说，我来喂吧。裴夺过阿强的铁钵，开始喂鹅。

今天星期几，阿强想。阿强问裴，今天星期几了。

裴说去把庙门关上，好吗。

翻开一张牌，如果它是方片3，那也要翻开后才确定。阿强停在院子中央的古松下没动。

吃荔枝

一队人来一块空地上砌墙，分成两个半对队，分别从两端往中间砌砖块。新墙砌完后，各自靠

在墙边吸烟。其中一个淮安来的砌墙工，在迎风点烟的那一刻，仿佛想起一个裸身原始人（棕色毛发），在暴雨中慌忙跑回她的驻地，为的是保护那堆微弱的营火：不是太确定，但是这个意思。

好

1986年，我跟在一个少女身后
看着她屁股后头那2大块蓝色的补丁
它们有一部黑白电视的屏幕那么大
但是纯蓝色的，比她的裤子还新
少女也新。在1986年的阳光下
她闪闪发光。我已经不记得她了
平时想起她也少。上上星期三，是我
在路上看见的阳光，感觉非常1986年
而刚才，可能是因为我的两只手
平摊放在膝盖上并且看着

洗碗

在君主制时兴的年代，在佛陀感到可渴的时候，在岛屿无聊的沉没中，在消防车到达现场和没有鸟之前，在一朵花枯萎的初级阶段，在骄阳五月，在弹壳退出枪膛的刹那，甚至在一行过分修饰的诗句被删除后，甚至在3个孩子丢失的前一天，甚至在大批兔子来到河边时起了雾，甚至在风吹起无数树叶的中途，甚至在一盏关着的灯反复被打关闭的表达中，甚至在去动物园看马匹的路上一个人忘了带上尺子，甚至单独的一头蝠鲼潜入海底在周六上午 11:59 分，甚至在逃离阶级矛盾和没有氮氧含量空无的外太空，甚至雨季来临在看不见的公龙四处游动的 1986 年，甚至在平原上一根豪华的鸡巴用完了还硬挺着，甚至在（必须在）翻开一张方片 3 的无法捉摸的中午，甚至在得到安慰的一个独特雪花的边缘（一个人感受到了她的爱情），甚至在阿强的寺院接近倒掉的想象里，甚至在一只手掌的正上方，甚至在一只自然的鹿长出嫩角的无常中，甚至在（这个我们不能说），甚至在清凉的无底洞，甚至，我们可以说，在关公磨刀的井边。

录像

凌晨醒来，决赛已结束有一会。在天空要亮正亮开的情况下醒来，这个时候，决赛老早结束，有的人已经去楼下吃早饭。我醒来后醒着。在睡着之前，我点开网页看决赛直播。看了2、3分钟，睡着了。醒来后，决赛已经结束。我点开录像看。录像不是现实但是现实的视听描述。我看着已经发生的决赛现实对应的结构，它牢固不会有错误。在我睡着前，一场决赛进行中（我当然希望利物浦能赢，2005年，也是五月份，我在光熙门北里的一个客厅里和杨黎看的决赛。那是一个不通风的客厅。而这时，天全亮了，我在看他的《1976》，看了两页不到，把书收进书架。我要看完这个录像。）我如果现在走去1万里远的乌克兰看决赛，除非倒着走，我赶不上趟。我相信录像。我从开场哨开看，看了2、3分钟，它和我睡着前看的直播一模一样。天全亮后，窗台上出现明显淡淡的光线。我走去把窗帘关上，返回坐到椅子上。我知道决赛比分是3:1。因为决赛结束时比分是3:1（我看了赛报。）那时，我的状态是在睡觉。醒来后，我看了手表，决赛应该早就

结束。我的手表质量没问题，不会有错。它指示的时间就是天空正在亮起还没全亮的时刻。这时我醒着。对我来说，这时就是当时的现在。而不是现在的现在。现在我在键盘上往屏幕的书写框输入文字，屏幕的一大半在播放决赛录像。录像画面按秩序播放。我歇下来灭掉一个烟头，点燃一支新烟。我是在决赛（不是录像）结束后醒来，决赛在我醒来之前已经完成。当前，我的前方是一块亮着的电脑屏幕。对这块电脑屏幕来说，我在它的对面。我往屏幕的写字板上输入“我往屏幕的写字板上输入”，用余光在看决赛录像同时用耳朵听 L.R. 2009 年发行的唱片（录像音频关着）。无论比分，3:1 的比分是否公平，决赛绝不会重赛。录像可以作证。我相信录像作为证据。摄像机在事实记录上客观无误。事实上，这会儿我醒着，决赛已经结束。我在睡着时没有醒着，那是两种不同的状况。不可能（那时）我既醒着，决赛在进行，而同时（在 1 万里之外：如果乘喷射飞机，不会超过半天）我睡着了。在逻辑上它不成立。在逻辑关系上佛把这个叫因缘和果实。录像是这种关系的证据。我相信录像。11 号萨拉赫是埃及人。在录像中，他受伤下场了。录像记录的速度是每秒 24 帧影像。决赛进行中的影像以光速被摄像机记录，形成的记录通过卫星和网络同样以光速出现在网页中。那会儿是直播，我睡着了，不知道发生的事。现在，我同样相信现在正是现在，

我在看决赛录像。同时往写字框输字。这一切清晰无误。输掉决赛的球员们大概躺在宾馆在睡觉。

阿强的左手

阿强的左手是一只单独的手。一只天关掌纹的手。阿强是左撇子。单独要用手的时候，除了握筷，其它：端杯子、扫地、提水、洗碗洗衣服用柴刀想象中握着一只乳房什么的，他用左手。阿强的左手平常放在他的右手的左边（有时它会跨过右手或去灭烟或去端起一个可乐），手的五根手指夹紧后看着的轮廓线非常像一座山丘的轮廓线。其中五根手指每一根全部修长，非常适合用来拨弄念珠。拨弄念佛珠时阿强用左手。主要用手的拇指。阿强的手（包括左手）是阿强的，不是其它人的。那是因为阿强有时（感到特别无力）觉得这只左手好像不是自己的手。它就垂在肩膀链接的手臂上，一动不动。当他使用手臂的力气勉强把手掌搁在桌子上，它连翻个面的可能性都不存在。就是好像它是一只无关手，一只无关独立于手臂的手。阿强不知道这只手在想什么。通常他只是给这只手指令，而通常它都会遵守照做。阿强以前从没考虑过这只左手的具体感受。阿强

左手的掌纹一直是天关纹路，这点从没变化过，不过最近，关口两道纹路的连接处在断裂。并且纹路在变粗。阿强左手手掌的反面手背的皮肤下，盘绕着明显的青色静脉。在握紧手掌时，它们特别明显。阿强的左手与阿强的右手对称。它自身无论从那个角度它都没有对称性。阿强把左手浸在水缸里，感受水的温度和其它。它感受到了能感受到的。阿强从来没有使用左手来练习大力金刚掌。阿强他相信这只左手更适合用来念佛而不是劳什子练习武功。阿强决定这只左手的使命和用法。这不应该，但事实情况就是这样他统治这只手。它坚决不能从手臂更大范畴从身体分裂出去。更何况阿强是左撇子并且这是一只天关手。阿强的另一只手是传说中的掏粪手。尽管两只手大方向上对称，但有着细微的差异。阿强平时不用左手时会把它放在膝盖上休息。阿强的左手是这样的一只手：无论左右正反，它都是单独的手。手指上的指甲有半星期没修理。阿强用右手给邻居修剪指甲，反过来左手也给右手一通修剪。阿强不管是其它人的手它都不能用左手修剪左手的指甲。除非有一种单手指甲钳。长期以来，阿强习惯用描述性而不是评论性语句叙述对象。阿强他往往用夹着烟的左手在笔记本上写每日庙记，是这只左手让他成为一个左撇子还是其它阿强不知道。阿强有时感到缺少对这只手的尊重。下象棋时，阿强用他的右手。有一次，也是仅有的一

次，裴约阿强看电影，在影院，阿强的左手抓着裴的右手。一直到电影结束演员表上映。而平时，阿强的左手往往空着，没什么事情。现在阿强的电子手表戴在左手的手腕上。

not no

劳动创造历史。怎么可能。人类在宽阔的历史中吭哧吭哧劳动，却不知道在劳动和成长些什么。早上起床，卢照邻出门去村口吃早饭，与隔壁邻居裴员外（正好他也在）聊了些假话、空话和废话。聊完后正式告别，一头扎进小溪潭水里游会儿泳。这是一小点没有被历史记录的事实。细细分析，似乎也~~也~~与劳动无关。有一回，阿强问我一个以前他师傅问过他的问题，说是什么原因那些西方古典文学永远都在讲述不是国王、神仙至少也是英雄的事迹而不是连名字都没有的平头老百姓的日常。我想了快两个月，隐约中感觉，文学跟权力有关联，甚至无论从任何方面观察，它们也是同一类东西。但这个论题离题了，我们在讨论劳动和历史。我个人的看法，至少是人不应该劳动。而我们的历史，一路走下来，很有可能是走偏了。

腮红

湖边的长椅上，坐着两个闲散女人。四条粗大、洁白的大腿反射着阳光。假设以她们为坐标原点，我和另外一匹马停在不远的草地上。马匹低垂着头，我不近不远站在一旁生气：自己对自己。我们：那两女、另外一匹马和我，三点构成一个近似等腰三角形。为了缩短边长，中午 12:21 分，我（看情况，也只能是我了）慢吞吞朝马匹的方向晃游过去。

地猫

泡起一壶茶，阿强坐回到椅子上休息。周四，大热。热得来念佛的想法也没有。阿强倚靠在椅子上坐好，安宁、虚脱、开放、深邃也辽阔：等于没有，接收从光洁茶壶的表面不断反射来的光线，其中一部分经视网膜吸收和脑神经加工形成一只单脚站立的鹤的平面影像。一把清雍正斗彩庭院松鹤图茶壶，师傅曾以壶中所提的诗词嘱咐

阿强：一自王乔放自由，俗人行处懒回头。不用去管它讲的什么。时光在流逝，阿强仿佛感知到这点同时茶水在熵增过程中变凉，在摆脱主体意识的途中，免不了又掂量起那难以言语的超级存在（感）。

与熟悉的鸟相遇（34）

有一天下雨。有一天雨停着没下。有一天干脆没有雨，阳光泛滥。但这连着的三个有一天，阿强都统一在庙门口遇见了同样的鸟。不是同一头，但是同样的鸟雀。（根据您的信用评分，您最高可获得 300000 元预借资格，详询回复 Q，退订回 TD：【中国平安】）它是这样的：有一天星期四下着雨，阿强坐在庙门口的门槛上看雨也听雨声。一头熟悉的鸟从树枝飞落，犹豫两三下，跳到阿强的脚边停下，安静停着。一头小巧、熟悉、打湿的鸟雀，阿强没理由认为它不是一头熟悉小巧同时被打湿的鸟儿。因为这是事实。还因为事实就是这样：一头鸟，雨，在熟悉的时候它们必然相遇，就像有一天雨停着没下，有一天阳光大好没有雨，但鸟（无论好坏，相似和不同）它还是愿意飞来停下。因为熟悉。

平壤之王

站得高，才看的远。同样站得高也会跌的更惨。前者看远是普遍的欲望和目的，而后者明显是人类共同的智慧：他们悄悄忘了撤掉那把向上爬的梯子。

收尾

阿强有三分之一的唯物主义，其它零零碎碎加在一起也能凑出个三分之二。但大头还是以唯物为主，而且属于其中的机械派。唯物的好处，对一个传统和尚，可以在他驾驶这份职业时来的没那么枯燥，同时也省却老是惦记着诸如前世、轮回什么的麻烦透顶的概念。他只要每天过的稍带花样，欢乐一些就好。尤其对阿强，与生俱来哀伤幽暗的 sickboy 性格，要是不弄点唯物理论镇着，指不定哪天就飞癫、反常了。阿强能强烈意识到这点，平时总把唯物当药方收着。其实，世界本体当真是怎么样，又或该怎么样，又有什么

所谓。它有时是一些鸟人用来闹革命的借口，有时仅仅是我祖佛陀发明的语言游戏。况且，有没有世界还两说呢。这种深层次的想法难免藏而不外露，就连平素活泼但并不敏感的苏州也隐约能看出端倪来。下午 15:01 分，苏州对阿强说，阿强师傅，我看着你整天整天的闲着，养鹅、念佛经，要不绕着院子中央的树干叹气（它又没得罪你，苏州说），弄的跟一个反社会小资产阶级似的，作风不正派呀。

阿强没说话，微笑，平和望着庙门口舒淇（竖起）两根涂着豹纹指甲盖的中指的苏州。

阿强师傅，苏州说，最近我写了一篇散文诗，要不跟你念念。说着她山山水水、柳树桃花的唱念起来（以她那不着调的黄梅戏文风格）。

原图

13:19，东八区，在一个叫什么電烤之类的饭馆等阿强。饭馆门关着。一个妇女在门口茶桌纳凉。我没有问她。她说 5 点。她伸出手，张开手上的 5 个手指头。意思准确。我免费坐在她对面等阿强（他在地铁上，二十分钟到）。等的途中，也就是现在，我难免不想起一个平静、温和的野蛮人，

一个 30 万年前的人类。她（假设发育不久）站在一块岩石上。她也在等。在等什么，我们显然不知道。而我能帮她做的事不多：1、傍晚也许是个好时候，她正好还不饿。二、她长久看着一个移动稍慢的东西，像我们现代人所认识的早龟但应该不是。她在想什么？3、后来（那就黄泥烧鸽子吧），事情变得复杂，依次出现社会、旧社会和新时代。

整体的、混沌的静态

鹅在院子中央扑腾。鹅在院子扑腾并没表示一头还是几只，在曾经什么时候还是现在星期六上午：阿强早起，坐在不远处屋檐下一把椅子上喝水，当他看着院子中央一头熟悉的鹅正在飞不是飞走不是走闹挺，阿强以为扑腾是对那个动作相对精准的描述。鹅在院子扑腾他想。他想他应该说一头鹅此刻在院子中央无规律行动，仿佛误吃了什么药。但也许因为鹅在院子中央乱扑腾着这句话不需要针对谁交流而只是在心头自己想想，那他说（想）鹅在院子扑腾也没什么（他明白这个意思而且事实就在眼前晾着。）阿强了解这头鹅。阿强以前计划在院子挖一个坑，给鹅建一个鹅池。

如果阿强他那样做了，这会儿院中央就会多出一个池塘。而这头鹅此刻也许应该浮在蓄满水的池子里。而不是像目前这么古怪。阿强吹了个唢哨，鹅才突然停下，跳飞去松树的第一个分叉处，安静停着并且保持静态。现在，阿强离开椅子，走去古松下，等着再过 2、3 分钟时间一到，按时把上午的钟撞响。

过程十三行

我曾经光脚淌过一条河水
河水冷清，淌过后，我在对岸消失
一个从朝廷隐退下来的捕快
站在河这边，看着我消失
我消失后，他仍站着
在河边迟迟没动，直到那时
我彻底消失、不见，他还站着
我们熟吗，不熟。我们不像是亲戚
还是他有苦衷，这我更不知道
知道了，也不可能理解
我消失（如果他愿意）可被视为一种警告
但如果他只是看着河水，不小心看见我消失
那他一定是注意到了我淌水的整个过程

一般等价物

仅仅算一个作为和尚的和尚，阿强并不是一个富有的和尚。整个庙堂建筑加地皮、家禽、杂七杂八佛教道具、院子中央还算值钱的一枝古松树和锅、碗、瓢、盆等等汇集在一起，总共价值不太会超过2万美元，而且它们统统不是一般等价物。也就是说，当阿强想开荤，他还得擒拿两头鹅其中的一头，跟宋药师以鹅换鸡。星期六，阿强坐在庙门口，也不喝水看着云。药师扛着锄头和一竹篮的天然草药正好路过。怎么样，药师自顾自坐下，坐在门槛上点燃一支，说怎么样阿强，还在琢磨你那个什么存在和时间。阿强迎着药师递送过来的打火机火苗，用手掌挡住风，新接上一支。老宋啊，阿强深吸一大口烟气，把过肺的残烟直喷到世上，喷尽后，低下头，用夹烟的手指摆弄着一根不知从哪里来的长头发丝，在发丝上一个个的打结。

药师老宋的目的，阿强明白，他是来寻苏州的。但苏州和她的伙伴们今天不在。

老宋及时转移话题明知故问道，怎么，她们不在。老宋往庙里头探视。那只鹅不错，老宋说，

有小 20 斤了。老宋有一搭没一搭，一般人不知道他在打听什么。阿强没说话，继续摆弄那根头发丝。这样吧，老宋最后还是说了，要是苏州哪天在，麻烦通知一声。我们有感情的，老宋说。仿佛说了一句实话。阿强只好说谎话，告诉老宋，其实苏州她们已经退休了在两个礼拜前。说是她们一道去了海南，阿强说。

记住，哪天苏州在，一定通知我。老宋丢下这句话，连同丢下半包红塔山，走了。

防守犯规

每年六月第二个星期的星期六，四海寺按上三辈传下的惯例，不对外开放，也不接受香火，相当于停寺一日。当日，寺庙员工须三更早起，焚香、沐浴、更衣、静修，早晨下地劳作，近午归庙诵经（如有鸟禽类养殖，可适当投喂。但那两只鹅，阿强基本上把它们当护院使用，就让它们自生自灭吧），课程一直持续至申时结束。接下来的一、两个小时可在院子中央自由活动，下会儿围棋、荡荡秋千，通常跟外界通个电话什么也在许可范围之内。天黑之后，一律又归去禅房冥想静思，在蒲团上，谁先睡着，算谁的本事。

这一日是什么原因，非要搞成这幅样子，师傅没有说。师傅说，我怎么知道，几十年来都是这样的。

阿强现在既是下等僧人，也是主持方丈，一个人治理一个庙，他自然可以不鸟这个。有两年他不是下山钓鱼、打街机电动，就是去了当地县城的高中操场闲坐一天，不像今天，2018年六月第二个星期的星期六，他计划去庙对面那座山的背后（据说那里新开发了一个野生动物园，他想着带上老鹅去那里放生）。

富阳郁达夫

假设一个人种苹果。她研究苹果，研究苹果树木、嫁接、驱虫，下雨了，给树打伞。而下雪，她只是看着。她关心果实的形式（产地、结构、本质：如果有、蛋白质含量：如果依然含有、派别、佛性、家谱等），她爱屋及乌，偶尔也关注树杈上的鸟巢建筑。试问：她这么种，研究这些，除了这是她的任务和命，跟她的内心、生活、所处动荡的社会有什么关系，没有。

黄瓜

星期五，反反复复构建一个场景。它首先是一根黄瓜，其次是一尊菩萨，一根鲜黄瓜和一尊泥菩萨(金身)，其次才是庙和浪花。下午 15:25 分，阿强刮完头，磨磨蹭蹭来到殿前，也不饿，手里紧紧握着那根黄瓜。在菩萨静默指挥下，他垂着头，盘坐，一下一下，用黄瓜在手掌上打着均匀的拍子。而浪花，至少还在五百里外的海里，翻滚、跌落、重生，只是有一朵，因为被抛起过度，永久性离开了海面。

解放区的天

写完庙记，天色尚明，阿强琢磨着今天是不是稍稍扩大一下活动范围，不能老是待在庙里头。索性，提前打完暮鼓，阿强托着一碗鱼冻，拎半打啤酒，信步来到 2 里外的凉亭独酌。简陋但还算清洁的凉亭修在山路上。上山的凉亭，也是下山的凉亭，有时送裴下山，两人心有灵犀，也会在这里滞留一番。裴，唉，算了，不想去回忆上

星期跟她一道看电影的事情。从此处往山下俯瞰，那条曲折的河道，凭着这几天连续下雨竟已然涨起大水来，倒是难得，恐怕连成年的龙也能在上面随便航行。稍抬头，只要平视，空荡荡的天空就在眼前，几乎可以和那四五七八朵平起平坐。

一个人喝酒，总归不如对喝。阿强心想起师傅，弃庙还俗之后，多少年来没一丁点消息，难免有些感伤。触景生情，记得师傅以前老说，说这里以前也是解放区，光天化日下打过不少仗，我们四海庙还收留过半连的战士伤员呢。那个勇敢的女护士，业务能力也很强，什么什么的。后来几天，师傅整个人像是得了什么抑郁症似的，寡言少语，不停叹息。再后来，没过中秋节，他就还俗走了。

螺帽

这是一个固定在一块木板上的螺帽。不对，更准确说，这是一个用来固定这块木板并且正好固定在这一块木板上的螺帽。而没有错误但笼统的说，是这是一个螺帽：一个六角螺帽它是。它至少是一个六角螺帽，但最明显的地方是螺帽的凹盖上铸着 PTA 三个字母，这让这个螺帽看着更接近一个 PTA 螺帽而不是一个（为什么要强调一个）

六角螺帽。我坐在这块木板上冒烟休息，张临在50米开外的音乐教室练习。一个木板上四个螺帽，其中一个的螺帽，我主要看着的是这一个螺帽。螺帽又叫螺母。这是一个PTA螺帽，也是一个六角螺帽（一定是），也是一个氧化还不严重的铁螺帽，一般来说，因为属性更稳固我们叫它PTA六角螺帽而不是六角PTA螺帽。PTA可能是这类螺帽的牌子，但不像。也可能表明这个螺帽的材质。直觉上PTA是某种暗号。但经验告诉我，它更可能是材料代号。这个螺帽引起我注意，主要就是它凹盖上的字母，但问题是其它三个木板上对称位置的螺母也有PTA记号。也就是说这一个螺帽理论上并不特别。但实际上，我主要在注意的就是这个螺帽。它是一个螺帽。螺帽是它的实在形式。我说它是螺帽，我是在说的它而不是螺母。而它看上去正好是一个螺帽。它是。螺帽又叫螺母。不管螺帽还是螺母，它是一个东西。它一定是一个东西，而不是它没有。而且它直观是这样的：一个螺母。傍晚，这周围的人口是不是太密集了。一个螺帽。没有一个螺帽单独出现。螺帽不是单一的东西。它首先和螺有关。它是人工的。它唯一，当它对应它的螺柱时。它不唯一，是它可以没有螺柱，它也是螺帽。一个螺帽必须有作为螺帽的功能。这个意义上，这是一个（四个都是）合格的螺帽。并且我相信这个螺帽还没有被命名。螺帽没有心理活动，这是常识。螺帽大。它不大，

它顶多是我见过的偏中小的螺帽。它绝对不会是一个 APT 螺帽。当如果我问这是什么，而我自答说这是一个东西，这样回答明显存在漏洞。但今天是星期七。

惠能

后来，六祖以偶像的方式存在佛教徒心中，2、禅宗不同于自然科学。到了傍晚，阿强因为念佛过度，脑壳里一团浆糊。傍晚 18:55 分，阿强端着一罐可乐，游荡到庙门口坐着。六祖的顿悟风格有些特别，他本人是不识字的。阿强好歹通读过《资治通鉴》和《左传》，但麻烦正在于此。识字后，忘掉文字变的尤其艰难。看着对面风吹动的树林，阿强心里想的是 16 磅上下的宋印刷体：树欲静而风不止。七个字，一个连续的声音。树欲静而风不止听上去和南无阿弥陀佛差不多，但字型大相径庭。大相径庭又作何解，没有天壤之别意思清晰。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今天的云也不错：白乎乎的，在空荡的天空中有且只有一朵。

两件事情

其实很少用到电话，庙里的信号（仿佛受什么神秘力量的干扰）平常也忽强忽弱的。但星期二，阿强忙于记上礼拜欠下的庙记，没注意到电话已停机，这就有些说不过去了。阿强只有到厨房的冰箱翻出半个西瓜，两刀切成4块，有些不情愿的走去庙门口找苏州帮忙。苏州一个人在。下午实在热得不行，苏州正在热风里面吃西瓜。看来，来的并不是时候。苏姐，阿强说，麻烦帮我冲一下话费，等会儿我再微信转红包给你。阿强放下西瓜，放在苏州脚边。这意思再明确不过。苏州没理他，把西瓜子吐得老远，还带着至少三两口水。苏州含含糊糊讲，你特么，特么忒没道德什么的。

阿强耐心等着苏州把瓜瓢吃干净，在一旁坐下，用手给苏州扇风扇。

苏州从腰间掏出电话，熟练操作起来，问冲多少，阿强就说了一个数。苏州在充值间隙质问阿强，说阿强，你一个老实头和尚也忒不仗义了吧，老宋得罪你了吗，还是我们待你不厚道，干嘛说我们姐妹退休了，还说什么去了海南。什么人呀你。是啊，我们命苦，委屈寄生在贵庙糊个口，你倒好，整天想着毁灭我们的生意。你个天煞的。苏州就这么絮叨着，阿强连连点头，说是是是，苏姐大人有大量。

苏州问电话号码多少。阿强把号码一个个报给她。冲完值，重新开机，屏幕上终于出现微弱的移动信号。事情 2、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苏州尝了一口（总共四口），就把瓜仍了），苏州撩起她已经短的不住的汗衫擦了擦嘴，说强，强强，有件事我最近一直在琢磨，琢磨不通，你说那些人为什么大老远的赶来拜佛呢。佛不是在她们心中吗。

阿强点燃一支，倾听着。

而且我还听说，苏州说，有些藏区那边的朝圣者，整天想的就是这个事情。她们是几千里路一路拜着去的，阿强你专业，你说说看。

这个问题阿强下午正好想起来过，巧的很。但不是想的很通。大概是这样的，阿强看着对面树林一枝突出高的树木，你看，你比如说这枝枫树，如果只是信念中想象，这样一枝树在你脑壳里的信息量是极少的，基本不会超过 2K 字节。但你在现实看着它，这个在脑子里快速刷新的画面，数据量怎么也的上兆上到几 T 几 T 了每秒钟。你就会有一种整体、具体的感受，它那么踏实，它完满。这就像动物的爱情，阿强画蛇添足往下讲演。

苏州应该对此满意，她沉默着，望着那枝枫树。

牛汗

星期三，早上 09:23，在用蘸过隔夜茶水的手指头抹除电脑屏幕上的尘埃时，听见一个窗外传来的声音。这声音短促，更像一个声响。我停下，等了一会。它没有再来。它不像平常的鸟鸣声、雨声、或一根针从天空掉到地上的撞击声，不是。从声音的长短分别，它显然短。轻重，它轻。高和低，它是低的。以上，由于它（暂时）没再重复，我无法确认。

面壁

风很轻。

起风的时候，阿强正站在院墙的角落头，面壁静修。用达摩老祖的方法，默望墙皮上那个空知了壳，尽量不去用心。

下午，阿强破天荒来这么一招，是因为裴又追打来电话，说不但平房要拆，原来她家后院的荒地也被算作面积一道补偿。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裴说。裴说晚上我们去看场电影好不好。

这时的风很轻，但也没那么轻。

2018.6.7

两个孩子在院子里搭砖块，搭成一个近似半圆形的不知道什么东西。我朝其中一个孩子喊：张临。张临回过头。另外一个高个的孩子神秘兮兮朝我走过来，贴在我耳边说：我——们——在——假——装——烧——蚂——蚁。张临跑过来，说张羞，你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吗。我说在假装烧蚂蚁。

两个孩子跑远了，他们去捡砖块。

论持久战

一杯新泡的茶水摆在桌上。

星期三，天空一点点亮开的清晨，阿强还没睡，一个人坐在厨房，坐着没动。除了没动，看不出他在静修，还是深深悔过。实际上，除了那件藏蓝色旧得发白的汗衫（他的袈裟一直收纳在最底下的那个柜子里）的肩膀处破了一点洞，我们完全看不出他停着不动的动机。他的脑壳对着窗户

口，目光（是眼珠反射出的光芒吗）没有，同样望着一小段伸入窗户的海棠树枝。他的右手手掌翻开着，手腕搁置在桌上，左手则主要放在同侧左腿的膝盖处。清晨的寺庙自然安静，如同能听清那些万物运作的声音（比如一朵云在移动、移动），而加在一起，它们又绝对安静。

阿强他如此坐着不动的信心从哪里来。从稍稍烫手的水温推测，他似乎新坐下不久。而从他怠懈的面部表情观察，必定是体内的尼古丁过了量。如今他三十多，还不到四十。一张牌闷着没动，是福是祸，总归还是得分情况。

特殊

不同于一般的鸟，它是一头超出一般的鸟。下午，13:09分，它（假设）就停在阳台上，我朝它走去，它不但没有飞开，它也没有隐身。

也许我对它来说，是一个一般的人：他的特殊，仅仅是喝着水，却又不知道在喝些什么。

假设它是（也是）一头群芳南路上的喜鹊，不确定。

而且，不是我正在看着的这一头。

出门遇见穷人

这首诗没什么可写的。穷人真实存在，并不是一种情结（在私有制产生以后）。

喝过酒打牌

阿然，阿强的远房表弟，是一个年轻、出来混不久的诗人，昨晚上打牌输了不少钱。

钱无非是一些钞票纸、一个或长或短的数字串、一种精神状态。大家这么认为。烟雾缭绕的牌局上，投机的思想暗藏在冷酷、错乱的表象中。

一起投胎去火星，不是一个良好的选择，当然也不坏。只是它过于抒情。

打牌回来的路上，半夜 12 点多，我们在车上聊了一会写诗。这样、那样，像是在聊一件正经事。

端午临近

裴带了些煮熟的粽子来。苏州她们，还有老宋，也有份。裴是一个大方、心思细腻、想事体周全的女人，她在帮阿强擦菩萨身上的灰尘。阿强、苏州她们和老宋，四个人坐在院子中央吃粽、品茶。其中苏州和老宋勾肩搭背的，腻味之极。阿强举起杯子，对着兰说，兰，我们走一个。兰举起小茶杯（一手托着杯底）一口干完。阿强给空杯重新满上。哎呦，苏州说。也不是在说。就是嘴上哎呦喂，哎呦喂的，对阿强一脸睥睨。苏州说，老宋，多吃粽子，白吃白不吃。阿强师傅，兰说，不要理这个13点，你今天精神头蛮好的呀，光头梳得锃亮锃亮的，兰说。来，我俩单独再干一回，兰说。说着，仔细托起茶杯作淑女状，先干为敬。阿强说稍等，我厨房冰箱里还有半片西瓜、水蜜桃什么的。阿强起身，出去厨房。裴，你要可乐吗。阿强在路上喊裴。裴说不用，你们吃。阿强走过去，跟裴说，还是一起来坐吧，都不是外人，几个老朋友。裴没说话，掉着眼泪水，来回揩擦菩萨座的手和脚趾头。

三个和尚和花园

想象中，他们是三个年轻和尚。实际坐在对面的时候，他们确实也是三个 30 岁左右的和尚。我朝他们走过去，还没走到，两个就起身走了：一个去了朝鲜，另一个反方向去荷兰。我坐落到剩下的那个和尚旁边（他低头在发短信），用自己的火机点燃一支，开始在电话屏幕上（当时，我还没想好：对任何事，神自有他的安排）安排这段诗。

安排

阿强的生活（也是工作）是得道。唯独这事儿没法安排。在茫茫修行队伍中，不光要找到正确的方法，大部分还得依靠运气。佛陀用了多少年，我们太上老君、六祖又用了多少年，没有人能随随便便解脱升天。没搞错的话，阿强他下午一直躺在院子中央的水缸里叹气：他微信一组照片过来，多角度展现了他和鹅在水中的活动。其中有一张超长，大概是全景拍摄，我有点弄不灵清。

要不，晚上喝点？我约他。反正我也没啥安排。他回了一个（表示同意的图标）。

吃饭

一个人走的太绕，碰上一块新大陆，从此不停给那里带去灾难。这是迟早的事。

卢梭和梭罗不是同一个人。是我搞错了，阿强（黄之音是你的字，还是别号？），我以为写《论人类不平等起源》和《瓦尔登湖》是同一个人。

我们在酒桌上翻来覆去说，自己说自己的。谁都没耽误。

第一次抽广西经典红双喜，味道还行。

没想到你的家庭关系那么薄弱。我想，我也说不上有什么高级的建议。

什么劫

星期一，即使在风停着的情况下，看着一枝树，阿强也只是笼统看着树的大概。只有在风逐渐升起，吹动整树的树叶，他才勉强挑出一片树叶单独看着。无论看着一个东西，还是它的局部，笼统又或者仔细，它都不用花多少力气。看着但

不去看见，看见了，也就那么回事，天地、众生、自己，归结起来也就情义这两字。

三年前的秋天，裴初次来庙里烧香，阿强一眼就看见，她头上有十二万三千六百七十三根头发丝。可是这三年里，裴（冒着风雪）来过多少回，扛来多少土豆、杂粮，前后加在一起借宿过多少个晚上，又把寺庙气氛弄得有多焦虑，算不清。仿佛一切从裴开始，被她搞得乌烟瘴气。她就像一台不厌其烦搅动存在与虚无这锅老汤的女魔鬼，她简直是相对论的一个变种。

电话在震动。

在达摩时代

风停着不动。雨，要下不下。阳光一直是阳光原来的样子。下雪，大概还要在等些日子。鸟，当然稳稳停在空中，高高的看上去，仿佛静止。地面上的人仍然乱七八糟，有斜插着的，也有的干脆平躺着，几乎没有（也不需要有什么）念想。语言是各种听不懂的方言，如同鸟语。朝代频繁更替。马匹一律停在路中央，冒着热气。有些常年洪涝的地方产生了初步的哲学，另外也有些地方，夜晚来的特别长。

蜉蝣

这天星期二，清晨，阿强坐在院子中央喝一杯清水。一只细小的昆虫落进水里。阿强用气吹它，它没反应。它看不清，实在微小。它有翅，有须，有一点点小的半透明脑壳，它应该已经歇菜了。阿强用手指头蘸起它，看着，看了一会，感觉它的腐败速度。阿强用指甲盖弹飞掉它。

理解

一个人排除万难来到这里。这里是四海寺。这里，这个地方，在这里，不在这里以外的任何地方，只在这里。这里是一条门槛，一个人坐在这里。一个人是任何人，这里，一个人正好是我，寺庙的主持、一个正在喝茶水的和尚。我在这里。而且正好在。岂止万难，一个人几百上万亿年历经大爆炸、聚变、陨石撞击、地震、大陆漂移、演化的偶然性、暴雨、兵荒马乱、迁徙、起义失败、运动、孟婆桥、童年的痛苦、离家、宏观调控什么的难来到这里，坐在一条门槛上，清晨，凉风

习习，在 2018 年的六月，星期三，农历狗年四月三十。

奶棒

是一个字：哭，让我坐下来，一坐坐挺长时间。人会哭。也有的动物，只要有泪腺，也能做出哭的动作，只是很少听到它的哭声。它们为什么哭。一个孩子也许是委屈，一头牛（我能感觉到的）是出于对屠夫的恐惧，它们自己知道。它们在哭。它们说不出来。

不要叫了，我们当地的方言这样劝哭。她们说，这东西没什么叫头，男人哪里会没有。可是想哭的人，还是得哭，而且哭的更大声和复杂。

接近

接近这朵花是在一个中午
窗台上一朵黄色的小花
我在它半步外看着

以为是一种接近
一种一对一的接近

足球

星期四一大早，一个男人扛着两捆香，来庙里拜菩萨。其中一对特大号的三尺高香，上面提写：有求必应，合家幸福；有求必应，金榜及第。

点燃，三跪九磕后，他走了。

连个招呼都没打。

这个沉默的男人是开拖拉机的，庙里的常客。隔三差五来一次，每次扛来两大捆香火，烧着，拜两下，走人。

阿强自顾自在院子中央喝水也颠球。他经过时，停了停，没说话走了。大概是有些看不惯。自古以来，拜佛不拜僧。他没有问题。

茂盛的香火还在燃烧。颠完球，阿强也走过去拜几下。浪费了可惜。

两个女人和一个爬树的男孩

两个差不多高的女人站在树荫下，在交谈。她们旁边，一个小个子男孩在爬那枝树木的树干。那是一枝马路边上在北方常见的树木，或者它也可能是一种不长果实的果树。中午，她们是两个高个子女人，站在树下交谈。她们没猜错的话，可能是两个北方女人。在她们旁边，两人中的一个儿子的儿子在爬那枝树叶茂密的果树。他没有爬上去，爬到第一个树杈便松手，掉了下来。两个女人站在一旁，在交谈。中午，那个树荫应该是周围最阴凉的树荫，两个高个子的北方女人站在一旁交谈，那个爬果树的男孩，这会儿又从那个树杈上掉了下来。他或许是想去够那个够不着的果子。她们在交谈，那两个女人，其中一个，可以肯定她是一个交叉着双臂、站在树荫下的北方女人，她有时也会抬头，看一看头顶上的那些树叶。

关税

“佛陀在他还不是佛陀，还是年轻的乔达摩·悉达多时，有一天路过一个村庄，看见一个人躺在树下，像是病了。佛陀走过去问他，要我护你

起来吗，佛陀问。这个人说不用，要是你有心，就麻烦去那边井里打些水来，我渴了。佛陀走去井边，没有打到水，井是干枯的。佛陀来到这个身边说，对不起，我没有打到水，那是一口枯井。是啊，那个人说，没关系，在下一个村庄那里还有一口井，你帮助我去那里打些水来吧，如果你确实好心。傍晚，佛陀来到下一个村庄。他没有找到井。佛陀问村里人。村里人说，这里没有井，你要是渴了，可以去上一个村庄，那里有一口井，井水满满的。天黑了，佛陀回到村庄。在村口停下，想了一会，奋不顾身离开了。”

——摘自阿强《庙记：2018.6.23》

骑鹅

阿强根本没去想，上上星期三放生 in 野生动物园附近的鹅，还能独自回到庙中。

它是怎么回来的，鹅的飞行那么短暂。但它还是回来了，跨越至少一座山、一条河、一些上山的路，它回到老鹅身边。二、它回来作什么。不是对它有埋怨，是阿强不明白鹅的情感模式。鹅待在老鹅身旁，老鹅走到哪儿，它跟踪到哪儿。老鹅跳上院子中央的古松树，它只好在地上翻滚，

或二：用鹅头重复撞击围墙。它在表达什么。要是报仇，它明显找错了对象。而目前，土星已经被确认的就有 62 颗卫星。其中最大、最神秘的土卫六被橙红色的云层笼罩而且地表上到处是液态状的甲烷湖。

下午，阿强望着菩萨，有必要承认犯下的罪过。而作为对自身的惩罚，他走去厨房，连着烧干了十几壶的水。

埃及什么

埃及离这里有十个月的路程，要是走着去。埃及的金字塔相当于这个寺庙，无非建筑面积大一点、样式古老一点、砌墙的石头重一点、朝圣的香火旺盛一点、离尼罗河近一点，还有什么。埃及人种小麦、水稻，他们的棉花是世上最好的棉花。

埃及也下雨。不下的时候，雨照样也停着不动。埃及以前，3200 年前，埃及人建立了奴隶制。后来，又被阿拉伯人统治。埃及人现在主要是这些阿拉伯人的后代。埃及人讲英语，法语也被广泛使用。埃及没有本地和尚。

埃及如果以前有过和尚，那也是从印度迁徙

去的和尚。印度差不多在这里和埃及两点直线的中间点位。印度有什么，埃及通常也有。七、这里不是埃及。这个下午，也不会有埃及人来。

三板斧

足球至少比国家平等。国家消失了，足球还在。足球是圆的，它从任何角度看都是圆形。足球比宗教温和。

伦敦人为什么那么矛盾，因为他们有足球传统。这就够了。齐达内是曾经的足球大师，他穿10号球衣。齐达内是法国人。踢足球的人有黑人、白人，现如今足球不分种族界限。足球用脚踢，而不是手。手不同于人类其它器官，它超越器官。

足球和足球。

绝招

下雨，雨歇下来已经是中午，星期一，阿强到院子里来进食、喝水、看天，顺道接些地气。昏

睡两天，院子里落了一地的树叶，连同石子缝里的杂草也增高许多，这时鹅不知道跑去哪里，庙门半边敞开着，另一半，连门都不见了。幸好殿内菩萨好好的还在，木鱼、蒲团、两把椅子之类杂物看过去也没丢，这就放心了。阿强把倒地的香炉扶起来，正当要用气力，看见两根残香中间连着一些白白的细线，一个那种常见的蜘蛛正在吐丝缠网。阿强停着，看了一会表演。看着看着，竟然看进去了，蹲着看了半个下午。也不知道哪里好看，反正，要是从劳作的角度，阿强一年加起来（无论强度、技法，还是时长），恐怕也比不过。

和端午

交交黄雀返回巢中在起风之前
你走之后天空阴着一晃三十年
早晨，我又在河边见到那只黄雀，喊它不应
停在风中我无限悲哀啊，只有望着河水流淌

虞美人

下雨不用解释，只要看着，多少能理解一些。佛经也是。它主要讲的是规矩和故事，无需解释，重要的是相信。这天星期二，小雨，阿强坐在庙门口默读楞严佛经。

在雨天看书，听听雨声，饿了，剥一个土豆粘盐来吃，感觉渴，便伸出手掌，接一些雨水，这样一种日子，恐怕从菩萨看来，也没什么可挑剔的。它不但意义微弱，过一天是一天，也少一天。

也不能明摆着不过。

但这天略有区别，阿强停停读读，大部分时间看着那个在雨里迷失方位的丧尸。

一个朋友的晚餐（下午，阿强发来短信，说晚上一起吃饭，看球什么的。下午3点21，我在写东西。忘了怎么写，那头鹅正在十字架上烧着，我在琢磨招数怎样把它写活。）

一个朋友的晚餐，这已经是昨天的事了。

我去的是另一个朋友的晚餐。夜排档有好喝的凉啤，进球也算漂亮。

一个朋友的晚餐，当然要去，怎能不去，哪

怕千山万水也要去参加。下午，一个人和他的鹅，在一起等他们的一个朋友，在凉快的庙里。

其实也不难。

一个人只要下楼，走出小区，乘一辆 589 路到城铁站，坐火车进城，再走过一条不太长的街。

运气好的话，也能在路上捡些银子。

Sonic Youth

1986 年，一根扁毛在阳光下反射着光芒。它嫩，柔软，是周围最光荣的那一根。马路不远处，张伯松驾驶一部自行车朝这边过来，双放手，一路走着 S 形。下了车，他搬过旁边的石头坐下，解开裤带，褪下长、短裤。在微风中，两人开始你一根我一根比较起来。

两个女人和一条凳子

上午星期二，庙里来了一个陌生和尚。阿强在庙门口跟苏州她们谈天、吃桃和喝可乐和嗑瓜子，

这个人低头走进去了。进去走了一圈，又出来，问阿强师傅在吗。阿强说我就是。他看着阿强说，我是来学习的，我们找个方便点的地方。我看院子角落里那张围棋石桌正合适，我们到那里去。他说。说完，他走去那里坐下。

这秃驴哪儿来的，苏州说。

不认识。阿强叹了口气，走过去问。

来来来，坐这里。他让阿强坐对面的石凳，他自己解开那个蓝布包袱，一件一件把文房四宝排好，排在桌上。开始吧，你说，我记。他说，说着，把蘸过墨水的毛笔擎在一本空白书本上方。他已经准备好了。

阿强这个、那个大致说了些东西。撞钟、念佛、挑水、休息、喂鹅、烧水喝、看看雨什么的都是一些传统和尚的日常作业。阿强中途说，要喝水吗，我这里有可乐，明前龙井也有。他说不用，他自己有备。他从另一个包袱里拿出保温杯，拧下杯盖，倒上水。不喝，只是摆在一旁。他说，不用管我，你继续。

阿强没其它要说的。再多聊几句跟苏州她们的事情。和尚说那些不用，没意义。

阿强顺道送他下山，反正也要去打水。

在河边，两个和尚静静的站了会儿，没说话。阿强问他从哪儿来，他（感觉像是武陵地区的）说下次再说，我的船来了。看完船顺着河水远去、消失，阿强停在河边又停了些许时光。后来，阿

强干脆去了趟县城，去找裴，第二天下午才回到庙中。

游园

what the F？阿强发来一个短信，问我什么意思，或东西。刚才，我随便发送一个数字：76，到他电话上。

我为什么要发这么一个短信给他。我也不知道，是随便发的。你不是会算卦、看手相、测字什么的那套封建迷信吗，我说。

阿强让我把生辰八字、血型、户籍诸如此类东西统统发给他。我发给他了。

“你现在坐在一个凉亭里。”阿强打过来第一条预言。“对吗。”第二条过了两、三分钟才送到。

“我看着。”我说。

就这样，阿强依次、分批、逐条，远远不尽发送过来：

“附近有一个唱戏文的舞台。”

“快要下雨了，天空阴着，微风。”

“从来没有交过一毛钱养老金。”

“喜鹊。”

他猜的没错，此刻我正就近看着一头喜鹊。

“没有穿鞋，穿的是拖鞋。”

“对吗。”

“我看着。”我回说。

“喜鹊飞进垃圾桶在找食。——这条免费送。”

“可乐喝完了。对面坐着一个女人。”（注：对了1/4，女人躺着，躺在长登上。“我看着。”我说。）

“没了。”

他说没了，那就没了。下午，阿强暂时没再发短信过来。我不知道。

战争什么时候开始。开始了，又在什么时候了结。

我还在想，多，不一定就好。少也不一定就是多。

雪亮工程

一朵云比它旁边的一朵云一样大

旁边的这一朵云比这一朵云黑

这一朵云至少还是一朵白云

不像旁边的这一朵

它黑，全黑，是一朵黑云

而且仔细看起来的话，天也快黑了

人

现在星期五中午，阿强（先是用扫帚，后干脆从箱柜翻出那把老式拂尘做法）勉强轰走苏州她们后，一个人坐在院子中央吃草。不是假吃。他在吃，已经吃到第七根。院子里茅草之类的，各式各样，供大于求。

草有什么好吃的。这个问题，除了问那些食草动物，本身意思微小。草长在那里，总有东西去消耗它们。

剩下就没别的什么问题了。草难吃。

抽象

风带着雨吹进凉亭。我只好收起板凳上的炸药，走去凉亭中央。中途还接到江东打来的陌生号码，说事情已经搞定了。

文艺复兴

1840年，山东人王瀚林远渡重洋登陆美国，在加利福尼亚淘金七年一无所获，后来在内华达州挖到了康斯脱克金银矿。只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比如：同样在1986年，冬天，浙江人孔乙己坐在阳光熙和的咸亨酒家的角落头，一坐坐一下午，发现根本没有人鸟他这个人以及排在流淌着酱油污渍的桌子上的那三枚长满绿锈的铜钲。

保镖

古代的风比较闲，跟走在风里的人比。这个人走一步，停下，在风里同时也在路上停着。三天后星期一，他接上，走动一步。而风无处可去，它也愿意等。古代其实有更闲的风，只是当时认识这种风的人不多。这种风从南到北，遇见停在路上的人（往往是一个科举不中的天才），它便停下，等这人走开后，它才移动。它不愿意给人认识它的机会。古代有些人专门跟踪这种闲风。她们认为，找到这种风，就能找到好的爱情。比如李清照，她为什么总那么瘦。

二、古代的风比较咸。这对所有的风适用，

只要它在古代(约等于旧社会)。当地有的人不信。说怎么可能呢，她们说，附近又没有海。当地人一向是这样的。她们思想保守，对爱情可有可无，对风的认识主要来自算风水的先生。她们实在搞不灵清，风有时大于古代。

三。

三和风，以及古代没多少关系。它说的的是一个配电箱(当然也有人认为它是在说爱情。不知道，这年头，什么样的人都有)。这个配电箱的门锁着，看电的人丢了钥匙。她只有空看着，看了一会，感觉有点托大，便从走廊返回厨房烧饭。

四、古代的风只能停在古代，包括风的实质、形式，以及全部。傍晚，一个人想通过语言暴力去接近这阵风(它轻、闲、遥远，停着不动：明显有些徒劳)。他走去打开窗，窗外，树枝低垂，树下停着马匹。他叹了一口气走去厨房，绕过妻子，打算烧些水。妻子停下锅铲，及时问道：这次乡试如何，题目难吗。

提示

有一天，有雨。

阿强整个一天在吸一罐可乐，以极慢的龟速。

他躺在殿前的那条椅子上，与菩萨保持一个方向，面朝庙门。目光穿过院子里的细雨，他主要望着那半边消失的门。两个多星期了，不是忘了，就是没想起去砍一枝松树把门板补上。这是小事。阿强在想的，是资本主义和佛教的关系。在可乐变常温之前，阿强走去厨房，把它塞进冷冻层冻上，让温度降到口感畅爽怡神的1~2摄氏度。一个小时进进出出得弄上三、四回。

雨很好，是好雨。夏至过后的雨，大小适中、慵懒并且充分，一切恰到好处。

理论上，一罐可乐，吸最慢，也总有吸不出水的时候。

这一天勉强算是过去了。这一天是昨天。

平庸

事情已经很清楚，天空下面是一条凳子，凳子空着。一个人穿过马路，走到凳子旁边，想了想，终于坐下。坐下后，她完全躺下，长久、大范围看着天空（上面什么都没有），那个微微凸起的喉结，在发出某种鸟类的嘀咕声。

霸王丸

星期二，阿强歇在庙门口生闷气。也不知道这气从哪儿来，就这么闷着。其它时间，他主要在造那半边门。

阿强以前是一个不错的木匠学徒，他跟的师傅姓赵，同他一样，也是左撇子。师傅有一天丢下工具消失。消失后，阿强在全省范围寻了三个月，后来寻到现在的四海寺。换了师傅。

门嘛，好坏它都是门，只要能用。苏州说。

所以造门不是阿强气闷的缘故。佛呢，阿强虽然身份是个和尚，但老实说，和我佛基本上没啥缘分，不搭界。那么只剩一种可能（苏州在吃西瓜）：数学没学好。

照相

他在照相。他手里握着那个照相机。一个好看的女人坐在椅子上，他在照这个女人和那把椅子。照相机是海鸥牌的。他一直使用这个牌子的相机。他现在手上的相机是一种胶卷手动拍摄相

机。他一直使用这个相机，海鸥牌。他没有其它牌子的照相机。他是一个人像摄影师。他拍摄人像，静物也拍。他拍摄静物，比如一把水壶，他不是只拍摄水壶，水壶旁边需要有人。一个人抱着一把水壶，但他拍的是这把水壶。女人现在坐在椅子上，保持静止，她是一个好看的女人，鼻子左边有一粒黑痣。他按下快门，拍了一张，拉一下过片扳手。他停下，没有继续拍。他站在那里看着这个女人。女人垂着眼，看着抱在怀里的猫。他看着女人弯曲的身体，感觉有哪里不对。他抬起照相机，对准女人，透过镜头在看。她是确实是一个好看的女人。特别是女人鼻子左边的那粒黑痣，显得特别不自然、假、好看。他透过照相机的镜头，看了一会，也就不看了。他忘了按下快门。他走出房间，关上门，消失。

躺着

没事的夏天，阿强躺在院子中央的古松下，不喝水也不想俗事，只是躺着。躺着，自古有之，不是谁的发明。佛陀寂灭之前也躺着。佛陀见众弟子流着眼泪水，大悲戚，便稍稍侧了一个身，安慰大家。那天是星期几？

星期三，中午，阿强以水平视线看着匍在地上的老鹅，它最近颓了不少。鹅头整个插进翅膀里，鹅胸脯一起一伏，身上鹅毛如同枯草。喂，阿强问它。

鹅拔出鹅头，连着脖颈转动两、三下，又插回去睡。

半个多月了，天这么热，那个前来接受衣钵的人，他出发了吗。

温控

昨晚喝了多少。昨晚喝到几点钟。否则我怎么会在这个凉亭。这条板凳上醒来。看着，这根青色的什么虫。它这么一点小，它是爬虫吗。一根唯一爬虫。它是怎么回事。一根虫，它是。它从来是一根会爬的虫。是不是。它从来就是。一根不是别的虫的一根爬虫，它从来就是。它是这样的，一根已经是这样的虫。一根万物之一。一根驱动程序的小小的载体。一根可随意弯曲的宇宙能量。一根主要成分是水并携带微量佛性的活物。它是一根东西。它这样。

小说讨论

星期三，阿强停在院子中央讨论小说，自己跟自己。阿强先是在厨房烧水，烧完水后，他从厨房走去庙门口。在庙门口，他忘记想起了什么，他想了一会，没想起来。想完后，他返回厨房泡茶。他稍后来到院子里，停在树荫下自己跟自己讨论小说。他和他讨论了一会儿，讨论完，接着又讨论起诗。诗比小说难讨论。阿强大部分的时候停着没说话，主要让他自己在说，他只负责听和饮水。庙里菩萨加入讨论是后头的事了。菩萨不讲规矩，他往往使用千里传音术，不间断发送过来一些噪音。

事情一

下午，阿强下山去办一件事情。事情办完后，阿强回到庙里。事情就这样办完啦？阿强想。他简直不敢相信，事情办的这样顺利。

fecund

鸟飞在空中它是一种平稳的东西，但在当地，人们对鸟的印象主要是惊讶。当一头鸟从她们头顶飞过，她们不是低着头没有看见，就是其中一个人（通常是员外家的小女儿：踮起脚尖）说，鸟，快看快看，有鸟。就好像她看见了不应该看见的东西。其它人这时连忙抬起头来看，她们当然什么也没看见。空荡荡的天空，鸟已经飞失了。她们并没有因此怪罪报鸟的人。在当地人看来，鸟的出现虽然令人惊讶（值得约上一一起去游泳），但同样无关紧要。

厌倦

下山打两桶水，二十分钟后吭哧吭哧回到庙中，阿强并没有因此变多，也没变少，他还是精确的一个人。阿强有时（心思沉重时）感觉他是一点一个人。而有时天空晴朗，他减少，感觉还到不了零点九个。这增加、减少的零点几，他感觉也不熟，可有可无。但感觉归感觉，并不重要。阿强有时候看着某颗恒星，感觉它就快烧完了。

下落

一个雨从天空往下掉落，落到了哪里，不明。同理，一个人吃完中午饭，离家出走三年（2016年三月份到2018年六月末），中途没有一点消息，他去哪儿了，还回来吗。能不能算到，他的妻子问。阿强不愿对她撒谎话，就说了个大概。大方向是往西，最远不会超过西安，阿强说。妻子走了。走了后第二天星期三下午，她又来庙里烧香、拜啊、祈祷啊，不放心，又让阿强给她重算。她说如果确实是在西安她就去西安寻他。阿强也是根据阴阳、八卦、五行什么的，再凭一点直觉预估的结果，他自己并不信这套。阿强让妻子别急，坐下喝口水，他重新仔细帮她算了一遍，有可能确实就在西安城市里面。我信得过你，妻子说。妻子走了。傍晚，阿强提着水壶，到院里来给花浇水。这妻子一天之中两次又进庙来找他。这次她没有说话，只是可怜兮兮看着。阿强问她还有什么疑惑吗，她也不说。阿强走到庙门口坐着，她也跟到庙门口在门槛上坐下。阿强起身，她跟着起身。阿强伸出手，摊开手掌，她只是看着。不知道。这事突然就变得有些古怪。

鸟在六月末

阿强在院子里晾衣服，裴端着一碗饭菜在旁边站着，默默的吃。星期六，阿强有时破天荒舀了些水，用抹布清洗桌椅、香火炉什么的，裴在旁边默默站着，不说话。也不帮忙搭手，不像她一贯的风格。阿强走去厨房烧水，她帮忙插了一下电插头，算是。阿强从厨房踱步到庙门口坐着，喝水也长久叹气，这时裴手里握着菜刀，仿佛要威胁砍断这条门槛。总之这天从早上起情况就是这样，阿强走到哪儿，裴跟到哪儿。阿强现在一件衣裳挂上后摘下，磨磨蹭蹭晒了半个钟头，裴蹲在不远处的古松下进食。裴的想法直接明了，既然怀上了，就要生下来。阿强不知道。他没反对，也没有说不好。阿强说，我是和尚啊。

和尚就不能有香火吗。裴反问，在菩萨跟前，望着菩萨。传统的，我是。阿强说。我不管，裴说，这是你的事。跟你说不清，阿强叹了口气说，我去洗衣裳。洗吧，没人拦你。裴说。裴烧饭去了。不能亏待肚子里的东西，她说。

阿强现在晾完衣服后，立在原地看天空。

瓶盖

有好多年没有买瓶啤在家里喝了。有多少年了，特意翻过瓶盖来看，还是那个标准的“谢谢惠顾”。我有时（很少）会去想起，我这样的，算是好人么，还是一个有点内向的什么人，一个诗人（它完全是一个误会），一个或者说，一个后代的不怎么称职的朋友，一个（某个）父亲最小的儿子：他（我）不可能一直让人那么担忧，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个地球上无害的恐怖分子，一种爬行动物，一个有点漫长的一，一个只能是中心的化身，一个可有可无（谁不是）的在，还是一个提前点开的播放按钮，还是别的啥的。我还是有一些柔和的东西，能感觉到。我还有一些敏感的东西，在心里面，它们是一些带触角的杂质。（ F u c k ）

有时

一部黑屏手机旁边是一只手表，表面上写着16:31，以及末尾每隔一秒跳换一次的数字。一个杯子，是一个蓝色的马克杯。它们三者的旁边（桌

子上方)，是一只玻璃烟缸：它是海星牌的，缸内存着7、8至少十来个熄灭的白色烟头。缸旁边是一个黑色、双飞燕牌有线鼠标。五样东西，都是静物。其中（从附近那个观察者的视点）鼠标最远，离中心地理位置的水杯。

图片

警 情 通 报

2018年6月28日11时31分，徐汇公案分局接110报警称，浦北路近桂林西街人行道附近1名男子持菜刀砍伤3名男童及1名女性家长。接报后，公安民警立即到场处置，在过路群众的配合下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黄某，同时将4名伤者迅速送医救治。目前，2名受伤男童经抢救无效死亡，另1名受伤男童和女性家长无生命危险。

经初步调差，犯罪嫌疑人黄某（男，29岁），无业，今年6月初来沪，其交代因生活无着产生报复社会念头，进而行凶。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国运

一个菩萨、一个庙、一个和尚。和尚在庙里行走，庙里，菩萨洁净。和尚有时候（星期二）弃庙暴走，去了淮安。庙在烧：六月，刚进入七月，菩萨滚烫发热。

有限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我要坐在
这个老年人的旁边。我是先来的，
我坐着。他要等到起码七十岁以上
中风之后，他才移动过来，在指定的位置
坐下，而且，正好就在我左边的旁边
我通常认为我过去的童年在我的左手边，
右边才是未知（但必须朝那边）发展的方向

戒

七月，蝉无所谓在封建旧社会，还是深山庙中，它们都是统一歇斯底里的叫法。也没有听说过谁拿蚊虫当宠物养。人们关心房产价格变化和土豆够不够吃。绝大部分是这样，他们是人民。只有少数人在乎权力、一些虚无飘渺的东西、制度、诗什么的，它们是另外的动物。和尚统统不管这些，他要面向的对象是自身如何解脱。为此，佛教徒搞出各种戒律只是有必要吗。阿强这样想。下午，他还是给裴打了电话，告诉她照她的意思就行，大不了把庙卖了。裴没有说话。只是后来在微信上回了一个双掌合一的小图标。

历史和经验

等会儿晚上 10 点，巴西跟墨西哥踢八分之一决赛。巴西赢，可能性不大。可能性不会超过 1。同理，巴西输，这怎么可能，无论足球是圆的还是方，它没有可能。但没有可能，不是说不可能。这就像一个墨西哥人，她也可能是一个巴西人，但她不会种植玉米，也懒得去拜那个双臂展开的巨耶稣像。

热

光更像是穿过物质的空隙，而不是反过来，物质是光的一种导体，这让这块玻璃看着透明。历史上，佛法的光线穿透宇宙的超级大浓雾来到人世间。这光线同样具有波粒二象性。这光线现在照射在院子中央，明晃、厚实且均匀，在七月的第二个星期三，天气已热的不行。热的连一个干枯的和尚也只能躺在水缸里吐着泡泡，发昏。阿强躺着。阿强始终弄不清（苏州她们早就给自己放暑假了），一个约莫（假设）是四川来的人，扛着一块透明玻璃，站在庙门口（也不说话，也不动，也不像关公的化身），从上午到这会儿12:04分，他在扛什么。

二喝

一喝完了，我们转场去附近的馆子二喝。二喝基本上已经是浅喝，它是一喝的扫尾，也是对

这个夜晚不舍的告别。武大附近的街道我不熟，武汉兄弟也不都是武汉人：有近的，住在武昌。远的在汉口，再远，直接干到了广西，而剩下一半人已经消失。这些都不是问题。二喝的主要问题是道理大。比如高哥他说，你们诗人对社会要负责任，而不是写几句空话，自娱自乐。这个道理大。大到东林一直在反驳。怎么说呢。我没有意见。诗人又不是人。诗人的责任（任务）是成为诗人。这没什么可说的。而高哥，这时他突然飞到另一组按钮那里，开始像弹钢琴那样按按钮。

天空一

有没有一片天空是破碎的
没有。有，也不是我正看着的天空
我看过很多（次）天空，都没什么特别
它们统一都是空荡，空荡荡的
或三、空空荡荡

写作

星期三，阿强躺在水缸里，望着空荡天空上的那一朵白云。但是一个人不可能这样跟另一个人对话。除非另一个人是没有、菩萨、恐惧、一支塑料打火机什么的。

中南海

如果指一种香烟，它是北京卷烟厂制造，属于上海烟草集团的一种香烟。而我现在在武汉，坐在一根铁轨上乘凉，也在吸这种 5mg 的烟。5 毫克是指每一支烟的焦油含量。我吸了 5 毫克，接上新 5 毫克。北京、上海、武汉，这三个地方连成线接近一个等边三角形。中南海如果指其它的什么，比如一个湖，那这会儿，湖面上一定浮着一头鹅。或者没有，它待在湖底。

相逢

七月，阿强下山行脚修持，路过武昌。路过就路过好了，他非得短信联系我，让我去他住的民宿寻他。估计也是想排解云游的无聊。而我这两天正好住在隔江（晴川历历汉阳树）的汉阳。

写完这天的字数，吃过中午饭，冲了凉，我乘地铁过江去寻他。他不在。2027号房间，他在门上贴了张黄色的便签，如下：

羞，我到附近访妞去了，一、两个钟头后回来。门没关，冰箱里有啤酒。即日，Q.

我现在 14:35 分坐在阿强租的房间的小沙发里喝凉啤酒。房间小巧、清洁，墙上的电视机牌子以前没有见过。情况快的话，下午 4 点左右，我们能相逢。

多和溢出

一天吸三包烟（60支）是不是有点多。同样一个问题：旧社会，秋天，书生在河边问他的情人，三天一次，是不是多了一点？书生不确定，他问的是一个疑问。旧社会的秋天旧，情人却崭新，书生与她每三天见一次，已连着见了三次。情人

不说话，她顶多十七岁。她的意思是，别说三天一次，就算一天三次，她也愿意。这不是多和溢出的问题，她说。那又是什么问题，书生想。

吃玉米

接《相逢》：下午4点钟准，阿强吃着一部玉米，他回来了。回来后，他坐到斜对面的沙发椅上，也不说话，抓着那部玉米在吃。他不仅玉米吃的仔细，他的长袍袖口和胸、背部位都能看见沁出的汗水。他的原本挂在胸口的念佛珠，折了两三道之后，套在左手手腕上（为什么）。吃起来很不方便。一部普通的玉米有差不多40乘以15，600粒玉米。他在一粒一粒掰着吃。我不在那里。

我是不到4点走的，急着去赶当地的一个饭局。我从光谷广场C口下到地铁，上车前，发了一个短信，说人生何处不相逢，有事情先走一步。阿强反发送短信过来，说吃玉米。其它没说。

火车一

一小时前，火车还在北方。现在，它开在平原的铁轨上。火越烧越大，有一、二个乘客等不及了，跳下火车，点起烟，朝平原深处走去。

武汉是动物园

2018年7月6号,17点46分,武汉没有下雨。天黑着,没有雨的武汉,现在没有一点风。我们走过去把窗打开,窗正好开着。并且今天2018年的7月6号,我们两次路过武汉动物园,也只是匆匆路过,并没有喊上两声。

城市和庙

城市有卡拉OK,庙里牡丹牌电视机隐约也能收到一些信号。城市有游泳池,山下有整条现成的河。城市里还有什么,天空和云哪里都差不多。城市里有人,这个确实没法比,庙里只有和尚:有,

且只有一个。狗年，进入七月，阿强清闲许多（主要是裴的事情终于有了着落，她自己去了趟医院），有两天，他所幸关起庙门睡大觉。无奈苏州她们闲的慌，在门口不停拍门板、辱骂，他也懒得应声。阿强，开开门，姐妹们想借碗水喝。苏州在大声嚷嚷。或者：阿强啊，听见没有，再不开门，我要烧庙了。要不就：阿强，我们好热，热得快烧起来啦，快要焚身啦，阿强你快出来灭火啊，灭火强。实在是烦。阿强发短信过去，告诉苏州别闹，自己这两天在闭关修行什么的。总之，上午下午，她们得闹个两、三回。入夜，庙在下雨。

有感一

在我的背脊还是腰里
有一根中国神经（也是世界的）：
正宗原创，摘了它
不仅容易得病，还能得道飞升
它有多重？二两不到
多轻？差不多也是二两
它的形状像一根拉长的壁虎
在6号线（通往王家湾）换乘3号线
（去往火车站之类的什么地方）的时候

三个桃子

三个人去买桃子，她们买了桃子，回到家中。三个人她们是一起出的门，去买桃子。三个人各买了一个桃子，总共三个，她们一起回到家中。三个人，正常情况下，她们是一家人，（吃完夜饭）她们一起出门，（散步，顺便在路上买三个桃子），她们一起回到家中。正常情况下，这三个人住在一起。现在，这三个人出门去买桃子，她们分别挑了一个桃子：有大的、有最红的、有熟透的，每一个都不一样，它们总共是三个桃子。她们买了这三个桃子，一起回到家中。现在，这三个桃子摆在桌子上，看不出是不是同一枝树上的桃子。

字符串

阿弥陀佛，或南无阿弥陀佛，是阿强专属的字符串。只要开口说话，或什么时候不想说，阿强可以随意使用。就像现在星期二下午，天空阴着，庙里气氛有些荒芜，阿强完全不想说话，但似乎

又不得不说。他在想。坐在门槛上，他在重复拨弄那只不可能认识的蚂蚁。

裴坐在院子里，抱着鹅，没说话。苏州停在一旁嗑瓜子，和平时嗑的方式差不多，嗑声并没特别所指。阿强，苏州说，平时我们姐妹跟你打打闹闹，但我们之间清清白白，对不对，苏州说，不存在误会，这点我要跟你们讲清楚。第二点，苏州说，我说阿强，裴姐都已经为你这个牺牲了，你总不能不负责，是不是，你还是男人吗。苏州说，我告诉你，你们和尚，没有一个好东西。苏州说。五毒俱全。苏州说。天打五雷轰。苏州说。你看看今天这天气，过会儿一定打雷，下暴雨，我跟你说。苏州走过去，用飞脚把阿强踹倒。

裴放下鹅，走了。

叶公

雨在下，星期二
阿强不是坐在庙门口喝水
就是坐在殿前的椅子上饮水
阿强（他是哪里人？）
现在 14:58 分都不是
他停在院子中央的暴雨里

他闲着，在浮想
这总行了吧

从窗户往外看

国家（不知道）正在遭受损失，斜对面阳台上的那个妇女在收衣服，鸽子零碎几只在屋顶移动，龙还没完全坠落，半支尾巴还在云里，雨起码要过两个钟头才能下完。2018年7月8日，汉阳，记。

怀柔

星期六（原是闭庙休息的日子），上午，一个年轻的孕妇带着一副木鱼来到庙里。她披头散发坐在门槛上，击打并放声歌颂一种听不懂的古音韵。不难听。阿强原本打算出门，去探望一个熟人，她这一来，这一天恐怕又是落空了。

这个清秀，因清秀有余而体格虚弱的女人，不仅带来乐器，还带了一顶塑料帐篷来。裴说。

裴在电话里说，这个女人是她的街坊邻居，来庙里修行、赎罪。赎什么罪过，裴也没多说。只说让阿强照顾几天，她住帐篷就行。不要去打扰她，裴强调说，她有点那个。

明白，阿强说。阿强也没想打扰她。自求多福，你说呢，菩萨？

阿强把大门钥匙留下，出庙去。

庙记

从动物学的角度研究一罐可乐相当困难。2018年7月12日，阴，有时有雨。一罐起开的百事摆在桌上，它可能是一罐迄今为止最不动的动物。它趴在树下休息，四肢摊开。它的脑头埋在土里，游荡在体内的魂魄到处漏气。它是温吞的（从左到右）。它基本不防水。目前，它处于发情期的末尾。它雌，但性取向终归有待进一步观察。它毛发斑斓，毫无光泽，如同一间废弃印刷厂库房里长满的蓬蒿。奇怪的是，它全身没有硬伤。它的肋下长着一副突兀的翅膀。它不对。但看着也没什么大错。它投降吗，你问。不知道。它等待的雨季还没到来（它已经等了很久，足够久）。它有时简单的动一下。

冲凉

寺庙里没有瀑布，也没有自来水，也没有其它多余的河水。一个人来庙里烧香、测字，哪怕纳凉，这些多少属于正常的行为范围，但她来冲凉，这只能是一种借口。趁中午太阳烈，阿强在院子里拔草，收到裴的短信，说下午，我去庙里冲凉。阿强连忙回过去说我不在那里，苦行去了。短信还没发送出去，裴就从庙门口走进来。

这哪里还是佛家胜地。

裴也不是空双手来，她带来拖鞋、泳衣、肥皂、洗头发的东西一大塑料袋。她也没顾上跟阿强说话，径直走到院子中央古松下，换上泳衣后，跨进水缸里。强，裴说，去挑些水来。

菩萨面前人人平等。但情感上的事，不是你欠我，就是我欠你。看得出裴心里面还是有些不平衡。

阿强没说话，走去厨房拎来两只水桶。站在一旁，等着裴发话。没事，去吧。裴说。阿强走到门口，又听见裴在说，把大门备上，傻乎乎的，流氓进来怎么办。快去快回，裴说。

EVA 一

这是一根淡蓝色导管
它依次穿过皮肤、肌肉组织
还有别的一些不知道什么
进入胆囊底部
通过它（以及压强差）
一些坏液体
从身体内部流出
这是好的。
夜晚，我的任务
是小心盯着这一根导管
（它浅蓝色、细小、塑料制品）
绝对不能让它有丝毫的移动
这关系到任务，最重要
它还关系这个身体的成败
只是这是谁的身体？
从 EVA 的角度
他是一
一只是一个代号
当然父亲也是

病

阿强是和尚（传统那种），这并不说明他不会生病。什么是病？一点、一横、一撇。再一点、一提、又一横一竖，之后横折钩加一撇，最后中心再来一个点，病是生理或心理（有什么区别）上不正常的表现。比如：如果把舍利子当成修成的终极正果之表现形式，那和尚修行其实是在修一种病（结石类型）。这多少有些反常。反正无论怎么说，七月上旬，阿强是病了。据说还病得不轻。

我跨省，连夜乘火车过去看他。

阿强他躺在床上，不动，也不说话，也不唉声叹气，不好看出他的心思。大概是真的病了。一根皮管从他的下肋引出，一、两米长，末尾接着一只存储着不少深棕色液体的塑料袋。他这会儿空洞的目光凝视窗外空荡的蓝天和云，他的大脚趾头会有时忽然动一下。阿强，我说，我来看看你。你现在好不好，我问他。

裴（我猜是她）这时走进来，捧着一面盆水，从水里绞起一块毛巾，折好，摊在阿强光亮的脑壳上。我是谁谁，阿强师傅的好友，我简单自我介绍完，问裴，我说裴嫂，阿强他没有什么事情吧，短信里他说想见我，说是病了。裴点点头，给了一些笑容，没说话。她在病床旁边，在一条看护板凳上坐下，手里拨动佛珠，默默念起经来。听

不出什么经。

我不知道站在哪里合适，感到拘束和少许不安。

我去洗手间洗了一个苹果来吃。

我望着阿强，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我沿着他长久注视的方向，那里确实只有空荡荡的天和一朵不太均匀的云。

羞，天不早了，你还是回去游泳吧。阿强后来出了一口长气突然说。说完，他继续摆着那幅老样子。

我放下一点钱，走了。顺便在县城游玩两天。或许还会去一趟寺庙散散心。

雨记一

南方有雨，雨在下。南方的雨下在南方（是啊，风也是，有什么不是，都是。南方而已）。我现在星期日七月下旬，我在南方乡村。雨记一记的就是这种雨：它快，但不急。细小，有时也粗糙。据说是台风带来的影响。前方不远处，一个走在雨里的人，看不清爽是一个什么人，我以为熟悉，追上去打招呼，她说是啊，我到那里做礼拜去。她指着溪江对面的村子。我没找到那个教堂的尖顶。

背影

星期一。

不知道哪个缘故，阿强这两、三天有点想着裴的背影。早上一两次，中午有时也想起，到夜晚，坐在院子中央乘凉，阿强反复叹气反复想。这也算是一种魔怔，阿强望着菩萨，祈祷。又不知道要祈祷什么。

为什么单单是背影。裴有一双粗糙大手掌，有一条壮实的大腿。都好。裴全身上下什么都大。为什么单单只是一个背影呢。而且这个背影是那么模糊，像极一个蹲在门槛上的葫芦的轮廓。3、背影基本上是一种平面。4、背影光滑。

阿强现在星期一早上 9:28 分，他在厨房烧水，心里面想着一头枯燥（到底谁说了算）的苏联尼姑的光头上的汗珠。

偶句

作为一种野兽，它的形象仿佛一头花豹。作为云，它不可能是一朵云。

苦头

我心里想是不是手（右手）断了
看了一眼，整个手臂根本空着，没有
我想都没想，急忙从床上跳起、逃开几步
站着（看见一只手正护着另一只手）
病房里，不知道这时夜里几点
听见我妈在暗中问，你在怕什么
我确定没事，我说不要紧，在做夜梦

组织的温暖

从左到右数，它是5。换右边一只，从右数到左，当然还是5。七月末，阿强重复数菩萨的脚趾头，数目不多不少，跟自己的一样多。

一个人驻庙，感受不到组织的温暖。一个人是一个人，它离人至少还有一个数目。

一个和尚和一只单峰骆驼。

一个和尚骑在骆驼上，这也算构成一个组织。组织除了温暖，它的主要功能是提高效率。

3、组织有时残酷，但这要从什么角度看。
一个人不是组织。
自组织是另外的概念。
过了七月，就算是秋天了。

萍萍理发

在中国沿海稍发达地区的乡村街道，总会有像萍萍、方方、阿强这类土气理发店。服务全，烫发、负离子、染色、推头什么的都能搞定。而且价格便宜。这种店开了几十年，估计也没几年开头了。1986年左右，萍萍理发是当地最潮的时尚地标。穿喇叭牛仔裤的乡村青年，在靓女萍萍的手艺下，被捣鼓成港台明星的感觉。那是一个心情不错的时代，有饭吃。有时也有肉。今天星期三，我乘车匆匆路过萍萍理发。

没有看见萍萍。看见，估计也不认得。门口坐着一个光膀子，正在摘花生的老农。86、18，几十年，要是萍萍在，想必也成了中老年。

速写

(2018年7月26日,从浙溪村到北京)

(一)

06:02分,村口。

村店墙壁上的广而告之:少生优生;枪支售卖:
13667868809。

公交站牌:蒋山到客运中心。

城乡公交车内广告:看妇科,到嵊州协和医院。

经石道地村、大岩蕃村、高童殿前村,杨家屋(路边,巨峰葡萄摊),进入县主干道、苍岩镇、蛟镇(丁字路口):蛟镇人民医院,院围墙标语:党在心中,永远跟党走。另一侧围墙:装宽带,找Xx(看不清),拐弯。进入104国道,经过一些乱七八糟农村,15分钟后,城市西站,下车。打车到人民医院住院部门口。六号楼7层、30-32室,父母在吃早餐。32号床,病者年龄:87,护理:二级。进食:半流质。

聊几句,08:20,告别。

打车至客运中心。司机问是三界的站还是去老客运中心什么的,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让他只管开。

08:38，身份证、钞票，购票至杭州东站。实际购得票面为：嵊客中心——瓶窑。安检，进站。5号检票口。车次1329，2018-07-26 08:50开。票价62块（含2块保险费）。检票，问是否经过杭州东，那个一看就是一个傻逼的女检票员说不知道，问司机。操你妈。

上车，座位13A。下车，抽一支，再上车。出站，出县。点开byword，记两句。正在记，09:13分，上三线高速上。车座广告：帅丰集成灶。品牌代言人海清，傻乎乎的。

看看沿途越地（剡溪两岸）风景。

09:26，准备睡去。

（二）

绿植隔离带、连绵丘陵，重复路过村、镇，没多大区别。高温，大晴天，天空碧蓝，暂无云。

擎天柱：浙江阮氏塑料，欢迎您。

一些无无聊聊移动信号塔。

车速不到90。

喝点红牛。

9:39:55秒，超过一部山东货运。

三千越甲可灭吴。

听会儿音乐。

总体上在丘陵地带的平原。

两头白鹭。

两头白鹭和一个中国移动电信塔什么的。

全自动移动，朝向：北。

厂房：喜临门家居。稍后，睿阳纺织。

最多盯着近处的东西看 10 秒，消失。

不远处（绍兴地界），山丘上明显一座寺庙群。

什么都没在等和空等和 waiting for nothing 是同一回事。

浙 B，KL186，一部别克车刚刚超过。

感觉在往越来越有钱的方向在移动。我以前怎么不记得？时候一到都得翘辫子。

在杭州湾环线高速（只是它的意思在哪里）。

天空里其实还是有些薄云，较远。

离开一个地方，离开后，那地方还在那里。这就是那里的意思。而我在这里。无论在哪里，我都在这里。自己跟自己在。

迅速掠过绍兴。徐文长什么的，越人多怪胎。

10:02，我的手表上是 10:06。差不多相差 4 分钟时间。

不相干：用当地方言说叫弗相干。指的是没有用，搞不定，不行什么的，总之表示没有希望。比如：打贸易战，美国佬弗相干的，纸老虎没有多少花头。这都到哪儿了。仿佛在萧山。约等于杭州。

隔离。

（三）

过钱塘江，过高速收费站，杭州。一个让人

提不起两毛钱兴趣的城市。但它是一个城市。这说明它是好的。因为城市是好的。比如：公交车身广告：杭州丽都白癜风。

在一个鸡巴什么路边停车，乘务员指挥说，前方就是高铁东站。

她说什么就是什么。

吸一支。

马路热得像条狗一样。路中央停着一匹白马，老样子。新塘路是一条南北通向的马路。简简单单过一个十字路口，听着洒水车放送的走进新时代迷笛音乐声。

新吗周围？没啥感觉。

点燃一支接上。

新风路入口的地下停车场限高是 2m。给在杭州的同学老鼠发条短信。意思是吃中午饭来不及了，下次聚。最近几年，他高土木工程设计赚了不少钞票。社会需要这种人才。

走 200、300 米，进入杭州东。

宝贵的冷气。

(四)

取票，吸一支，磨磨蹭蹭进站。AJ107，安检制服少女拿着扫描棍，这应该是她一生中最无聊的一天。我让她别乱摸我的裤袋，最近火气大。

三天前得的感冒还没好。

Z190040315（盖章）杭州东——G56——北

京南：2018年07月26日12:46开，14车04A。
二等座。日子没搞错。一通检查，进入候车厅：
大腿、香气、干净漂亮衣裳，各种清凉腿，人多的
没法数，城市就是这样。去躺厕所。

在洗手台出水感应器上感，没一毛钱反应。

现在不是在看一只烧水的水壶。

也就是说，12:46，大约2小时后，我的列车
才进站。你的想个办法，从这堆人群里分离出来。
但之前，最好弄点水喝。

上二层，左边麦当劳，对称右边肯德基。有
什么区别。城市就是从选择开始堕落的。

排了21分钟队伍才弄到大杯可乐。看着傻乎
乎的各种手机刷卡支付，傻死了：为了买一个奶
油上埋着一粒樱桃的冰激凌。

对什么东西事都指指点点，好吗。

11:08，在costa旁边的窗台上坐会儿，乘凉。
一个花臂城乡结合部小哥也跟着一屁股坐下，也
不吱声，使劲在刷他的手机。

想会儿女人。

（五）

她以为你在测量她不可告人的隐私
其实我只是低头不小心看着她的裤子

——题记

出站吸一支，热气在空气中蓬勃发展。你很难从车站的方向观察到一个城市的猫腻，你的深入地下水道，深入一枝植物的根系以及一个女人手指甲里的污垢，不放过任何一点细节，才能了解这个城市。只是认识它干嘛。

各种以车站站牌为背景的拍照，以及自拍。你根本搞不清这些人在作什么，这会儿又不是封建社会。反正也不用钱。

吸两支，二次进站：身份证、车票、视频摄像，安检仪。一天中第二次遇见同一个陌生女多少有些奇怪，更何况她是一个安检员。凡事都怕重复。

转身，AJ107 说。

傻乎乎的。

逛会儿书店。十几年了，还是那些垃圾读物。什么带团队、怎么吃饭、知行合一，傻乎乎的。

西冷印社在卖礼品圆珠笔。

没文化。

11:52 分，在西湖龙井（葛龙牌）店门口歇着，看着一把高高摆放的铜茶壶。它的正下方，一个穿丫鬟衣裳的女服务员在擦脑门上的汗。

今天估计又没生意了。

性骚扰确实是一个问题。我也被不止一两个女文青隔空骚扰过，她们对爱情的渴望几乎到了病态的地步。可能也是闲的。

用手在空中划一道轨迹，它真的不是一道可

想象的一般的轨迹。它是一个事件。

有时，我也会被人当成狮身人面像或一座漏雨的印刷厂那样看着。比如被一个买龙井茶叶的售货员。12:05。

(六)

俗话说，台湾的女孩，舒淇最美。

6号站台。ROBAN老板电器、邦仁牌电子鞭炮：安全、健康、零污染：放不完的电子鞭炮。和谐号，12:42分进站，46分离开。我们在往北走，对吗。我们在北半球地表。我们跟随坐标移动。我们是我和其它别的什么。比如车厢里一头苍蝇。我们现在的动能高，时速300公里。

4A是窗口座。坐在4A的傻逼让我坐过道。你哪位。我让他移出来。傻乎乎的。

一部绿皮列车与我们(我和那只苍蝇)在平行、同方向、朝北移动。

在动车上吸烟属于违法行为。可是杭嘉湖平原是鱼米之地啊，现在都什么样了，连只鸟都没看见。

看见一只宝塔在山上冒烟。

一些电线、移动信号塔、一支黄色河水的河什么的。河上有两、三条双桨木船。一闪而过(倒退)。

通过一个隧道。

今天阴天，对有些地方来说是。13:05分，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反正跑不出中国大地。

通过另一个隧道。接着又一个。

没想 G56 是福州到北京南的车，也就是这车厢里有福州人的概率超高。他们什么时候宣布独立。一群话都说不清楚的人。14:20 到南京南，停车 10 分钟。还是在那会儿下车吸一支。

睡去。

(七)

南京南，13:20 分。下车吸一支。一座总在下雨的城市，这会儿没雨。雨在南京郊外。没什么可说的，这是一座被诅咒的城市，和其它地方没多少区别。

使馆为什么在这会儿爆炸，我还没到北京。我去看新闻，看到一些傻乎乎的东西。是真傻。

10 分钟后，离开南京。之前，转一条司屠性骚扰某女的豆瓣贴。这个事(我听说的是另外细节)我听说过，不知道真、假。没什么鸟区别，一回事。他应该还在北京，看智正的病情去了。这两天的喝一下。

理论上，过了淮河就算到北方了。

淮安在哪里？

(八)

下午，华北平原。

华北平原以及平原上的天空。

（九）

从一个点出发，穿过（重叠的）平面，到达另一个点。21:33分，回到家中，我推开门。门开着，我直接走了进去。客厅里灯亮着。

八月光荣

在旧社会，八月已经是凉快的秋天。现如今倒好，刚进八月，庙里的老鹅热的跟狗似的，舌头外翻，掉了一院子的羽毛。阿强连忙抱起它，下山到河里去游水降温。

忘了带上游泳圈。

在半山凉亭，药师老宋点着一盘蚊香，在看书读报。阿强师傅，这是去赶集吗。老宋故意问道。

差不多，去赶趟庙会，阿强简洁回复。没作停留，匆忙离开。喂，阿强，阿强听见老宋在身后喊，自己人不打自己人啊。

在一条干枯的河流中游泳、翻腾，这本身就需要足够特殊的想象力（在岸边，阿强它们望着一支瘫痪在河床上自带雨水的龙，入了迷）。

庙的功能

下雨时，庙可以用来避雨。当一个人想得到终极归宿，庙又成为中介，通过它抵达佛陀的彼岸。

3、寺庙作为宅基地，价格昂贵，普遍具有资产保值和投资功能。

有一刹那，阿强是动了心的。电话里，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地产经纪通过她的磁性中低音（大概是感冒了）说，要不要考虑一下。

也就一刹那（约0.018秒）。

娘希匹，阿强及时挂掉电话。相当于又消灭一次贪念。但同时也增加了一点嗔毒。

到达

1

秋天，一个人走去一个地方

它可能是一个村子（那是木匠）

可能是河边（那他必定是一个孩子）

走了1/3（路，还是秋天），他才走到

他一到，天空就黑了

2

天空（不是天）有点破
左上角缺了一块，一些地方
还有零碎的几个洞
其它没什么，是好的
这时，他坐下来，休息
就好像一个人走了
那么多路（1/3）
在天空（天空还是破的）
黑下来之前
到达一个地方
为的是去休息
他在休息，不动

3

直到有一天
三个人远远朝他走来
这三个人后面，远远的
跟着同样的三个人：
这三个人再往后，远远的，是雨。
这时，鸟也跟着一起来
鸟在雨里，停着

4

怎么样？三个人其中一个问道
他抬起头，望着天空方向问

问谁，反正不会是天空。
没谁说话。三个人：
剩下的两个和正在休息的人，包括鸟
鸟还在远处，停在雨里

5

秋天，一个人指着天空，他没说话
怎么样？另一个人替他补充说道
这时，一头鸟停在天空
他没有说话，他不记得了
他坐着，在一块石头上
坐在那里想，什么都没想到
什么？他转过头问，你觉得它是什么？
也不是问，他更多是在想
另一个人仿佛沿着他指的方向看去
那里什么也没看见，除了天空
天空，空荡荡的，有的地方
还零碎的破了几个洞
一头鸟停在天空上
看着也像一个洞
知道吗，他说，
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另一个人没有说话
这时，远远的有三个人
朝这边走来。他们走的慢
远远的，只能看见三个小点

看来快要下雨了，他说，知道吗，我什么
都已经想不起来了，另一个人替他补充说道

6

三个人其中一个没有说话
三个人剩下的两个
没说话，在前头走着
秋天，三个人走在路上
两个在前，一个拖后
他们走了多久，去哪儿，
正在哪儿，没有人
(也许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只知道他们还没到达
一头鸟跟着。

他们走，鸟跟着移动
停，鸟便停下，停在天空不动
秋天的天空，空空荡荡
有几处还破了洞(要仔细看，才能看见)
三个其中一个跑上去，说，
我们到哪儿了，有没有走到 $1/3$ 。
没有，两人中的其中一人说道
另一人没说，只顾朝前走着

7

秋天，一个人
在路上走着

走走停停
走两步，停三步
停着，不动
可能是生病了
这时，一个木匠朝他走来
怎么了？木匠问他。
没事，他说，您这是去哪儿？
不知道，木匠
叹着气说，现在才秋天。
也是，他说。鸟呢，他问，
没有跟着一起来？
不知道。谁知道呢，
木匠叹着气说，
现在是秋天。

8

这么多年了
每到秋天（不管下雨，
还是刮风），鸟
按时飞去天空
随便找个地方停着
也不管天空是不是破了洞
是不是过于空荡
它都心安理得停着
地上，有人朝它喊：鸟。
鸟没听见，它有时停的实在太高

即使假装听见，又能怎样呢
它不想跟倒霉的人说话
有时不是。它醒来
看见三个人（两前一后）
在路上一个跟着一个走动
它便跟着他们走
他们走到哪儿
它跟到哪儿
不知道为什么
它跟了已经有三天

9

一个人睡不着，他担心
他非常担心。担心
走去一个地方
走三天还没走到
可能才走了 $1/3$
而再走三天
也不会到
而其他人早就走远了
说不定早就走到了
没什么可担心的，
妻子说，睡吧。
不知道，我就是
担心，他说。
担心什么？

妻子说。
不知道，他说，
我在担心什么呢？
你要去哪儿？妻子说。
不知道，他说。
明白，妻子说，
你还没想好，对吗。
他想了想妻子的话
又想了想要去的地方
三天后，秋天，他出了门
还没走出门，在门口
他又开始担心

10

秋天，一个人坐在路边休息。
周围，什么都没发生。几乎整天
他就坐在路边，一动不动
这时候木匠已经走了
而远远走来的那三个人
还没走到，还在走
可能走了已经有 1/3
谁知道呢，可能
还要走上三天
他不知道。他有些担心
鸟停在空中，不飞，也不动
雨，要下，要不不下

11

一头鸟掉到地上
不动，再也没动
这是一种到达
对一头鸟，它到达
地面的方式直接、突然
但也让人怀疑
一些人在鸟附近
走来走去，没有目的
也就无所谓到
还是到达

12

一、一个人出门去了
回来后，他的妻子问：
都三天了，你去哪儿了。
这人没说话，又出门去了
走去一个地方，走着
走着，在三天之后
他又走回了家
妻子没有问
只是说，饿了吗

二、他这才想起来，摇摇头说，等等
说完，他出门去。三天后，等他

再回来时，妻子不在家。桌上
留着一张纸条，写着：同上。

三、这是一种情况，如果他出门，到达了
那个地方。如果不是，没有。最多只走了 $1/3$
又急匆匆赶回家，那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他忘了。

四、你是谁？木匠问。忘了，他说。
你家住哪儿，木匠问。不记得，忘了，他说。
你这是要去哪儿，往哪里走？木匠问。
一个地方，他说。
一个什么地方？木匠帮他想。
不记得了，那地方有条河，他说，你记得吗。
木匠摇摇头。你这样，是走不到的
走到秋天都走不到，木匠说。

13

这时，没有人在路上走
也没有鸟。天空，空荡荡的
除了几个破洞，天空
比以往任何时候还要杰出
木匠坐在路边休息
三天前，他从东边走来
现在还在东边
走了才 $1/3$
离他要去的村子

至少还要过三条河
他走不动，累了，在路边
随便的一段木头上坐下
他不饿。只是有些累
多累，他也说不清
他从没如此劳累
按说，他年轻
走这么点路（他总是
走走停停，有时，
停的时间比走的还多）
不至于走不动
但这会儿，他确实
走不动了。再也不想
走动，哪怕往前
移动一小步
他也不想
也没这个必要
路还远着呢
再走三天
也许才能走到
第一条河
要是河上的桥
被水冲走了
他还得想办法过河
一想起这些可能
不，一定会发生的事

他就觉得累
他干脆不走了
找个地方休息一会
好在，路边就有
一段木头，他坐下来
他点燃一支烟
还没点燃就睡着了
不一会儿，天空
下起雨，雨滴
落在他脸上
他也没醒
三个人看了他一眼
没去打搅他，走开了

14

他们要去哪里？
我不知道。三个人
两个走在前头
一个在后头跟着
他要走得慢些
跟在后头，越跟越远
有时，前面两人
只好停下等他
你能走快一些吗，
两个中的一个（A）催他说。
是啊，麻烦你走快一些，

来不及了。你看天空都快黑了
B（两个中的其中另一个）说
C没说话。看见他们停下
等他，他干脆停下站着
求求你了，你这是在做什么，A说
是啊，我们才走了不到 $1/3$ 呢，B说
C没动。他在路上躺了下来

15

如果是从家出发
走 $1/3$ ，会走到一条河
再走 $1/3$ ，就能看见一座山
翻过这座山，再走 $1/3$
那就算走过整个路程的
 $1/3$ （到达是不可能的）
也就是说，按这个走法
再走三倍，那也只是走了
更大的一个 $1/3$
无论是走三天，还是
多走三天，走越多
只会离到达越远
这是从家出发的情况

16

换成从半路出发
则有所不同：前三天

你会在路上遇见一个人
(他坐在一段木头上休息)
后三天，你会从对面
遇见三个人，两前一后
不用管他们。他们
有自己的路要走
在最后三天
只剩下你一个人走
你会感觉到累
没关系，继续走
或暂时停下
稍后，再启程
也就是那时，你会忘了
你会什么都想不起
你抬头看天空
天空，除了空荡
上面连一头鸟都没有
有，你也忘了

17

既然到达，是不可能的
那这三个人为什么还在路上走
他们要去的地方不远
(我不知道，他们知道吗)
翻过一座山，趟过
一条河就能到

他们已经翻过了一座山
三个人，时快时慢
大多数时候只是停着
也不说话，他们已经懒得说话
特别是C。要不是前面两人
催他走，他根本不想走
也许，单单他知道，他们
根本到达不了那个地方：
无论它在哪里。无论下雨，
还是不下，只会越走
越远，越远，越看不见。
他说，算了吧，我们回去吧
这是什么话，其中一个（B）说
勤快些，再走 $\frac{1}{3}$ 就到了

18

既然到达是不可能的
那为什么一个人还坐在路边
他应该赶紧回家去
三天了，他出门
第一天，他走了有 $\frac{1}{3}$
第二天，又走 $\frac{1}{3}$
到了第三天，他全忘了
忘得一干二净：包括从哪里来，
准备去哪里。他坐在路边想
一边想，一边忘

他抬头看天空
看着看着就忘了
天空一些地方破了几个洞
他也没想起来。路过的木匠说，
是不是秋天的缘故。
不知道，忘了，他说
现在是什么时候？他问
秋天，木匠老实说
不知道，忘了，
想不起来了，他说
你是哪位？他问
我是一个木匠，木匠说
木匠？我们熟吗，他问
不熟，木匠老实回答
嗯，跟你来的鸟呢？他问

19

我们说，既然到达是不可能的
这时雨为什么还是要下，要不下的样子
雨，停在天空，像鸟一样，一动没动
难道雨会忘？不会。雨也没有
到不到这一说，所以不算

那么鸟呢？ 20

鸟只是停在空中不动

或跟着一个人，或跟着三个人
它的动与不动都只跟人有关
人如果到达，它也跟着到达（哪里）
但既然我们说，到达
是不可能的。鸟也就另当别论
它最多只是一个添头
跟天空一样。

21

天空没什么可说的
天空只是空荡
最多哪里（左上角）破了一块
哪里又出了几个漏洞什么的，
不足为道。所以，回头想想：到达，
我们到达哪里了？

22

那是秋天
一个人出门
走去一个地方
可能是一个村子
（那是木匠。不是，
木匠是他在路上
遇见的人）
可能是河边（那他
必定是一个孩子。

也不是，他跟
他妻子说，
他出门了）
所以我们不知道
他走了 $1/3$
（路，还是秋天）
他才走到（一个地方：
哪里？也许是河边，
也许是一个村子，
那都不是他要去的
地方。他要去哪儿，
他忘了，想不起）。
他一到，天空就黑了。
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天黑着
黑乎乎的
他有点担心
但不知道在担心什么
这天空有点破，左上角
缺了一块，一些地方
还有零碎的几个洞
洞更黑，完全看不见
其它，没什么，是好的
这时他坐下来（在路边
一段木头上）休息。就
好像一个人走了那么多
路（ $1/3$ 有吗，

他估计)，在天黑前到达一个地方
为的是来休息（他忘了：我试着
提醒他，但是没有用）
他在休息，不动
直到有一天（第二天，
有雨）三个人：

A、B和C

远远朝他走来
这三个人的后面
远远的跟着同样的
三个人：这三个人再往后
远远的，是雨（鸟也跟着一起来，
鸟在雨里，停着）
这些都对。

怎么样？三个人其中
一个（A）问他，
你这是要去哪儿？
他抬起头，望着天空
什么？他说。

没人说话
三个人走了
包括跟来的鸟。
他确实想不起来了

接着，秋天
一个人（他）
指着天空。他没说话。

怎么样？另一个人
（远远走来的木匠）问
一头鸟停在天空（木匠的鸟）
他没说话，他不记得了
他坐下，坐在
一块石头上
坐在那里思想
什么都没思想到
什么？他问，
你觉得它是什么？
也不是问，他更多
是在自言自语
木匠沿着他
指的方向看过去
那里什么也没有（除了天空）
天空，空荡
有的地方还零碎
破了几个洞。一头鸟
稳稳停在天空上
看上去也像一个洞
知道吗，他说，
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木匠没说话。他看着远远的
三个人朝这边走来
他们走的慢，远远的
只能看见三个小点

看来快要下雨了，木匠说
知道吗，我什么都想
不起来了，他说。
没事，木匠说，
也许那三个人他们知道，
我现在要去一个地方，
我先走了，木匠说。

23

三个人，三个
都没有说话
两个在前
一个拖在后头
他们走了有多久
去哪儿，正在哪儿
没人（也许他们
自己也不）知道
（其实并不远：
翻过一座山，
趟过一条河）
但他们不会到达
一头鸟跟着
他们走，鸟跟着移动
停，鸟便停在天空不动
秋天的天空，空空荡荡的
有几处还破了洞

快走啊，前面一个人
(B) 催拖后的人
去哪儿啊，拖后的人
(C) 不情愿。他叹了
一口气，停下，不想再走动
不知道呀，B说，我看那前面
坐着一个人，我们去问问
就知道了，B说
另一个人(A)没说
只顾朝前走着

24

秋天，一个人在椅子上坐着。窗外，天空荡荡的。一头鸟停在空荡的天空，没动。鸟和天空，这个人走去窗前，关上窗，想了想，又拉上窗帘。

天黑了，木匠才到达村子。

命

把一只手表,从手腕上摘下,摆在桌上。少顷,从桌上端起一杯茶水,喝一口,仔细放回原处。命,通常是一个人的定数,并不会因此改变。

听听音乐,如果觉得自己的命不济。

星期一,05:03分,一个人在蝉鸣声中醒来,厨房门开着。他从厨房走去庙门口,看见庙门也打开着。

热感冒还没彻底好。

一个人在河边钓鱼,想起江湖交错

想了一会,也就不去想了。

事情总在同时发生,不是吗,不分先后(或左、右或轻与重)。

假设一条鱼原本站在河对岸,跳河,笔自朝向鱼钩游来。而一个人(阿强)大早上的从远方地方来,来到河边,支起椅子、遮阳伞、挂饵、抛钩,空着等什么。这两个单独的事件加在一起,它是一个什么故事。

一个人后来成为一个传统和尚,这件事的开

始从哪里算起，如果要计算，阿强想。

阿强懒得想。

星期一，阳光普照（在江湖交错的）大地，你很难看出一个和尚光头上的白发。因为没有，它们（在长，但）暂时还没长出来。

疫苗

看着一枝树木。

最难的事情，是认为它不是一枝树木。可是一个人这么做，他的动机是什么。他做的到吗，他至少的有特殊的方法。他除此之外，还的有一点运气。

他还的忘掉没有用的语言。

移啥民

从没见阿强如此热心过，他问，“羞，啥时候移民。”“怎么还没移，羞，还来得及移吗。”阿强短信问道。

把一个东西从中国移动到另一个地方，它就能成为一个新的、不同的东西吗。

能。

“星期一，你在做什么。”我问他。

“学习英语，”阿强说。“打算去天竺印度，”阿强随后说。

“我没什么可说的，”我告诉他，“We are the world.”

运动

男人有一半来自女人，另一半的一半来自另一个女人。依次往下清算，一个男人通常由各种各样的女人组成。现在，当一个男人想去强一个女人，女人可以打他。打不过，可以叫人来打他。还是不行，可以用法律告这个男人。法律最大。女人还可以让社会干脆回到母系社会。我都支持，阿强说。或者取消男人这个人物的分类。成为钳工或一名和尚。阿强补充说道。

鸟在七月末

七月末，又是星期二，阿强发短信问苏州，什么时候回庙。苏没有回复。拨过去电话，关机。在现在世上的某个角落，苏的电话的电池板可能没有足够的电量，或者电话附近找不到信号。或者以上都不是。

一个人消失已久，又突然出现（被明确感知到）。一个人在一个时间只能被看见一次。

阿强现在多事的七月末尾，又是在暴热的星期二中午，一个人盘坐在大殿里敲着木鱼。脑壳里偶尔并重复浮现苏州衣衫褴褛无无聊聊趴在庙门口门槛上口吐泡沫并且四肢尽可能以最大幅度摊开的那副样子仅以此表达对一位久未谋面的老朋友的思念。

感觉

我有时不再能感到轻盈
它不是我沉重，是我感觉不到
那种轻盈的感觉，没有能力
去感觉，并不是那会儿
我感到了沉重，不是

有时（一个星期二下午：15:09分）
我想让自己轻盈一点，去打开一扇门
或抬起一只手，把它摆在桌上
但这些经验不再起到作用
它不是因为贫穷，不是因为
这个时候我是沉重的
我只是（也许是）忘了，怎么去感觉
轻盈，鸟，始终停在空中不动
这时，我去写一首诗

害虫

害虫是那种在人类有限的智商看来对他们有害的虫子。和尚是远离人类的个体。和尚在社会活动中输出的主要是取之不尽的宽慰。和尚是自私的产物，基本无害。其它没了。

1986年8月3日，生日快乐，阿强。

哪吒

农历六月廿二，星期五，阿强坐在庙门口听收音机也喝水。阿强主要看着一头空忙碌没有收获的蚂蚁。阿强快睡着了。喂，一个戴着斗笠的中年人说道。

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一个男的。一个捷豹牌皮带绑在肚子上的人，手指上套着一个硕大的金戒：四方形，刻着一个福字。喂，小师傅，这个中气十足的人说道，有哪吒吗。

阿强原本即将睡着，睡去。

阿强喝一口水，望着他。哪一种，阿强说。

哪吒菩萨，有吗。他问。他摘下斗笠，当扇子扇。

没有。阿强说，这里只有观音菩萨。要拜吗，阿强说。

算了，这个人说，我只信哪吒。

他走了，消失。

不知道过多久，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地球再次进入新的冰川纪。那会儿，这里又将覆盖起厚重的冰雪。

喝农药

看着一枝树木，坐在阳台上看着，她和这枝银杏同时不动。一个人坐在阳台，正对着一枝银杏树木的方向，她不一定在看树，可能在休息。有各种可能。可能睡太久，她起床，从卧室路过客厅来到阳台，她坐下，随便看着什么。她正好看着正前方一枝银杏树木。一枝七、八年生的银杏，她看着树木厚实的树叶。也可能她突然厌倦这个社会，在阳台上一坐坐了两天，她不想移动。她不太可能在修行。她刚刚喝了一些农药的可能性远远大于正在静坐修行。这点从她毫无表情的表情中可以看出。她的一只手臂垂在地上。星期一，下过一场小雨，她的脑子空荡荡的，里面最多驻扎着一个接近发射器那样的东西的形象和一小段重复演奏的大提琴低沉的噪音。她但愿是一个初中化学教师。属虎的。

烧庙记

四海寺有多少年历史，至少二、三百年。换过多少主持，算不灵清。

南无阿弥陀佛，寺庙烧的很好，漂亮。

我们走吧，裴说。裴的一只手抓着阿强的手，另一只手摩挲着阿强的光头。

立秋，星期二，宜出火、拆卸，忌开光、针灸。

两人在庙门口看了会儿燃烧的庙火。

它们走了。阿强、裴和一头鹅一起。下山，消失。

(完，再见。)

感 谢：杜金柱

作者/装帧：张 羞

出 品：坏蛋继续出版 2018.08

